西陲今略

兵部地理類

總目卷七十五存目作秦邊紀略四卷不著撰人名氏入邊防之屬

國朝[illegible]撰 字質人

西陲今略

無卷數分五冊 今合

梁質人西陲三書序

秦僻居西土廣輪甲天下天下之邊鎮九而秦有其四故全秦安危天下係焉史載洪武初李文忠鄧愈諸將渡臚朐掃斡難馳崑崙之西於是立瓜沙青海七衛以為外藩冥河州都司以收朶甘烏思藏設金牌以行茶馬法守東勝牧馬察罕腦兒以控制朔漠為邊陲計何其深也及其後合中國之力西罷於哈密之廢興北不能搜復河套彝人交訌關中大擾兵民失業迄無寧居固不待綏寇之嗷嘑已知國威之不振矣夫安攘之計不講於西秦則禍流於天下建瓴之勢自古為然也言邊事者代不乏人余讀曾豐曾子固元豐類藁載其先諫議公致藏有西陲要紀十卷行世惜其書不傳吾友梁君質人份

亦南豐人也以文章名於時顧為人魁奇好奇計多立義聲居山率鄉人十數禦千餘賊賊不敢犯身臨行陣自詡為知兵性又畏流俗人知乃衣短後衣策匹馬遊幾徧天下念秦為周漢唐都王者宅中必當復營豐鎬因西首秦關周覽久之三歷塞垣由西安而東北至於榆林北至於盂夏西北至於西寧河州又西北至於涼甘肅登嘉峪望合黎之山西絕嘉陵南涉漢又南至於興安東升太華三峰又東出潼關函谷以歸迴旋萬里窮西秦之疆境所至記其道里山川阨塞城堡兵衛之形蕃部彝族之眾法制戰守饋饟屯牧風俗之宜著西陲亥步二卷圖說四卷今略八卷傳之其人以俟來茲噫梁君之為秦謀以及天下者可謂至矣夫據天下之首河環東北山塞西南重

險之固號稱天府而屢受不固震及疆埸者何哉其患不在無險患在有險而無備也王者苟能奮揚威武則當收燉煌守河外三城復故疆土不則閉關謝西域毋疲中以事外此二者百世不易之道也若明之季既不能張撻伐之威又不能畫疆自守於受貢虛名邊備漸弛使三百年之金甌始壞於西羌之手終淪於西陲之寇外攘失策內乃不安故至此極也使得梁君書戰有以戰守有以守以此謀秦吾知犬戎不足以禍周匈奴不足以困漢突厥吐蕃回紇之屬不足以病唐彼西夏之微又豈能僭稱大號與宋相終始哉曾諫議之書不知於梁君三書何如也當過南豐而問之

秦邊紀略卷一

全秦邊衛

今天下可患者獨西夷也西夷之患必始西陲西陲當唐虞時禹數上所及雍州之地服在侯甸閒況聲教及流沙靡不即敘未嘗如後世之遠斥堠阻甲兵以自守也秦築長城因河為塞起臨洮達九原上郡而河西乃雍州故壤夫已棄之秦之塞亦狹小矣漢武帝元狩二年始於河西置武威酒泉二郡元鼎六年又置張掖燉煌二郡是為河西四郡至昭帝始元六年置金城郡是為河西五郡且開西域遠出玉門萬里外置都護唐亦因之二代幅隕可謂廣矣下逮於宋舉長安故塞多棄而不能守固不逮秦無論唐漢及明興使耿炳文收河湟馮勝取甘肅而於嘉峪關畫玉斧以界華夷其燉煌無論數千里要之外藩

不知古玉門陽關者安在遑問都護長史之置然較之秦則亦過之迄於中葉失東勝而秦漢唐之沃野千餘里在河山之內所謂河套者公然為穹廬歷二百餘年矣今之疆域率由明舊可攷而知也其地南始於階州而河州西而西寧折而北而莊浪又西而涼州甘州肅州東而靖虜寧夏極於榆林皆邊衛也其塞則或山或河或長墩其緣沿道里則六千九百里有奇其邊吏或專閫或分符或偏裨荷戈之士合五萬有奇時或更張而靡定也其人則漢人土人雜以黑番回回黃番番僧衆寡不一要皆在疆域之中其環於外者則西夷西夷所環始河湟盡寧夏蓋河州之南阻蜀山寧夏之東限河套也考西夷之雜錯西陲者部落數十種而數十年間受羈縻不敢大肆憑陵者種類區分力敵而勢均內懼相兼而謀不協無有能統屬之者是

以苟安於無事今且有如冒頓者强兵習戰東討西征擊月氏樓蘭烏孫等數十國控弦之士數十萬錯雜塞下之夷聲皆頓首稱臣望風從命嗚呼可懼也已夫遠有冒頓之禍近有門庭之寇苟任捍禦者狃於無事不免棘門灞上之不戒則西陲之憂曷有已哉

右一篇從秦邊紀略本補鈔以足其舊

西漢[illegible]五[illegible]陵門人[illegible]小山編修[illegible]鈔[illegible]題[illegible]
撰人[illegible]卷數蓋乾隆[illegible]鈔[illegible] 近[illegible]互厥[illegible]見一鈔本
題曰秦[illegible]紀略 五卷索[illegible]題曰[illegible]未[illegible]成為門人李[illegible]
[illegible]紹收得与 四庫存目卷數不同首葉有小注稱
江右黃君所撰既而見之[illegible]王氏刻[illegible]叢書題曰[illegible]
吾李培撰培即李[illegible]剛主之[illegible]也革燕人[illegible]何以詳
於甘素而反略於宣[illegible]其非李作不[illegible]可知 [illegible]
氏[illegible]誤以為其祖書耳此書撰人見[illegible]雜[illegible]且見
引於西域水道記其[illegible]秦[illegible]紀略[illegible]斷[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編[illegible]倣[illegible]之而紀其[illegible]於[illegible]者[illegible]
月[illegible]李[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見[illegible]國[illegible]作[illegible]紀[illegible]倣[illegible]金素[illegible]

河州

河州晉所名也漢曰大夏隋曰枹罕唐曰安鄉宋曰寧河明因晉而名之蓋黃河入中國始於河州禹之導河積石是也

衛古西羌地漢為大夏郡屬金城隴西二郡晉為河州亦曰枹罕縣隋初為河州尋改枹罕郡唐為安鄉郡又曰安昌縣宋曰寧河州亦曰枹罕今州西有枹罕故城州南六十里有寧河城明洪武初鄧愈收復河州洪武五年置河州府十二年置河州衛屬臨洮府今因之　黃河發源於星宿海遶崑崙遠流入中國先河州次蘭州又次靖虜至寧夏繞河套折而東南入榆林黃甫川出套經秦晉豫齊魯淮而入于海積石即今積石關在衛西一百三十里漢宣帝置河關縣隋置河關郡宋積石軍駐其地稱積石城

馬、

河州雖亦邊地、離於西羌、然自有郡縣以來、未嘗淪於夷者何也、河州東有臨洮之府、北有蘭莊之阨、南有洮州之塞、西有西寧之環、四塞內地、獨以一隅臨邊、非如他衛孤懸斗立者比也、

衛本羌地、今之生番熟番、皆西羌種類也、臨洮府在衛東北一百九十里、莊浪衛在衛西北、由喇嘛川黃河西渡四百里、蘭州在北、由洮河黎子山一百八十里、洮州在南、由和政驛二百八十里、寧夏衛在西、由永凌寺渡黃河、經古鄯川口四百六十里、由積石黃河上渡、經巴暖三川瞿曇寺四百五十里、衛西南一隅通河曲、河曲本在黃河內、明正德間、夷人據之、以至於今、

且不特地利也、衛之兵雖少、其民甚强、其土人甚盛、其熟番皆

轄於土官、其黃衣僧皆聽命於國師、其弓矢殳矛、比屋皆有、無事則耕牧為生、有事則相為守助、其馬則蕃庶、羌人畜牧尤多、明制立茶馬司於是、其土地所生有麥、有糜、有豆、有青稞、且移粟以資湟中、然則四境之內、襟山帶河、兵食足矣、雖亦臨邊、可謂內地、宜乎不淪于夷也、

衛令設副戎一、又起台堡、保安堡、歸德堡、守備三人、或云其先世夷人居中土已久、服食男女、與中國無別、且久與漢人連姻、與漢人言則操漢人音、又能通羌夷語、其實心為漢、非羌夷所可及云、西寧莊浪者、亦然、衛西番二十四族、皆轄於鈴轄哈王四土官、黃衣僧即番人而為僧者、衣帽皆黃、衛番僧甚多、所在動以千計、寺有一國師、皆襲封、其最尊者有金印、蓋洪武間因番僧公哥監藏巴藏卜等

入貢、於是賜詔封國智妙覺弘教大國師、使其統治僧民、衛出馬特多、由土人熟番、回回生番、俱以蕃牧為業、按洪武七年、立茶馬于河州、弘治間、楊一清言、唐時回紇入貢即以茶易馬、宋熙寧間行之、所謂採山之產、易廐之良、無害而有利者也、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非虐使于番、因納馬而酬茶、體尊名順、非互市交易之比、且西番為中國藩籬、其人本非我之孝子順孫、徒以資茶于我、絕之則死、故俯首服從、此制番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而私販盛行、失利已久、豈徒邊方乏騎乘之用、將來番無資于我、跳梁自恣、將生意外之憂、撤藩籬之固、甚非計也、今茶馬互市、亦同於昔、官茶易馬、每揀頭八封茶十二、易皇馬一騎、揀頭六封

茶八、易營馬一騎、揀頭四封茶六、易驛馬一騎、六衛雖不產稻、而麥豆雜糧、隨地皆有、屯糧多至二萬六百八十石、可以知之矣、麥豆雜糧輦載驢馱以往西寧者、不絕于路、

衛治西至黃河四十里、北至黃河八十里、

河州在昔至今、不淪于夷、而明中葉以來、乃有竊據一隅、覬變而動者、咸脅從我屬番、殺掠我兵民、焚燒我積聚、要盟我城下、往往有之何也、

武宗正德四年、火落赤據撒工川常犯河州、真相據莽剌川亦犯河州、今西夷達達、嘉住牧撒工川及南岔灘部落三千有奇、康熙十四年、圍衛城一月、康熙二十二年、又犯衛地、

西南有二十四關、關之外有甌脫之地、名河曲焉、亦謂之九曲

之地世所謂小河套是也雖在河內千里間地無居人近有起台達有保安尤達有歸德繕堡屯兵于其中會滄海一粟之不若宜夷之盤據滋蔓于河曲而為我河州患也

麻山關安龍關大馬家灘關小馬家灘關鴉塘關斗石關思巴思關殺馬關喬家叉關西耳關槐樹關閃半關土門關朵只巴關牛尼關老鴉關別藏關崔家關石嘴關樊家關五台關積石關紅崖關今所謂二十四關也關皆山險林木茂密關之東則河州內地關之西則小河套即九曲之地亦曰河曲蓋黃河曲折傍岸之總名也起台堡在衛西二百里保安堡在衛西六百七十里歸德堡在衛西一千二百里三堡皆在河曲地各堡僅一守備其兵民俱非漢人乃土人云三堡之兵分地偵探此舊例也

夫西南之間內有二十四關以為阨塞而猶有夷患者何也蓋二十四關崇山峻嶺茂木深林蹊徑狹隘有山川之險矣關東二十四族之番雜土人回回而居有民人之衆矣苟相地而置兵因形而乘障夷固不能以飛越灼灼明矣今河州起臺之兵畫壤分守之一關之間寥寥數人焉民雖強不可以勝戰地雖險不可以無兵乃經畫之疎顧至於此是猶使三尺之童當戶而捍虎狼之入也豈可得哉

二十四族熟番專事中馬每族有土官為長以統束之二十四關自麻山而西北至石嘴皆河州之兵防守自老鴉而北皆起台之兵防守

二十四關外雖千里空虛地然有起台保安歸德三堡而夷猶盤據蔓延者何耶淮南王曰非強不能服非威不能制當明初

興、鄧愈招諭河州、雖絕遠如朶甘思烏斯藏咸慕義來歸、況疆域之中、如河曲者乎、夷不敢居河曲、則設官置戍于三堡不過遠爲偵候耳、乃其衰也、亦卜剌據青海而火落赤真相遂分據捏工川莽剌川、騷動河州、迄無寧歲、何有于三堡三堡獲于瓦全幸矣、責爐灰以障滔天之水、當無若是之苛也

明洪武三年、左副將軍鄧愈追元豫王至西黃河、詔諭河州土番諸國、元帥何鎮南普化兒只江來卜納剌等皆納印請降、于是河州以西、朶甘思烏斯藏等部來降、以指揮韋正守河州、其時城邑空虛、人胥山積、韋正日夜撫循軍民、河州遂爲樂土云、朶甘思烏斯藏俱詳于後

河曲之地、漢時本西羌、境當達唐、鍾存等所居、明正德間、夷人火落赤據捏工川、真相據莽剌川、其時亦卜剌已據

西寧之青海相為犄角侵暴河湟云亦卜剌詳後四衛中、

按捏工川在衛西南八百三十里、莽剌川在衛西南九百二十里、皆河曲地也、火落赤真相等竊據既久、侵犯頻仍、陝西巡撫田樂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調兵青海、一敗之于西寧之大小康纏、再敗之于衛之輝遲河口、于是部落散亡、逃于海牆之西、火落赤奔烏斯藏、真相不知所終、而青海四衛間、惟卜兒孩一部落為獨盛、久之使其子居河曲、今住牧河曲之達爾加黃台吉、乃卜兒孩之孫云、

河曲之間如是、乃以三堡有用之兵、置之無用之地、不委而去之何也、夫楊矩棄九曲地、悔不可追、曹鳳請廣設屯田、隔羌夷之路、殖穀富邊、省轉輸之役、考之于古、棄之不可也、

唐楊矩以九曲之地、盡與吐番、吐番就之以廣畜牧、侵犯

內地、拒悔懼自殺　漢曹鳳曰、燒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海、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宜復建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夷交關之路、于是和帝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開田二十七部、夾河與建威相首尾云、

河曲不宜棄、然自明以來、不築城障列亭以守、何也、夫河曲與延綏之河套、皆在黃河內者、河曲千里間、空虛無際、不若河套三面環河也、自古無城郭、不若河套之多州縣也、山谷沮洳、不若河套之平衍也、荒蕪既久、土膏沙深、不若河套之膏沃也、僻在一隅、不若河套之當西北衝而介于秦晉也、輕重難易、不待智者知之、河套可守、固已棄之、而何有于河曲不毛之地、雖欲

守之其誰守之、

河套在寧夏之東榆林之北其地自秦漢以來皆郡縣其上地肥美大宜耕種明　武宗正德間漸為夷據及王

楨余子俊築榆林邊遂棄之于夷詳後近疆中

棄之不可守之無功何也夫長駕遠馭者視乎勢立疆守土者因乎時因時制宜者在乎知通變河曲未有夷患則置三堡以蔽河州也棄之不可為當日言也夷已據之而拘牽舊制以三堡為告朔之餼羊是冠在門戶之內乃守于通衢之上雖不之棄甚于棄焉守之無功為近日言也

衛迤西九十里為老鴉關又九十里為起臺堡又七十里為上北莊又九十里為撒剌坡坡為三堡之關鍵其地生番頗衆今土官韓清見銃來之又一百三十里為金銀又

九十里為邊堵、又一百一十里為保安堡、堡孤懸塞外、附

駁生番、一線通道、又西四百里為歸德堡、而中華地盡、

然則計將安出、曰驅夷遠去、增三堡之戍、拓三堡之城、善之善

者也、然其勢有所不能也、撤保安之兵、退守二十四關、以與起

台相犄角、則河州西南、兵益多而守乃固矣、

保安堡守備一員、馬步兵一百二十八名、其地產金、褐子、

氈毯、堡皆土人、距捏工川一百五十里、今其兵皆土民、無

一漢人者、餉則衆共分之、糧即所應輸者抵之、而一守備

孤處其中、若贅疣然、且近為其豪王喇夫旦所脅、常居衛、

不敢起汎也、

歸德密邇西寧、割以屬之、則往來應援、庶乎不阻、此皆不得已

而權宜之計出焉、

歸德堡、元以為歸德州、置土番宣尉司、明成祖永樂四年、建歸德守禦千戶所、統治屬番、中茶馬、堡五穀俱產城中、皆土人、堡東至河州一千二百里、北至黃河八十里、又二百八十里即西寧衛、南至四川打箭爐六百里、東北至撒工川七百里、東南至莽剌川六百里、今堡設守備一員、所千戶一員兵皆土人、其往來衛治、因河曲皆達爾加部落、及生番住牧、道路中梗、久借徑於西寧、迂遠始得達云、

若夫河州內地也、據險守塞、講武務農、加惠土民、撫恤屬番、馬入于廐可也、糧齎于夷不可也、苟守斯土者加之意焉、則河州庶其無患、而河西隴右、亦藉藩籬之固矣、

西寧衛、雍正初年、改衛為府、附西寧一縣、碾伯縣屬焉、

西寧、南連河套、西接青海、北倚祁連、疆域而外、遐荒絕域、靡不可通、無梯航之勞、且海河地盡肥饒、祁連宜于畜牧、夷未有不徙家相就、樂得為鄰者、

西寧之南、二百里許、即黃河、黃河南北之隙地、亦謂之河套、與寧夏榆林之河套不同、青海即西海、在西寧之西四百里、海周千餘里、祁連山在西寧之北三百餘里、其山延長千里、跨涼甘肅之南、連西域烏斯藏諸國、西北連金山及回回諸國、西連哈烈諸國、無所不通、唐楊矩以九曲肥饒之地與土番、土番就之以廣畜牧、北魏袁翻曰、西河土地沃衍、大宜耕種、夷常歌曰、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蓋其上積雪不消、其下冬煖夏涼、水草大善、故宜於畜

牧、今青海為達賴黃台吉所住牧、滚卜川為達爾加台吉住牧、大通河為麥力幹黃台吉住牧、今西寧邊外、凡西域諸國駱駝馬騾往來不絕于道、西寧有總戎五營全設額兵五千、外有城守兵五百、鎮海營叅戎一、古鄯三川遊戎二、各堡守備四、統兵七千名、西寧有四川、四川者、南北東西之川口也、東川之南則達爾加部落、其北則麥力幹部落、南川口、西川口、則達賴部落、西寧孝土司所轄僅萬人、祁土司所轄十數萬人、其他土官吉納阿陳等、所轄合萬人、土人所居、悉依山傍險、屯聚相保、自守甚嚴、莫敢犯其疆域者、此明制之最善、蓋亦本之五代與、五代用土豪為衆所服者封之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邊鄙無虞、且給以衣祿金帛、又以土人補將校、使勇者貪于祿、

而富者安于家也、北川外漢人之作奸犯科、及逼于不得已者皆在焉、夷無許政、凡爲盜者、以九九罰之、如盜馬一匹者、罰馬九匹而已、殺人者不死、以家所有之半、爲償命錢而已、姦淫者、出牛羊頭畜爲遮羞錢而已、其盜而涉于疑似、殺而非兵刃、姦而非强、且不得首焉、夷之徵歛、若豆麥青稞、若牛羊駝馬、但十分而取一、不及者不取也、歲一取之、謂之滋巴、往來番文、必附饋遺之物、輕則皮毛、重則羊馬而已、謂之壓番文、又謂之手信、附近番子有明歲時納茶馬者、謂之熟番、其散出山外、易有無于熟番者、謂之生番、有十三族、皆熟番也、曰申藏、曰章咂、曰隆奔、曰巴沙、曰革咂、曰申中、曰隆卜、曰西納、曰果迷卜咂、曰阿琪、曰嘉爾即、曰巴哇、曰即爾嘉、皆羌也、先零罕开之遺種也、十三

族謂之十三大族其後小族甚多如剌卜族紅胃族之類不可勝計今西寧誌悉去其籍不可詳攷矣海夷當嘉靖時常入寇邊番族受其害者燒帳房掠羊馬擄婦女殺丁壯番皆畏之願為部屬然後攻土民殺漢人敗官兵無所不至今諸番分納各夷添巴不中中國茶馬已判然為夷屬萬曆間夷犯內地驅番為導引前鋒番既獲利為害河湟甚于夷矣莊浪在東北三百七十里河州在東南四百五十里涼州在北由莊浪七百一十里甘州亦在北由莊浪一千一百九十里莊浪東南則大通河西北則邊外洮河之西南則河套甘涼之南則祁連北則塞外所謂環夷而守也

曰西寧據蘭靖寧延之上游當莊涼甘肅之左腹王韶謂欲取

西夏當先復河湟火落赤謂晉兵牽制西寧精兵搗河洮臨鞏則五郡皆囊中物由是觀之西寧為重于河東西有較然矣

按西寧之東南皆迫黃河而黃河由蘭州而下經會川縣靖虜衛寧夏鎮以至榆林故曰西寧據上游也甘涼肅如人吐舌然咽喉之地必經莊浪而西寧當莊浪之西南故曰當左腹也宋王韶平西夏疏曰欲取西夏先當復河湟則夏人有背腹受敵之憂蓋宋時河西諸郡皆為夏所割據也明火落赤謀于夷王俺答曰留一部于海西以為牽制潛渡精兵直渡洮河破其臨鞏則河西諸郡不攻自下五郡皆囊中物矣

曰西寧之重如此而欲之難計將安出曰惟有鑒有明之得失而已西寧萬山環繞三硤重圍有明于凡走集蹊徑則重門擊

析、罔或怠焉、非善守乎、夷馬近疆、人皆得奪首功而邊重賞、非善禦乎、予四衛以名號、貢馬有常期、安插有地、因俗為教、而吉凶與之同患、不足以服異類之心乎、土司授以世官、恩有加而賄不索、不足以服向化之心乎、此有明之得也、及其中葉、大反初政、亦卜剌等、據有青海河套之間、廢四衛而不能復、掠諸番而不能救、疆場騷動、迄無寧日、豈惟西寧阽在危亡、即河東亦同于累卵、而當事者痛飲于危牆之下、歌笑于漏舟之中、此中晚之失也、非鄭洛招番、田樂主剿、則西寧為左袵久矣、由此觀之、鑒戒不較然乎、

按西寧四境、皆重岡複嶺、東有大石硤、小石硤、西有西石硤、謂之三硤、明制、夷人近邊、不論漢人番人、能斬夷一首級者、官賞銀五十兩、故夷遠避于沙漠、莫敢近焉、四衛者、

曰曲先曰罕東曰安定曰阿端是也、有明皆加以指揮及千百戶之職、每歲一赴西寧茶馬司互市、明制各番皆使部落有數中馬有額、安插有地、保護有方、又因其俗信佛擇番僧中為番所敬信者、創立寺宇、封以國師禪師之職、其番中之豪而有力者、授以指揮千百戶、以統率諸番族焉、明初、以土司招番有功、賜之鐵券、予以世襲、明正德四年、小王子丞相曰亦卜剌、與阿爾秃斯擄掠四衛奪據其地、嘉靖間、倒達永邵卜又據之、明季、卜兒孩據青海大通河、今沿邊之夷、皆卜兒孩之子孫也、河套、即西寧之東南黃河套也、套有撒工川、嘉靖間、火落赤據之、莽剌川真相據之、自亦卜剌竄居西海、曲先阿端皆逃散、祇守東安定徙近沿邊四衛遺廢、萬曆十九年、經略鄭洛招回住熟番

七萬五千人、化爲良族、二十三年、巡撫田樂與夷絶歃、調兵青海、先敗青把都于昌寧湖、次敗賓兎等于松山、又敗永邵卜真相等于西寧之西南、川口遂清、青海西寧乃得稍安焉耳、

西寧邊堡

巴暖三川、西寧東南二百五十里、

古鄯驛、西寧東南二百六十里、巴暖三川北一百三十里、

巴川堡、西寧東南一百三十里、古鄯驛西三十里、西北至上川口四十里、西至下川口三十里、

下川口、西寧東二百七十里、

上川口、西寧東一百八十里、下川口西北一百二十里、

老鴉城、距西寧城一百一十里、上川口西五十里、

碾伯城、西寧東一百四十里、老鴉城西四十里、

平戎驛、西寧東七十里、碾伯西四十里、

西寧衛、在鎮海營東五十里、

南川口、西寧南四十里、

西川口、西寧西三十五里、南川口西北三十里、

銀塔寺、西寧西南三十里、西川口北十里、

鎮海營、西寧西五十里、銀塔寺北四十里、

多巴、西寧西五十里、鎮海營西北五里、

北川營、西寧北七十里、多巴東北七十里、

威遠堡、北川營東七十里、碾伯城西一百里、

冰溝堡、西寧東北二百二十里、威遠東一百八十里、

西寧近疆

巴羊戎川、西寧東南一百七十里、羊戎驛南一百餘里、

歸德硤西寧東一百二十里南川營東四十里歸德之孔道也

東西俱爾灣皆在鎮海西七十里

青海西寧西四百里接界

罕東衛青海東北西寧西北三百餘里

曲先衛罕東衛北大通河南西寧西北三十里

安定衛青海北曲先西南西寧西南五百八十里

阿端衛曲先西南西寧西南四百八十里

白塔兒西寧西北九十里北川口西二十里

紅崖溝西寧北一百五十里係松林硤之口外

掌吉兒壑峴西寧東北碾伯之西二十里

棹子山冰溝堡北三里

大通河祁連山南西寧西北

西寧邊堡

巴暖、三川十八堡之統名也、東南連河州、東北接蘭州、西北通碾伯、黃河堧限於東、小文山阻乎西、大通河流其北、其延袤二百里、平原築堡臨壑、附巖則置寨、臨流則甃石、山巔平則削四壁、續斷垣於山上、為城可耕可牧可守、然漢土雜居、番夷環處、沿山西行、直走湟中、然皆無人迹之徑也、北至古鄯驛一百三十里、

三川十八堡、皆明副使及官所築、在嘉靖十六年、其地切近黃河、踰則河州之積石關、大通河、源出祁連山、流千餘里、會湟水而入黃河、有明於三川之大山下閘門、起鹹水溝止、築濬邊壕、有分水嶺、東南之水經美都溝而溉三川、其嶺北之水、則經巴川暖川溝、趨大通河焉、冰雪渙後、其

水溉田疇、故棗梨成林、膏腴相望、其地水草大善、明設宗水監四院曰永州、曰黑城、曰清水、曰美都三川、蓋孽牧土人、皆事土司所部、熟番生番目不可考、夷即達爾加之部落、在三川之南、捏工等川是也、三川有遊戎、西至西寧二百五十里、

古鄯驛、河湟之孔道、唐為鄯城縣、東連馬營、南障雪山、四境山環重岡、複嶺、路通兩硤、湟中東南之保障也、自是而西、皆湟中大路、蓋萬山深處也、西至巴川三十里、

驛為河州西寧之大道、其東悉皆土人、番族語言不通、非河湟人則罕由之矣、馬營寺在東七十里、皆番僧、雪山在南百里、山高積雪、因而名焉、鄯城縣、唐高祖時所置、西寧之水名湟水、故稱西寧曰湟中驛、明置兵九百名、增至一

千五百名、今議置遊戎、既而復裁驛、西北至西寧二百六十五里、

巴川堡、土人所居、東接古鄯、西通黑山、北臨大通河、河山之水皆可導以溉田、土人自守倍于兵民、漢人無居此者、山高而地瘠也、西北至上川口四十里、西至下川口三十里、

巴川土人屬治土司所轄、古鄯在東三十里、黑山在西二十里、黑山亦土人所居、分水嶺之水、經鈕東溝、米剌溝、而至巴川溝馬、堡西北至西寧二百三十里、

下川口、亦土人所居、東南沙井、北接紅古山西之間、車不能方軌、人不能成列、田疇有水可引、高高下下、稼穡艱難、瓜菓非饔飧物也、西北至上川口二十里、

沙井驛、莊浪在東一百里、自下川口取道馬回子坡、虎頭

庭、則至沙井矣、紅古城亦屬莊浪、在下川口北五里、自下川口西至西寧二百七十里、

上川口、土司李氏之所居也、明初李南哥率衆南歸、使之招番討叛、大有功績、賜鐵券虎頭符、今其精銳土人、尚以萬計、朱那赤心、盡忠于唐、後裔之昌宜哉、其地南接巴川堡、西接虎刺害、北限河水、東通蘭州、高山深谷、可四達焉、西至老鴉城五十里、巴川在南五十里、虎刺害城子、亦土人耕種、在西三十里、自古鄯而向西寧、必由之路也、北抵黃河五里、東由莊浪地、直達蘭州、今設有把總、西至西寧衛一百八十里、

老鴉城莊浪之驛遞也、漢土之所雜居、東接上川口、北連棹子山、西抵瞿曇寺、南臨河而北負山、依山為隘、則甜水溝據險扼要、以絕夷氣、勝番關稽察出入、以備非常、無容緩也、南近阿蠻

阿壘之南、黑番聚集、而添巴外貢、不宜防與、自老鴉而趨莊浪、則東北四十里有冰溝、若趨西寧、則西四十里有碾伯、

老鴉城、莊浪西寧必由之大道也、由大山硤、踰山、抵上川口五十里、桌子山屬莊浪、由白崖子抵山一百里、山皆黑番所居、瞿曇寺在西七十里、由紅水店虎狼溝抵寺、寺皆黑番所居、永樂間造、極其莊嚴、河即湟水、發源西北之熱水山、流數百里、遠西寧而通大通河、會于黃河、在西寧境謂之湟水、俗名西寧城河、渡河一里、即阿壘堡、黑番即十族中之番也、自城至西寧一百八十里、城有把總、

碾伯城、或作碾北、南涼之樂都縣也、明洪武十一年、置碾伯衛指揮使司、倉學所驛、建置紛然、亦湟屬之大鎮焉、東接老鴉西連威遠、南通南林、北抵勝番剌防、可謂八達矣、湟水南流、而城

闌就圮、則脩築之當議者、背負崇山、而土官溝各隘、邊壕不修、則板築之宜急者也、西至平戎驛四十里、

南涼禿髮烏孤、于此置樂都縣、成遠壘在西北一百里、由

岡子溝至南林大山六十里、剩防溝即西番溝、在北四十

里、勝番關亦在北四十里、南門外即西寧河、碾伯邊隘、有

土官溝、蘇家大窑、夏兒把營等處、舊皆築邊濬濠、其他裡

澗斬斷崖石者甚多、不可勝數、城有守備西至西寧衛一

百四十里

平戎驛、南北皆夷也、南極石扎巴、北盡紅崖溝、南北百里、皆為

綏服、西寧孔道、不絕如綫、幸而土番雜居、有鄉田同井之風、趙

充國得屯田可墾者二千頃、在此也、大硤在東、小硤口在西、四

十里、而小硤則漢之湟硤、唐之省章城、古之綏遠關焉、往來要

害、控制咽喉、于是乎在、而皆不關設官置戍、何哉、西至西寧四十里

石扎巴、在南九十里、黑番所住牧也、石扎巴之北四十里、有撒剌兒硤內入平戎之路也、石扎巴之南五里、有巴羊戰川、西夷達爾加部落所住牧也、紅崖溝在北一百里、即松硤、硤口外、黑番兒閻隆族所住牧、紅崖溝之南、有白馬寺、內入平戎之路也、紅崖之北踰山十里、則大通河、乃西夷麥力幹部落所住牧也、

西寧衛、漢初為龍居郡、霍去病逐羌、築龍居塞、因名龍居郡、趙充國伐先零、罕幵、請置破羌縣、魏置西平郡、晉隋因之、唐亦不改、宋初為鄯州西平郡、既失復收、改為西寧郡、明初長興侯耿炳文下河西、改為衛、湟水西來、浩亹東扼、為得形勢、然衛孤縣

天末、而歷代得失、每在五郡之先、豈盡無援之故與衛之輻輳殷繁、不但河西莫及、雖秦塞猶多讓焉、自漢人土人而外、有黑番、有回回、有西夷、有黃衣僧、而番回特衆、豈非互市之故哉、城之中、壯壯驪黃、伏櫪常以萬計、四方之至、四境之牧、不與焉、羽毛齒革、珠玉布帛、茗烟麥豆之屬、負提輦載、交錯于道路、出其東門、有不舉袂成雲、揮汗成雨乎、雖帶甲五千而外、加以城守之兵、足以控制巖疆、防閑奸宄、然奸每生于峻防之地、亂恒伏于不見之間、則利為之階也、西至鎮海五十里、南至南川四十里、

湟水、源出熱水山、北流五百里、經伯顏川、與那孩川遶衛城北、又東南流五百里、黃河伯顏川在西北五十里、那孩川在城北數十里、洛亹今其地不可考、或以為即小硤口焉、五郡即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金城也、而西寧在河西、不

倘錄珠巖之下
宜接自大梓坡
以至乾溝關之

與五郡之屬者、漢以之屬金城也、金城今蘭州、湟城內外皆輻輳而城東為最、黑番雖半食力為人役、回回皆擁貲為商賈、以及馬販屠宰之類、文有合事通判經歷、武有總兵、五營全設、故至五千名之兵、又有城守營都司、

南川口、各堡之總名也、營在水泉兒塞、明副將達雲與夷戰於闇門之間、申中等族尾於闇門之外、殺夷甚衆、京觀可築、東有歸德硤圮塌、城溝西有王溝兒硤、直接青海南闇門之外、申中刺卜番族而南、達抵黃河、直通河州之歸德、故西寧之受禍者南川居多焉、昔于各隔塞交關之路、扃鍵殊嚴、事乎、綢繆之計、此其時矣、北至銀塔寺十里、

祁廷諫、有明授指揮使、朵爾只失結、有明授指揮僉事、大康纏在西寧城西七十里、又西二十里為小康纏、嘉靖間

海夷乞款後、復犯邊愈甚、及田樂爲巡撫、知必不可款、乃
徵河西各路兵、洗清青海、西寧兵與夷戰于大康纏、大勝、
級馘甚多、海氛遂息、就河等山口、舊皆有邊、循牆挑壕、斬
斷山崖、築砌石台以備夷騎、刺撒西林、尤爲要害云、東至
西寧城三十里、

銀塔寺、一名塔兒寺、寺有樹葉、形如人、謂之千佛樹、又謂之寶貝佛、其實即菩提樹也、廣東亦有之、其葉經絣瀝、則如絹如紗、其紋有如雲如人者、海夷達賴將銀裹樹、每歲六月、不分番夷、盡集于寺禮拜、寺無隙地、霍英所謂以拜佛爲名者也、至此者、北由北川關門、西北由鎮海多巴、西由西石硤西納川口、北迭溝口、東南由南川口、寺北至鎮海四十里、東北至西寧三十餘里、鎮海營、茶馬互市之通衢也、東距西寧、南達銀塔、北近多巴、而

今烽下當接燧不設以為車書一統乎云云

接北川、西踰黃河而通石硤、蓋青海而川大通、有夷住牧、以是為西寧門戶焉、款于斯、戰于斯、所有來矣、故營之初制、距海纔四十里、所謂西海郡者是也、有明移置于此、而四衛猶居海壖、貫為外藩、嗣鎮海之外藩、皆為外侮、營西至石硤、天險與夷共之、東西拘爾灣、盡為要荒、思冬灣伏兵之地、今烽自大樺坡以至乾溝、關土出石崖、續以短垣、墩台相望、靡不周至、猶且有青海二川之夷、茶毒乞答真伏羌等堡、猶且敗績于王溝兒硤、奏凱于捏耳朵硤、況昔西海孔熾、而申中各族納其添巴、其所謂隔塞交關者、曾不苦折柳之可懼狂夫也、西北至西川口三十里、

歸德硤在東南三十五里、番族住牧、圮塌、城溝在東四十里、王溝兒硤在西三十里、青海番謂之西海、昔達賴黃台

吉于此住牧焉、南川關門外南二十里、中中族堡寨、西四十里、剌卜族堡寨、南川南二百四十里、即黃河、渡河即河州之歸德堡矣、大樺皮、北至西寧城七十里、有明時西海之夷、有亦卜剌、繼有永邵卜卜兒孩等占據、揑工川、帶剌川、謂之二川、有明時火落赤據之、乞荅真、田家寨在西寧城南四十里、伏羌堡、在城南五十里、明副將李魁禦夷于王溝兒硤、敗衂死之、副將達雲追夷于揑耳朶硤、斬夷甘把都爾恰、揑耳朶硤、在西寧城南一百里、熟番十三族、昔皆納夷添巴、南川總堡有守備

西川口、土司西祁之所居也、東西二祁所轄之土民各號稱十萬、祁氏蓋祁廷諫朶爾只失結之後、所居在三祁寨、而西寧之共支大厦者、非李祁土司而誰也、効命之賞、來行、苞苴之索、未

猶有重捍以備之者下當接乎綱領之計

已何以服土人之心哉且西川之西張天討于大小康纏者不款之效也今之乾河打草灘哈爾各山築亭障猶有行焉者乎刺撒西林時為出入衝要猶有重捍以備之者烽燧不設以為車書一統乎彼荐食上國之心包藏禍心而未已也西渡河五里為多巴

西寧在東五十里考之各書皆謂去西寧五百餘六百里未嘗至其地也或謂就古鎮海在青海傍者而言亦不可知營銀塔在南四十多巴在西北五里北川口在北七十五里湟河在西一里踰河即多巴西石硤在西二十里西海在西三百里王莽使卑禾羌獻西海地遂置西海郡為中國地高適詩青海只今將飲馬黃河不用更防秋蓋言屬內地也明嘉靖年間西海諸酋叛犯甘肃明初入貢遂

置軍東安定、徙近沿邊、而四衛廠東西拘爾灣、在黃河東者為東拘爾灣、在西者為西拘爾灣、皆黑番堡寨、距鎮海七十里、昔鎮海渡河而西、皆屬達賴黃台吉、參力斡黃台吉、設營有參將、

多巴、或作多霸今之夷廠也、在湟河之西、其地名不著于昔、蓋新創也、居然大市、主屋北連其廛居、遂未則黑番也、出而貿易、則西寧習番語之人、馱載往來、則極西之回與夷也、居貨為賈、則大通河西海之部落也、司市持平、則宰僧也、至于那顏獨無之、多巴豈非內地而顧為夷之壟斷哉、北至北川七十里、

宰僧、夷之頭目、言長官也、達賴所部、宰僧一、參力斡之所部宰僧一、家居多巴、主市者、那顏漢人稱之、長官也、多巴西二十里、始出柞、內為草地、則夷廠在內二十里、東南至

鎮海五里、東至西寧五十里、

北川營亦總堡名東踰馬圈西接剌銀北有東西閘門閘門之外、白塔兒回之叛亡而附西夷者及漢人之亡命、咸萃淵藪焉邊堵而外、築室耕田即與以十左氏不能易之、苟有中行說郭藥師以及張吳元昊輩則為害于國者豈淺鮮哉、西寧之最可慮者不在斯乎、東至威遠七十里

營在新城堡東、渡河二里為毛家寨、更東十里為上馬圈堡、又東五十里為威遠堡、皆內地也、西踰大山六十里為剌銀、則達賴參力幹住牧皆外地也、東西閘門在營北十里、順治戊子、回回叛亂、逃亡于此、漢人及回築高屋莊田、置水磨斗車、種麥豆青稞、凡牛種皆參力幹所給、而歲納添已、若種毛回之法也、其地續墾百數十里、村堡相望、中有

白塔、因謂之白塔兒、自南川以至北川、雖有邊牆、高者不過三五尺、卑者可緣牆而工也、或隘口及頃圮者、亦積薪于下、布土于上、西寧極邊之地、始如是布置、其稍遠于邊者、則如此布置且無之矣、北川有守備、南至西寧八十里、

威遠堡、即東川也、亦堡之總名、川地廣而隘口多、指不勝屈、其黑松林硤、雖兩山壁立、而中有通衢、昔常遏以邊墻、[redacted]閣隆寺、閣門之外、即屬龍荒、啟閉何常、盡慎耶、自威遠而東、復至碾伯岐而合也、由碾伯而老鴉、必由之大道、若夫合而岐者、老鴉而東北、則有冰溝焉、自堡至冰溝一百八十里、

東川營在威遠堡、營統在沙塘永樂間改為廣牧、其川特寬、美地茂草、有二監八苑、二監者、甘泉、祁連也、八苑者、廣牧、麒麟、紅崖、湟泉、西寧、大通、永安、古城是也、陝西共六監、

莊浪甘州各一、而西寧有四焉、暖川三川各一、而威遠獨有二焉、黑松林硤、南至西寧一百里、爾關隆寺、黑番所居也、在營北二十里、東至碾伯一百里、碾伯至老鴉四十里、老鴉至冰溝四十里、營有守備、

冰溝堡、在小山之巔、土人所居、北負桌子山、南面荒山、中通一徑、乃莊浪必由之孔道也、舊有硤梓邊溝壕澗、塹斷石路、以防不虞者、今不期怠而怠矣、自是而東北、由大通河、則莊浪之西大通矣、

桌子山、黑番所居也、堡有把總、西南至西寧二百二十里、羊他石在東北二十里、西大通又在羊他石之東北三十里、

西寧邊地、自巴暖三川至于冰溝、凡十有七所、九百二十里、其長城或有或無、塹或險或平、不能執一論也、

西寧近疆、自西寧東南接河州界起、迤而西、折而北、直接莊浪界止、

巴羊戎川、在西寧之南、其水發源于南山涯流而入黃河者、川近內地、善水草、昔為番族住牧、今河曲之夷、部落既多、冰堅可渡、恒牧于茲焉、

巴羊戎川、在西寧東南一百七十里、平戎驛南一百里、川地平、水不深、蓋西寧南山一派耳、黃河在川東南九十里、本番族住牧、及夷人據、番乃北徙于石扎巴、其地今夷人達爾加部落所住牧焉、

歸德硤、在西寧之南、南川口之東南也、硤為歸德堡之孔道故名、河南與歸德堡、今往來常假西寧道者、必由是硤、番族居之而斗租石賦、不入縣官、顧聽于夷、何哉、

歸德硤在西寧南一百二十里、在南川營東南四十里、今

黑番住牧、其番類未詳、皆納夷添巴、

東西俱爾灣、在西寧鎮海之西、夾湟水涯深也、湟水東流之灣、乃北流俱爾灣、舊為內地、安插黑番、自青海四衛俱為夷有、黑番外向、又何足怪、

東西俱爾灣、在鎮海營西七十里、湟水發源塞外熱水山、東趨西寧、灣水東西者、一在湟東、一在湟西也、四衛為夷有、在明正德年間、灣今有黑番住牧、

青海即卑禾海、在西寧之西、其週千里、其味鹹、其魚班黑、其中有海心山、山有寺、喇嘛或居之、其山縱牝馬或得龍駒、其海非沍寒冰合、人畜不得渡、環海之地、廣野瀰漫、其西北一隅咸沙磧不長寸草、其地北川之所滙也、豐草之所生也、華夷之所通也、其南則可達松潘茂州、其東則至西寧河洮、其西則通西域

各國、哈密山出烏斯藏、尤近其北熱水祁連諸山、祁連之陰則莊浪甘肅矣、青海之地、吐谷渾據于漢、吐番滅之、王莽受舁未地、始為中國置郡、為西海周海亭燧相望、蓋夸耀焉、或曰今海北四十里有郡遺基云、或云是明之鎮海營也、明初置四衛于沿海為外藩、故洮河莊湟無夷患、四衛之廢、則亦卜剌敗惟卜兒孩一部獨全、夷推為卜失兔汗、今之漫延于青海間者皆卜失兔之苗裔也、中國人不察、等之四衛誤矣、

青海在西寧西四百里、唐詩所稱青海者是也、唐書載哥舒翰築神威軍于青海上、西海者、從王莽所置郡而言也、然此海不名西海、按北魏涼州刺史袁翻曰、西海在酒泉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正北夷往來之衝、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衍沃、大宜耕種、可為重戎鎮、防西北云、由

此觀之、則西海在五郡之北、今孛羅撒之西有海、謂之西海、至于青海在五郡之南、且周匝纔千餘里、不及中國一湖、豈足當四海之一乎、王莽以青海為西海、蓋今大其事以為美名耳、海岸周一千二百里、水深而鹹、不可飲焉、海中魚甚多而不大、無鱗、背負黑點、海中有海心山、週百里、山有寺、無住持僧、或喇嘛有德行者、冰合而往、至則周行誦梵咒、欲離北山、亦待冰合、然亦罕有往者、世傳海龍冰合、縱牧馬于海心山、或縱牧海岸、可得龍種云、海岸皆有水草、西寧之西、百谷之水所注、獨海之西北一隅無水草、故皆不牧畜其地、松潘茂州皆四川地、河州洮州皆在海東南、自海而往松潘茂州、必渡黃河、其里至則可考、亦通四川之打箭爐、哈密在西北、金山即沙陀、在海之西、今曉

爾旦所居之地、或云自海至金山納六十程云、烏思藏在西南、今達喇嘛所居、熱水山在西寧西三百里、在莊浪西南、祁連山在西寧西北在涼州甘肅南遠近不一不可里計、青海東至西寧四百里、東北至莊浪六百里、北至涼州之黃城兒、行十日、北至甘州之偏都口、行十有二日云、今近海四十里有城牆基址、相傳明初立鎮海營于此、四衛廢、乃移營于西寧西南五十里、然無可考、明正德間、夷亦卜剌乃擁衆萬餘寇涼邊、又請居哈密、至西域貢為中國外藩、議者不許、四年、乃侵青海之四衛、掠諸番、盡有其地、則因夷人中之有才能者、中國不善用之耳、而永邵卜卜兒孩之屬皆依焉、及社力民、秉答往來海上、火落赤真相黨、逞於南、賓兔宰僧青把都兒犄角於北、所以洮河湟莊

多夷患也、亦卜剌據青海二十餘年、為吉所襲、惟卜兒孩獨全、遂稱卜失兔罕、盤據四衛、今之達賴黃台吉、卜兒孩之子、孛力軒達兒加黃台吉、皆卜兒孩之孫也、青海今夷人達賴黃台吉住牧、

罕東衛在青海東北、有明置之、以處西羌別種、初西羌知天命、稱臣獻馬、乃賜之冠帶、給金牌、歲一至西寧茶馬司、彼此互市、于是封鎮南吉剌思為指揮、傳其兄塔力襲數世、無他變、衛無城郭宮室、以氈帳為廬舍、逐水草孳牧畜、與曲先安定阿端輔車相依、而各分地、要不離乎青海左右、及亦卜剌阿爾兔斯來侵、殘掠其衆、罕東之人、徙就西寧沿邊流為生番、為降夷、衛乃名存實亡矣、

衛在西寧西北三百餘里、明洪武　十年、鎮南吉喇思貢

馬來降、因置罕東衛、乃以其目為指揮僉事、領其部落中馬歲赴互市永樂三年、鎖南吉剌思死、因其兄塔力襲為指揮、以奴奴為指揮僉事、正德四年、亦卜剌及阿爾禿斯據其地、罕東之人皆徙近內地、衛遂虛、按罕東衛在青海罕東左衛即沙州、在甘肅之西、相距二千里許、世之著書者、以二衛合而為一、不知多一左字、相去懸殊、即留心邊事如丘濬、二衛亦不能辨、以此言之、邊地考據、豈易言哉

今遣賴黃台吉住牧、

曲先衛在罕東衛北、大通河之南也、元置曲先元帥府、明因之而置衛焉、以土人散西恩為指揮、傳至黑麻的、貢獻不絕、互市相安、及明中葉夷人外訌、曲先之衆、竄于窮荒、或依土魯番去、而海上饒野、為他人有矣

衛在西寧西北三百里、元置曲先答林元帥府、明永樂四年、置曲先衛、以散西思為指揮同知、領其衆賜冠帶、給金牌、歲赴西寧茶馬司互市、正統初、以黑麻叱為指揮、常遣其部目火丁赴京貢獻、亦卜剌之亂、曲先遂徙、今多力幹部落往牧、

安定衛在西海北、曲先之西南也、元遣揚州樂戶、謂之撒力畏兀兒、元末、自哈密而徙青海、明初、煙帖木兒貢鎧甲刀劍內附、乃以樂戶之後分為先帖里二族、頃之置衛、合二族為安定衛、給茶中馬、與三衛同、而分地獨寬、二族獨多、及避夷患、舉族徙西寧邊外、相依仍舊

衛在西寧西南三百八十里、元封哈剌失里為武威王、遣揚州樂戶一族以快其心、遂以樂戶之族為撒力畏兀兒

久之其人同回夷之俗、然必養犬豕以自別、元末乃同阿端之人徙于青海、其族特衆、有不樂徙者、則留居哈密焉、或以永樂時遷揚州樂戶為安克鐵木兒者誤也、煙帖木兒乃安定阿端之王、入貢在洪武七年、正德間、亦卜剌之亂、衛人或遷甘州、或就西寧沿山、流為黑番、衛地今遺類都落住牧、

阿端衛、在曲先西南、蓋韃靼別種、自哈密遷青海、與安定之人同屬于煙帖木兒者也、明初効順來歸、亦分二部、曰阿端、阿真、未幾合阿真于阿端、而置衛焉、給牌印號紙、與三衛同、數傳後、不能守其分地、遂徙徼外、

衛在西寧南四百八十里、初阿端與安定皆居哈密、族雖各別、部本無分、元末遷青海、明初、煙帖木兒再入貢、即分

安定阿端為二部、洪武八年、以煙帖木兒所部、凡屬夷種皆為阿端、以別于樂戶之族、中為互市、同于三衛、及朶卜剌奪其地、其人分散、遂逃沙漠、衛遂廢、今達賴部落住牧多巴、在西寧西五十里、今互市地也、黑番回回築土室成衢、為逆旅主人、凡九曲、青海、大通河之夷、為居壟斷、達而西域回夷為行賈者、皆于是乎在、世以西寧市口在鎮海北川、惡知所謂多巴鄙、

多巴、在鎮海西北五里、北川南七十里、多巴復見者、舊為田地、今為市口也、世所傳西寧市口者、為鎮海北川、即俾倒亦不載、及多巴、豈為市口未久乎、今皆番回居住、主市者夷人達賴下寧僧一、參力幹部寧僧一、中國反不設官焉、

白塔兒在西寧西北川營之口外也山環地衍其土沃潤其道西域錯雜厥革貂鼠白狼艾葉豹猞猁獬玄狐牛皮鹿麋羊羔厥貨鎮鐵金鋼鑽球琳琅玕瑣福五花毡撒黑剌阿魏哈剌苦木絲葡萄瑣瑣葡萄厥牧馬駱駝犏牛氂牛羚羊羱羊厥居土屋平房木几榻厥人則漢回錯雜各為村落弓矢佩刀未嘗去身厥貢則輸之于夷夷亦蒞以宰僧革麥粟力役之征如民牧焉四方之夷往來如織以舊事于北川今近于多巴惟白塔兒為道主也

白塔兒在西寧西北九十里北川口西二十里地有塔蓋灰壘之故謂白塔兒其地之皮及貨皆自至西域非白塔兒所產但聚于斯耳多巴事然銀鼠白如雪其毛似晉但微短淺而細膩遇之狼皮以白為貴艾葉豹其毛青而白

其斑徹黑、不似金錢豹之甚、猞猁猻及土豹沙狐之皮、聚而分之、可為四種、其腹天馬、其領為雲豹、其脊金邊、其背則沙狐皮也、狐皮以玄色為最貴、牛皮即香牛皮也、本牛皮、夷以香物製之、加紫紅色苞之、夷以為靴、則蛇虺不敢近、以為褥、可避諸蟲、其香雖久不散、瓊福撒黑剌、五花毡皆羊絨織成、產于史剌思、安各魯撒馬兒罕諸國、阿魏、物之最臭者、西域諸國皆產、塞外各廠頗多、不能盡載、然西塞獨無虎、故不及之、多巴地之屋、皆高堂大廈、且有倉廠、有小河、激水轉磨于內、地易鹽以轉磨、其人男耕女織、且有老學究授四書毛詩章句者、其地之漢人、則西寧之山命、回回則順治八年之叛黨、各仍其俗、共居于此、其添巴則納參力斡、分地給種、皆參力斡所謂宰僧、夷目總名

紅崖溝在西寧北黑松林硤之口外也山石微赤夾道稍寬溝長十里許左右多峽小澗多泉水羌人牛羊于是焉牧自亦卜剌亂後族類多散處莊浪間其安土重遷者今西夷臣矣

紅崖溝在西寧北一百五十里平戎驛北一百里戚達營北四十里黑番爾加洞族住牧納夷人添巴其族甚衆有居莊浪之西山達城者五百餘家皆為中國中馬不納夷人添巴居紅崖溝者其一派也

掌吉兒壑峴在碾伯之西兩山峭峙壁立千尋罡風起則峴中水六月冰冰其地西達青海北由他共石趙西大通峴無居人湟莊番族之遊牧者或一至焉

掌吉兒壑在碾伯西二十里他共石在峴之東北二十里又三十里為莊浪之馬營又八十里為黑古城又六十里

為弓犯城又二十里為羅羅城又二十里為豐樂堡又二

里至西大通堡焉

桌子山在莊浪之交冰溝堡之北山頂之平如几席然自麓至

山腰蜿蜒十里許多茂草冰溝土人咸植牧焉番亦依山而牧

云

桌子山在西寧冰溝北三里上先密族于此住牧

大通河在祁連山南西寧西北也河源發于祁連東南流莊浪

南山之水雜注之西寧北山之水又注之流數百里經西大通

河堡北東流而入黃河或云即可可川酈道元所謂浩亹水也

河水遙遠源遠流長不能執一地以名遠近惟源北接涼州東

連白塔南通青海西界甘州水不甚深其地可耕可牧毡裘之

君長在焉且他夷所居不過施氊帳逐水草耳惟河源之夷為

東為椽茅覆灰墁有宮室之規而夷人曾不深居乃有牧無度非稟性使之然與河源之間招納流亡牧羊孳馬漑種深耕為根本地旦黃城酸茨河三角城白塔寺兒答卜等青海之部落凡受今咸聽于此亦足徵其為一都會矣

大通河源在西寧西北三十里在涼州之黃城兒南二百餘里青海北五百餘里甘州大馬營之東南二百八十里西大通堡屬莊浪河經其南大通河北屬西寧河經其北河流數百里涼莊湟地皆有大通河而源則在答卜寺西二百里於湟莊涼甘為適中其地在萬山內間廣平衍有土可耕水草大善夏溽冬溫舊為塞外棄地順治十六年參力斡於此開地伐木陶瓦大營宮室使其長子南力木居之而參力斡往來于黃城酸茨之間其長子招集流亡

種麥豆畜牛馬竟加內地矣黃城、酸茨、三角、白塔、昔卜及青海之曲先衛、皆其部落、凡事悉來稟命、其誕生問不畢集、今南力木部落所住牧

右西寧境內外番夷壤地、附西寧諸隘口、合十有六焉、

小硤口 西北至西寧三十里

大硤口 西北至西寧六十里

哈喇只山口 西至西寧一百五十里

木恰兒硤 北至西寧九十里

歸德硤口 北至西寧一百一十里

旦思貢口 北至西寧一百五十里

西石硤 東至西寧一百五十里

經納硤 東至西寧一百五十里

剌撒兒硤東至西寧一百五十里

北石硤口南至西寧一百里

梔把硤南至西寧一百里

西石硤口西南至西寧一百二十里

紅崖子山口西南至西寧一百五十里

撒兒山口西南至西寧一百五十里

西番溝山口即剌防溝也西南至西寧二百里

黑松林山口西南至西寧二百五十里

莊浪衛雍正初年改衛為平番縣

莊浪衛漢之允吾縣前涼之廣武郡也東距黃河南環大通西界烏稍北築新邊其地狹其山寬其土瘠兵民而外土司十萬熟番之戶三千其于河東西為蘭州門戶涼湟堂奥甘肅之咽喉靖夏之捷徑車馬絡繹轂擊肩摩乃諸郡之統會九達之莊逵也

允吾音雲鵝漢為允吾縣昭帝六年置屬金城郡前涼張氏允吾縣屬廣武郡唐初為涼州地宋為元昊所據元為莊浪縣明洪武十年改置莊浪衛而平涼府所屬莊浪與此不同蓋彼為縣此為衛也黃河在東二百二十里渡河為蘭州即河東也大通河在南一百二十里新邊在此二百里烏稍嶺在西一百二十里　土司姓魯本筆卜失加

之後、自明初世襲指揮、今襲職魯宏其子名帝臣、所部精銳有三萬餘人、又有土司姓毛、明伏羌侯毛忠之後、亦有土兵莊浪衛以保障者、非兵之力、土司之力也、蘭川在東二百二十里、自紅城子野狐嶺苦水沙井驛金城關渡黃河鎮遠浮橋、即蘭州也、由蘭州至西安一千四百里、西寧在西三百七十里、涼州在西北三百四十里、莊浪在涼湟之東、故曰堂奥、甘州在西北八百二十里、肅州在西北一千二百四十里、莊浪為甘肅餽道、故曰咽喉、莊浪東北至三眼井、與靖虜之蘆塘相連、自蘆而東七百五十里至寧夏、蓋便道也、故曰捷徑、凡甘肅涼湟之趨河東者、舍莊浪便無他途、故曰統會、

漢收五郡、通西域、率由河漢、故允吾為散地、僅屬于金城、有明

考道里之迂直、通四郡者由蘭州而渡黃河、故莊浪重而置衛焉、其制、文武官必備、卒必精、其民居中土、兵居外地、外而熟番、又外而生番、其四境之外、東蘭西涼、西南湟中、皆接連疆界、易以防閑、其可患者、莫如北之大松山、此有明之故轍也、松山重岡連阜、水草特多、垣禦未設之處、特內地之甌脫耳、成化間夷人火篩取道內侵、數載一至、或一歲一至、及單于稽首稱臣諸邊與之互市、蓋霸廟一于塞外之地、未嘗開市于腹裏也、莊浪貪皮馬之細、忘經遠之猷、往事不懲、私與互市、故大松山數百里地為賓兔阿赤兔王廷、拊扼背吭、久假不歸、遂成夷藪、及其東市西剽、道路冠攘、河東西幾梗呼吸、乃縮地築長塹、登埤乘塞、亦已晚矣、

漢霍去病收河西五郡通西域、其出師皆由河州而至西

寧焉、莊浪之官、文有監司經歷、武有參戎、凡西寧之官兵皆屬焉、火篩夷人名、有明嘉靖間俺答等蹂大通、深入澤潞宣大、抵紫荊關、且西略延慶、東寇遼陽、無歲不被兵自其孫把漢那吉歸義後、封俺達為忠順王、弭兵者十數年、各夷目皆內附、所謂五單于稽首是謂邊郡雲中上谷榆林朔方是也、阿赤兔初款于中衛、而私互市于松山、皆隆慶以後事、長墅、即今所謂舊邊也、築松山于外焉、

初、河湟洮岷之間、青海兩川之夷、蜂屯蟻聚、而莊浪獨安者、夷處湟西南、而莊浪在湟東北也、湟河各守其地、亦無大患、及松山已據、夷之南北通而右臂續、彼招此引、大肆鴟張、犯西寧者三、寇洮河者再、當斯時也、豈惟河西同于累卵、而莊浪且阽在危亡矣、惟伏兵扒沙、伏兵達罕、聊固吾圉、不猶奉漏卮而灌焦

耶、苟非籌邊老臣、拓築新邊、則莊浪之禍、尚可言哉、

青海即西海、兩川即河州之二川、正德間、夷人亦卜剌等相繼據青海、火落赤等據二川、萬歷間、夷犯西寧洮河、副將李魁李聯芳、遊擊李芳皆先後禦夷、沒于陣焉、扒沙即今涼州之大靖也、速罕兔其地有泉、謂之速罕兔泉、在衛東二百里、萬曆二十六年、巡撫田樂、總制李汴、專意一剿、乃檄副將達雲督率各鎮官兵、為進討計、先克圖湖之青把都、次破青海之永邵卜、其時阿赤兔之宰僧、尚在大松山、乃令甘肅之兵、由泗水、莊浪之兵由黃羊、河東之兵由蘭州、由靖虜、夷乃悉甲以待、各路並進、互相牽制、而泗之兵直搗扒沙、黃羊之兵直搗魚溝、皆捷、夷乃奔遁、悉平松山、乃起于涼州之泗水、盡于靖虜之寨橋、邊邊三百七十

里、謂之新邊、環松山于內矣、有明于莊浪開市、其害如是、

近乃有開市于甘州之洪水害豈小哉、

或曰松山已為內地、然則莊浪今日、不已安如磐石乎、曰莊浪四境、昔之重地獨在北、今之重地在西南、何也、青海漸繁、倍蓰于往日、祁連初近、什伯于西川、則鎮羌西大同間要害之地、通川之道也、其入也無塹邊之隔、其歸也無窮日之勢、昔阿赤兔通青海由此而出入焉、今之夷、雖暫安馴服、然內地屬番、刼以積威、惟夷命是從、萬一因陳敗盟、阻大通之津、當烏稍之道塞、岔口之衝、則湟涼甘肅、求一線之通亦不可得、莊浪外絕鄰封、內生他變、存亡危慮、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故曰今之重地在西南也、

青海、前達賴黃台吉住牧、部落二千餘人、祁連山下、則參

力幹任牧所部亦有五千餘人鎮羌堡在西一百三十里其地直通大通河討來川三角城皆夷所盤踞即祁連之下也西大通堡在西寧一百一十里其地近大通河達則青海皆近于夷疆也鎮羌為涼甘肅必由之大路所謂要害也明嘉靖間已築舊邊及平松山時阿赤兔欲壞鎮舊邊走青海伏兵拒之前此未築舊邊則鎮宜為通衢也莊浪之番貧者善竊盜自衛而東皆不容其入城市自衛而西無處不有番爲一有意外則他變必生矣

莊浪南邊堡

西大通堡 莊浪衛西南一百二十里西寧冰溝東北五十里

新站 莊浪南四十里大通堡東北八十里

莊浪衛 西寧衛東北三百七十里

武勝驛 莊浪西三十里

岔口堡 武勝堡西北五十里

鎮羌堡 岔口堡西北五十里

莊浪北邊堡

裴家營 涼莊公界之所在大靖城東四十里

阿壩營 在裴家營東四十里

下紅水營 阿壩東四十里

三眼井堡 下紅水營東南四十里

莊浪近疆

平山 莊浪西南西大通南五十里

黑山嶺 西大通南三十五里 紅古城北五十里

紅山川 西大通南二十里 紅山堡南一里

河腦 西大道西十里

他喇都川 在莊浪東南通達

排路溝 在他喇都川之北通達西南十五里

小川子 在莊浪西武勝驛西南十里

馬營溝 武勝西北二十里

大沙溝 莊浪之西岔口東南二十里

乾沙溝 岔口東北二十五里

寬溝 岔口北八里

火燒城 岔口北十六里

沙金溝 岔口東北二百七十里

野狐川 金沙溝後十五里

先密寺 莊浪西北鎮羌堡東南四十里

莊浪南邊 莊浪而西則南北皆有邊堡故得邊以別之

西大通堡宋王韶所建蓋莊湟之交也西即大通河因以名堡堡臨水負山居民稠密四達之地乃西寧之咽喉也河腦之番雖少亦有陰款于夷堡北連城土司之家在焉其西山有木商則採之不當為國家倉卒軍儲計耶西山之番輸貢則亦多堡西循河則黑古城番漢雜居由黑古城而西北則掌吉黑峴往來青海則朝揚鞭而夕秣馬者也故紅山川桑子山之番族外納添巴不惟偪乎堡東則達通遠堡猶有邊墩乃古驛路其黃泥岡則危途也堡東則徑通紅杏城蘭湟舊路昔之避征商者每取道焉夫徑多則難于阻險人雜則易以容奸而況據我之上流有人耶東南上下山破則今之驛路矣東北至新站八十

里、

宋神宗時、王韶使王厚收復河湟、因地形險要、築大通河城、或曰即今堡、或曰在河州西寧之間、今大通河堡未知孰是、大通河在堡西一里、其源出于祁連山之擺大川、流數百里至此、又東南流而入黃河矣、大通河腦之黑番五家、其目曰汪東爾加、今納夷添巴、連城在西三十里、土司桓魯、自明至今皆賜職、凡莊浪之土人皆屬焉、有明河湟間、常遣舟載軍、伏下寧夏以平賊、宜留木一寺用番僧來爾閣隆寺五百人、于連城中馬、餘番則納夷添巴、夷即麥力斡也、黑古城在西一百里、掌吉墅峴在西北二百二十里、青海在昔為達賴所住牧、紅山川堡之番即閻都剛族、住報恩寺中、東于山之夷、即上仙窰族、皆納達賴麥力斡

添已、通遠堡在東北七十里、即宋之孫路所謂通遠至熙河者是也、黃泥岡在通遠堡之西北八十里、紅古城在東南八十里、此山僻小、徑蘭州西寧之捷路也、昔私商自南而至紅古城、而西大通、西上川口、以避徵稅、今亦軍由之矣、堡居人僅五六家把守之、一把總、東北至莊浪一百二十里、西南至西寧之水溝五十里、

新站蓋移新牛站于此、其地源泉不通、耕種常廢、居人汲水在深山二十里許、故冬則撮雪窖水、春則向空受雨、而番漢雜居于南北站無防兵、殆以莊浪之非遥乎、此歷山坡涉河、西十里則至莊浪焉、

新站站肆相連、小築平岡、驛卒寥落、蓋建置之秉又者往來絡繹、苦于奔馳者非一日矣、土無所生、泉無所汲、

莊浪衛、古城在南、射斗在西、今皆廢焉、南達河水、北列舊邊東通金城河西東之接壤西南涼湟兩岐分合處也、緣節之所絡驛土漢之所雜居、黑番之所出入、蓋九達之區、河西之都會也、鄯鄯之間有番場、或壅入衛城、為倫兒南向萬山、番族所居沿邊西自羊圈溝、循大路、渡莊浪河、三十里為武勝驛

古城在南五里、射斗在西十里、莊浪河在西門外、源出鎮羌之分水嶺、至衛南流、入于黃河、舊邊在北二里、明正德間、因夷阿赤兔據大松山、乃自蘭州金城關起、悉築長城、至于涼州之泗水堡、直接今之長城、及萬曆間、平定大松山、又築新邊于極北、故此為舊邊焉、由紅城、野狐城、苦水沙井、而至蘭州、統二百二十里、涼州在西北三百四十里、西寧在西南三百七十里、番場在城外、番子多善竊盜、衛

南之堡曰大柳樹堡、相距十五里、二十里曰黑城堡、三十里曰南大通堡、西山南山多番族、衛舊設副將、今改參戎、明崇禎十六年、土司屬布聖聞賊渡黃河、乃髡其髮曰、不能殺賊、宣肯降賊、從此與世長辭矣、卒不知所終、其浮家在城內南門、西至羊圈口二十五里、

武勝驛堡、在平地河流其北、山環於南、北舊邊廢爲菅蒯、東西陳壞盡列羌番、探丸之舉、時時有之、武勝卒置郵、雖非要地、而堡屬則有喜風嘴、分地則有鐵沙野狐二嶺、皆當慎焉、而詘于無兵、野狐嶺之南、大通河流焉、西北五十里至岔口、

莊浪河在北一里、即駱駝刀楞石嘴兀兒兔四山也、雖非要地、然七族黑番居焉、喜風嘴堡西南三十里、置其堡之西有白石頭溝嶺、最爲衝要云、鐵沙嶺在西八十里、野狐

嶺在南二百里、堡有把總、

岔口堡、堡當平地、南山北河、同于武勝土瘠薄收、難于粒食、加以春夏大雹、折木偃禾、無歲不祲、而六族熟番、食毛踐土於此、毳帳當路、畜馬彌山、蓋地通塞外、如大通河青海者、不一而足、堡之東宜防者五、

曰樣夫堡、曰黃草沖、曰柏嶺溝、曰大沙溝、狐頭嘴、

西山極衝者十有二焉、

曰土魯干、石門硤、曰青山坂、曰野葱溝、曰駱駝峴、曰歡岔山、曰濫泥溝、曰克革嶺、曰加思羊、曰新河壩、曰捏兒呆、曰金沙溝、

又西北五十里至鎮羌堡、

莊浪河在北二里、河北即邊牆、熟番六族俱納麥力幹添

巴、崇禎十六年、諸番叛逆、三月十一日、副總兵魯儁昌從
堡進剿先宏等番、斬殺殆盡、堡有把總
鎮羌堡同于岔口、歲祲大雹、無歲無之、山有祁連、河有大通川
有討來、今之虎穴虎子皆在焉、然亦逐水草而列氊帷耳、獨三
角城之冠、屯田築室、為不拔之基、去此甚近、昔阿赤兒于青海
此邊假道於此、蓋鎮羌一堡、為南北塞外相通之要道、安知今
日不指為續臂地耶、雖此有重邊、而南之蹊澗成路者特多、其
黨朶兒尤為衝要、西古城為次要、兵即足守、則謹其阨塞何容
緩與、渡河而西北、則為稍嶺、雖非甚高、最為荒曠、但有蠢動風
聞、經行絕迹、夷未至、蒙虎皮而行者多也、西北三十五里、則涼
州之安遠堡焉、
祁連山麓、起于堡之西南、討來川嶺在西二百四十里、討

來之水發于嶺、西流、大通河在西一百三十里、其水發源于堰大川而東流、二水俱在祁連之南、三角城在西二百七十里、參力幹之部落在焉、築室耕稼、亦如內地、三角城亦近涼州、蓋涼州南山之南、祁連之北也、有明時夷阿赤兒阻于青海假道鎮羌許之、爾是南北往來、皆取道于堡、今堡河北有舊邊、更北有新邊、所謂重邊也、當果兒在西一百六十里、西古城在西五十里、河即分水嶺之河、東流而下至莊浪、凡岔口武勝所指皆此河、河在北數里、烏稍嶺在西五里、從此而西五里則渡河、既渡即嶺、平而且長、直達于安遠、志書以為在堡西者誤矣、嶺既空曠、而黑番每假夷名于此為寇盜、堡有遊戎、

莊浪南邊、自西大通而西、至鎮羌、凡六所、二百八十五里、其南

皆山、其山皆番、無長城為之界限、道路為疆而已

莊浪北邊

裴家營、涼莊疆域所分也、堡在平原土膏沙多、水利不通、非香溝分灌、安人畜之不渴死耶、西望大靖、南近火燒、東連沙溝、北環邊墩、援應雖近、而闌門罕閉、邊頹不修、甚非所以防禍于未萌也、又東四十里為阿壩營、

香溝屬大靖、分其餘以灌溉、大靖營在西四十里、大靖居高、營地則卑可望也、火燒溝在東南三十里、沙溝在東二十五里、長城在北一里、大靖阿壩、相距不甚遠、可為援也、

阿壩營、地高而平衍、土脈不毛、其地北闌門迤西之阿壩水空、鍵閉宜修、斥堠宜明、其邊外有大泉水、更北有黑石山、水足草深、夷必爭牧、況乎營鹽水之密邇為鄰乎、內地則雙井堡為廬

裴捷徑、則中川寇虐宜過也、又東西十里爲下紅水、

堡迤南水泉二處疏通水槽、引入堡內、水空在西十里、夷向每從此入犯、今則沙高牆缺、可入之地不止水空矣、在北二十五里、雙井堡在南四十里、蘆塘屬靖虜、在雙井之東一百一十里、裴家營在西四十里、蘆裴往來、循新邊而行、則一百九十里、由雙井則一百三十餘里、所謂捷徑也、

中川屬松山、在雙井之東二十里、堡有遊戎、

下紅水、自松山平而亭障築也、南近大松山、北近黑石山、風沙日揚、邊牆漸北、且營盤水直達賀蘭山後、其途甚便、況乎遊牧者不但賀蘭之夷哉、又東四十里則三眼井、

大松山在南七十里、黑石山在邊外西北二十里、營盤水在東北一百六十里、自營盤水五十里至黃沙坡、又二十

里至小風口、又十里至大風口、又三十里至拜等口、又三十里至壘石口、又三十里至黃硤口、又五十里至賀蘭山口、自堡至寧夏之賀蘭山後、共五百二十里賀蘭山後之夷、視蒙勞藏克氣三台吉住牧、若游牧者不可勝記、堡有守備、今自寧夏出中衛之永安墩口、經長流營鹽兩水頭、直達紅水、或三眼井、鹹坦達矣、驛站既設、商旅通行、而蘆塘一路、惟平固廷稅者則由之、

三眼井堡地極空曠、堡近新邊、其東永寧堡舊有邊兵以為犄角、今亦無之、其南由狼溝口、西至沙井堡、路極崎嶇、蓋趨蘭州之大道也、其北有麻黃灘通近于邊、至衛之地也、其北至黃沙寨、以及水塘湖水頭之地、則偵夷人之動靜也、若夫張既之所取道、理有可信、文無可徵、又東七十里為靖虜之蘆營、

永寧堡在東九十里、明以蘭州之參將改置永寧、以永寧去新邊五十里餘、而三眼井又在西四十里也、狼溝口在南三百里、沙井驛在溝口南四十里、蘭川在沙井驛東四十里、自堡至蘭州三百八十里、路僻山荒、行人憚之、麻黃灘以其在紅水三眼井之間、空曠無守故也、黃沙券在邊外之北二百里、水塘湖亦在此一百二十里、魏之張既、文帝使為武威刺史、時盧水羌反、聞既將至、乃拒于顫陰口、既言楊兵經顫陰、乃于金城渡河、潛于楷次間道直抵武威破之、或一堡即張既之間道、然無可據矣、堡有守備

莊浪北邊、自裴家營之團莊起、東至三眼井界靖虜之蘆塘營止、皆長城、凡四堡、一百九十里、

莊浪近疆、自莊浪西南接西寧界起、折而南、又折而西、以接至涼州界止、

平山在莊浪西南、西大通堡之南、叢山之中、忽有平地、山有豐草、流水注之、孳收為邊外最黑番住牧于茲、南通青海、西近大通、則與接帳連鞲者、不惟通乎、

平山在西大通南五十里、黑番蘇東奔族、於此住牧、

黑山嶺在西大通之南、紅古城之北、嶺舊有墩、迤而南則海石灣、灣南則李家村灣、東達可可川之王家山城、嶺之東西南北、無非內地、黑番居此、其族甚微、領茶孳馬、宜其子孫世世無敢萌異志也、今外交于夷矣、

黑山嶺在大通南三十五里、紅古城北五十里、黑山壞南至海石灣一十五里、海石灣東西二路、南至李家村五里、東至可可川地方王家山城五十里、無一非內地也、嶺今黑番爾革日族住牧、

紅山川、在西大通之南、川有堡、堡有居民、迤東由紅古城而趨苦水、蓋昔之通衢也、川在堡南、居內地中、黑番居之、陰款於夷、

紅山川、在西大通之南二十里、紅水堡南一里、由川東至紅古城六十三里、又五十里苦水、此、昔日商賈之途也、川為番僧閻都剛族報恩寺僧住牧、

河腦、在西大通之西、紅山川之北、大通河之源流不知其幾千百里、西大通人以其地在上流、謂之河腦、黑番就牧河干者、依我宇下、今頓首于夷之庭、不暇矣、

河腦、在西大通四十里、黑番江東爾加族住牧、

他喇都川、在莊浪東南、通達堡南、河西平原之地、通謂之川、不專指流水也、川地廣衍、其地瘠薄、其水蕭疎、腹裡不毛之地、可牧而不可耕者、西大通通達堡之屬堡於川、為揮肱也、黑番號

喙於此、討曰不宜、而輸誠恐後、于塞外焉、

他喇都川、在通遠堡南三十五里、黑番寫爾素族住牧、

排路溝、在通遠堡西南、他喇都川之北、溝皆芨萁草、无斥道路、故名排路、或曰一名牌樓、溝在內地、明設有騎步、今番則外臣于夷矣、

溝在通遠堡西南一十五里、芨萁、草名、河東西皆取之以編席者、明於溝設兵一十三名、馬一十三匹、今無兵、溝黑番蟬樂族住牧、

小川子、在莊浪之西、武勝驛南、平衍之地、兩山夾之、故曰小川、七族之番俱在焉、通來周道之間、肆為賊薮矣、

川在武勝西南一十里、莊浪西之山、土人皆謂之西山、川亦平地、為撒卜兒馬其等七族住牧、今其目名阿擴、時

為盜、

馬營溝在武勝西北、岔口東北、西近團莊南近伏羌溝在岔口之東此、蓋重邊之內地也、黑番處此、夷詎能害、而南向事之何耶、

溝在武勝西北二十里、岔口東北二十里、大馬營團莊在溝西七里、伏羌在溝南六里、莊浪有新舊二邊、溝在舊邊北、新邊南、今黑番白扎爾族住牧、

大沙溝、在莊浪之西、岔口堡之東南、溝北接壤平城、黑番住此而遠輸於夷、

溝在岔口東南一十里、平城堡南三十里、今黑番阿蓋族於此住牧、

乾沙溝、在岔東北、大沙溝北、溝為岔口、山場草木足供畜牧、岔

口之人、公其利、與羌人共之、

乾沙溝在岔口東北二十五里、黑番錢朶族住牧、

寬溝在岔口之北、乾沙溝之西、溝有墩、自墩至溝腦一里、平川亦岔口山場也、番族住此者、與大沙溝乾溝、皆陽奉陰違焉、

寬溝在岔口北八里、明制有墩塘兵一十二名、馬一十二匹、今裁、自墩至寬溝腦延長十二里、今黑番紅扎爾族住牧、

火燒城在岔口北、鎮羌堡東、切近曹家鋪、番之羊馬、編牛氂牛、充斥道途、而奉夷謹戍、亦為之倡與、

火燒城在岔口北一十六里、曹家鋪在北五里、城今黑番朶卜藏族住牧、

沙金溝在岔口西北、溝地特遠、其形勝不可得而知、趨其地者

必由新阿壩捏耳朶馬距岔口既遠則鞭長不及腹矣

溝在岔口西北二百七十里、自岔而西北二里、為土魯干、又一十五里為石門硤、又一十五里為青土坡、又一十七里為野葱溝、又二十里為濫泥溝、又二十里為駱駝山、又三十里為散岔口、又一十五里為光草嶺、又二十里為恩加羊、又二十五里為新阿壩、又三十里為捏耳朶、又四十里為沙合溝、溝為黑番思國忙族住牧、

野狐川、在岔口西、沙金溝後地為遠與煤炭溝為鄰明之守軍今皆廢矣

川在金溝後一十五里、明時、野狐川、煤炭溝、各設墩軍二名、川今為黑番朱己族住牧、

先密寺、在莊西北、鎮羌東南、寺極弘壯、番僧居之、飲食起居無

異於番、惟屏妻子、衣黃衣耳、添巴之納、則遠輸烏思藏焉

寺在鎮羌東南四十里、甚寬廣、明初勅建以處番僧、先密僧特多、於是分為二族、所謂上先密下先密、皆寺族類也、寺東為廟兒溝、西為黃草充、北為打柴溝、西為鎮羌焉、今番僧歸爾只等族住牧、

乾柴窩、在鎮羌之西、南山之南、其地屬境外、西接三角城、東通黨岳兒紅堅峴、以至於分水嶺焉、黑番處此、遠於內而近於外、物以羣分、固其宜也、

乾柴窩在鎮羌西二百里、三角城在其西七十里、黨岳兒在其東二十里、又東二十里為紅堅峴、又東二十里為分水嶺、窩今黑番住牧、

右莊浪南山內外番族壤地附莊浪諸要塞合四十有五焉

羊胸子城南至西大通四十里

工巴城東南至西大通四十里

毛兒茨經東至西大通六十里

勝卜勞硤南至通遠堡三十八里

亂石窩東至武勝關四十里

紅坵峴北至武勝七十里

鐵沙嶺北至武勝一百里

寺兒溝北至武勝一百三十里

熊窩溝東北至武勝一百里

香爐山東北至武勝一百六十里

白石頭溝嶺東至喜風嘴二十五里

野狐嶺東至喜風嘴二百里

石門硤東至岔口五十里

駱駝峴東至岔口七十里

散岔山頂東至岔口一百里

濫泥溝東至岔口一百二十里

光草嶺東至岔口一百三十五里

思加羊東至岔口二百一十里

新阿壩東至岔口一百八十里

揑兒朱東至岔口二百一十里

沙金溝東至岔口二百五十里

大沙溝西至岔口二十里

猻頭嘴西至岔口五十里

大濫泥溝東至鎮羌堡二十二里

四道溝東至鎮羌四十里

紅溝兒東至鎮羌五十里

雞冠石東至鎮羌八十里

撒岔東至鎮羌一百里

人頭峴東至鎮羌一百三十里

寬溝係涼南境外東至鎮羌一百六十里

紅腰峴係涼南境外東至鎮羌五十里

小木麻兒係涼南境外東至鎮羌堡二百二十里

白石頭由城兒溝東至鎮羌堡一百二十里

分水嶺東至鎮羌一百三十里

白石頭空高崖東至鎮羌一百四十里

黨岳兒東至鎮羌一百六十里

紅堅峴東至鎮羌一百三十里

泉子嶺東至鎮羌一百八十里

牛心山東至鎮羌二百里

討來川嶺東至鎮羌二百四十里

乾柴家東至鎮羌二百里

此莊浪面南之要塞皆南通西夷之路番夷所出入焉雖南山之外未居一夷然三角城大通河以及青海相距非遠不能域以封疆之界也

甘州衛 雍正初年改衛為府附張掖縣山丹縣屬焉

甘州、唐虞夏為雍州地、其後淪於羌夷、秦漢間為渾邪王地、漢武帝元狩二年、霍去病始過焉、支至祁連、渾邪王始殺休屠來降、元鼎二年、始置張掖郡、歷五涼隋唐、皆曰張掖、惟西魏更名甘州、後因革不一、宋為元昊所據、理宗寶慶元年、為蒙古所有、明洪武五年、命宋國公馮勝為右副將軍、由金蘭趨甘州、二十四年置衛、內轄五衛、外轄七衛、兼轄千戶所三、屹然重地矣、甘州之畸重於河西、惟明為然、

二十五年、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衛、所謂內轄五衛也、二十六年、設陝西行都指揮使司、凡山丹、永昌、涼州鎮番、莊浪西寧、肅州、皆屬焉、所謂外轄七衛也、甘屬之高台千戶所、肅州之鎮夷千戶所、涼州之古浪千戶所、無所不所屬焉、

所謂兼轄千户所三焉、

其地東有武威、西有酒泉、南有祁連之阻、北有合黎之環、南北相距、僅可百里、如築通道中通一線、通鈎道而接聲援耳、何以畸重若此哉、蓋其河黑水、其田上上、其民五方錯雜、其俗樸而剛、此所以畸重也、

涼州在東四百八十里、肅州在西五百四十里、祁連在南一百五十里、霍去病至祁連山斬首萬級者也、合黎山在北四十里、即禹貢導弱水至於合黎是也、甘之南北相距寬者可二百里、隘者纔十里許、言百里者舉其概也、黑水發源於祁連山下、北流至甘州城西十五里、與山丹之弱水合而西流、至肅之鎮夷、流向合黎山焉、黑水非禹貢之黑水西河、蓋禹貢之黑水在雍梁之間、與此懸殊、甘之黑

河、但可謂之張掖河耳、高台一帶者、皆因黑水為渠以灌稻麥、無旱潦之憂、稻為河西所借有者、禹貢雍州厥田上上、今惟是足以當之、漢武帝時、發徙民以實甘州、雖產稻而民貧實甚、

從來稱五郡者、必曰斷夷人右臂、蓋五郡遠出四千里外接西域之疆、入夷腹內、我征不鞭、則可以搗其巢、彼掠邊郡、則可以躡其後、要黨結叛、則可以遏其途、今五郡僅存其四、雖縮地一千餘里、而西夷不敢越河西而東折者、四郡之蔽於西也、甘州在四郡之中、則又若陣之有中堅、磨之有樞紐、身之有腹心、甘之所以畸重者、豈偶然哉、

蘭州而西、為金城郡、涼州而西、為武威郡、甘州而西、為張掖郡、肅州而西、為酒泉郡、赤金蒙古而西至哈密為燉煌郡、

明正德間棄去哈密而燉煌遂為絕域然明開國之初亦以嘉峪關為聲教所及其赤金蒙古軍東左衛哈密三衛皆羈縻夷屬而已故曰僅存其四自嘉峪關外西至哈密一千九百餘里

河西之南北何地非夷我之所甚者無如甘州夷之所恐者亦無踰甘州彼在南者欲北在北者欲南而甘州適當其中橫截其路則必自東而西循牆而走動輒以月計苟通甘州則直出直入朝發於南暮宿於北合衆長驅隨所欲為矣夷之垂涎窺伺者豈一日哉昔小王子欲寇涼州擁衆至大松山部屬阿爾禿斯曰截列虎巴娃甘斯得窟錄勿火落赤刀答計勒勿伊個阿論落得勿謂當分兵取甘州約會火落赤到則大事成矣小王子不聽及敗悔之

小王子、在明之成化間、稱可罕者也、先為小王子所殺、小王子之相曰亦卜剌、有罪、竄居青海、阿彌尤斯、夷目之多智者、其時有夷目曰火落赤者、性極凶殘而善戰、住牧於河州之拱工川、阿爾尤斯勸小王子分兵取甘州、小王子不聽、敗於松山、

且契丹摧陷、元昊割據、蒙古內侵、河西之受敵、甘肅為先、譬之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其中首尾俱應、獨擊其項則一身無所施、甘州者、常山之項也、

宋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入甘後、破肅州及各郡、天聖六年、李德明使其子元昊畧取肅州、寶慶元年、元鐵木真使察罕陷其甘州、而河西諸郡、遂成破竹之勢、

考有明之制、坐鎮甘州者、不但行都司而已、文有撫軍、武有總

戎、率一代之名臣宿將、屯兵三萬有奇、其時祁連誰敢牧馬、合黎孰敢彎弓、屠黃水東西、安如泰山、可謂善用兵常山之勢者矣、

明制甘州至鎮者、自行都司外、有巡撫都察院有行文僕寺卿有監司、有總兵、有副戎、有都僉書、且洪武二十八年、肅王移國於甘州、三十二年、肅王始內移於蘭州、五衛兵二萬五千九百名、山丹六千七百七十名高台一千四百六十名、所謂三萬有奇也、後遞減之一萬二千五百人、洪水之增設不與焉、甘州城正官兵有馬者三千員名、步兵守兵、游兵、守望兵不在其數、其衛所城堡兵馬、即此可概見矣、

今官兵不及有明、而祁連為夷之淵藪、公然而入大草灘矣、此永固城之所以特築也、合黎乃我雄兎匈奴之地、今我以為絕

城而夷以為交衢、此人宗山斜濠口石硤口之所以可虞也、

甘州撫軍、今駐於蘭州、今甘州有監司監牧同知武甘肅提督五營全設、又永固協鎮副戎、甘州城守叅戎、山丹高台黑城洪水四遊戎、硤口大馬營馬營墩高古城梨園紅崖平川、七守備、此今之官制也、提督兵五千員名、永固協及各路城堡統四千三百六十二名、今甘州之兵、計之不滿萬人、此今之兵制也、永固城在東南一百八十里、自順治八年、甘州總兵開市於洪水、而夷人遂據大草灘、乃謂於永固置副戎、黑城置遊戎、大馬營馬營墩置守備、皆在大草灘之內、在甘涼南北邊堡中、今大草灘之夷、刀爾吉懷阿爾賴之部落、合黎山之夷、與一定之部落、人宗山口在東北三十五里、石硤口在東一百九十里、斜濠口在東

六十五里

甘州南邊

大阿博 高古城西五十里

大馬營 大阿博西十餘里

黑城堡 大馬營西三十里

馬營墩 黑城堡南二十里

永固城 黑城堡西北三十里

洪水堡 永固城西三十里

南古城 洪水堡西北七十里

花賽堡 南古城西五十里

龍首堡 花賽堡西北四十里

甘峻堡 甘州西南六十里

梨園堡 甘峻堡西三十里

高台 梨園堡西九十里

榆木山口 高台所西南九十里

暖泉堡 榆木山口東南二十里

紅崖堡 暖泉堡西南三十里

甘州北邊

九墩堡 肅州胭脂堡東二十里

四墩堡 九墩東五十里

平川堡 四墩東三十里

仙姑廟 平川堡東三十里

板橋堡 仙姑廟東一十五里

新城堡 板橋堡東三十里

瓦窰堡、新城堡東三十里、

人宋山口、瓦窰堡東三十里、

觀音山口、人宋山口東四十里、

斜濠口、觀音山口東五十里、

山丹衛、斜濠口東南西距甘州城一百二十里、

新河堡、山丹衛東四十里、

石硤口、新河堡東四十里、

甘州近疆、

白石崖、在甘州之大馬營南百里、

野馬州、在甘州東南扁都南五十里、

巴縣墩川、在甘州之南水關外、

大都麻口、甘州東南洪水堡南

小都麻口、洪水之南、大都麻之西、

酥油口、甘州之南、高古城南、

野兒口、甘州之南、在花寨堡之東、

板答口、甘州之南、龍首堡之南、

平頂、在板答口之南、馬蹄寺嶺、

哷囉口、在甘州西南、梨園堡之西、

哷囉口外、在口南、

擺通河、甘州西南、哷囉口之南、

黑河源、在擺通河西、

古水澗、在梨園堡西、哷囉之西南、

牛毛山、在古水澗之西、

青坑搭、在牛毛山之北、

灰稜在青坑嶺西南

榆木山口、祁連之北、高台所之南

半箇山、在甘州之西南、暖泉堡之東南

新墩子、在暖泉南、半箇山北

拜浪河、在甘州西南、紅崖堡口外

紅土坡、在拜浪河之南

草打班、在拜浪河西南

水關口、在紅崖西

哮囉口、在紅崖南

石灰關口、在紅崖西南

明海子、在紅崖西北

居延城、在甘州之北

居延澤在城東

合黎山在甘州之北

紅泉堡在甘州東北觀音山外

紅鹽池在甘州東北山丹衛北

甘州南邊

大阿傳墩名也為甘凉之界當大草灘中東接高古城西連大馬營北通硤口堡南近白石崖其地風寒無水候卒二三人登臺遠眺而已西四十里則大馬營

高古城在東五十里屬凉州大馬營在西四十里白石崖在南九十里大黃山在北一里定羌廟在東北三十里大草灘大黃山之夷刀爾吉懷阿爾賴之部落朝暮見於墩下甘肅通衢舍此更無他途墩有墩軍二三名液水必東

向十數里云

大馬營亦當大草灘中、大阿博在其東、大黃山峙其北、幽僻遐陬、茂草隙地、在山南者氊裘接踵、乃設官置戍於巴爾嘛城自守、猶履春氷求其置重得於酸茨河白石崖者、何可得焉、又西三十里則黑城堡、

大阿嶺在東四十里、大黃山在北二里、即馬支山、甘凉之民近馬支山者、於山採集伐木獵獸以資生、今夷盤踞山中、莫之戍過、營在大草灘、其草甚茂、不稼不穀、所謂隙地也、游畋於大草灘者、刀爾吉、懷阿爾賴之部落也、南山之後、即祁連山下之處所居者、曰白石崖口、曰野馬川、曰酸茨河是也、設官置戍、在辛卯年、酸茨河在東九十里、桑力鈴部落所居、白石崖在東南一百里、口外六十里、刀爾吉

所住牧、營有守備兵一百四十五名、西北至甘州二百四十里、

黑城堡、亦在大草灘中、有事則左提大馬營、右挈馬營墩、非堡之援耶、祁連當前、其隘口獨寬、如白石崖者、並馳十馬、昔之濬渠濠牆、修設臺樓、盾槽木石、皆為烏有、其後所山口、今已無所憑恃矣、奈何不使盜至此耶、草灘可謂慢藏、天險不設、互市且開、可謂誨盜、即裕之蠱何以幹耶、斜而西北三十里、則永固城、迤而南至馬營墩、二十里、

大草灘之矣、以其地而言、內則馬支山中、外則白石崖扁都口、後山所、以其部而言、則刀爾吉懷阿爾賴二部落也、

大馬營在東三十里、馬營墩在南二十里、祁連山在南一百里、白石崖口在東南九十里、其外即刀爾吉部落住牧

其部出入大草灘者、率由白石口焉、後山所口在南六十里、亦祁連山下之夷出入之路也、互市在辛酉年、間市於共水、夏迄至今、詳共水中、堡今設有遊戊兵三百八十名、西北至甘州城二百一十五里、

馬營墩、即馬家墩也、雪山南峙、草灘北環、兵士陸指裂膚、不但三冬祁寒而已、四時不識菜根、扁都口在南、昔之夷王欲假道而北、甘肅出師青海、率由於此、其為要道由來舊矣、口外之野馬川、且有王庭、然扁都諸口、昔之高岸峻防者、已視為具文、聽其廢置矣、迤西四十里、則有洪水、折而北二十里、則有永固、雪山、即祁連山之支幹、積雪不消、在南三十里、大草灘環堡而北、尤寬闊、故曰北環也、其地盛夏有霜、終歲無蓺、扁都口在西南五十里、明時有夷王拙力長、逼於西宣之青

海、欲假道北歸、以扁都口請、當時未之許也、又經畧鄭洛會師洗青海火落赤真相等、而甘肅之兵悉由扁都口出、會於西寧馬、凡往來青海西寧者、由口而行、路雖踰山、實為捷徑也、野馬川、在扁都口南五十里、今懷阿爾賴住牧、其部落往來大草灘、皆由扁都口、堡有守備一百八十四名、西北至甘州城二百里、

永固城、漢為單于城、涼之祁連郡也、明季揷漢至此、遂殞厥身、而六畜久不蕃息、於祁連大草灘緩牧、乃因跡築壘、特設官司、而永固之名始立、則大草灘在目中也、其所轄之大馬營、黑城馬營墩、鼎立灘內、近有洪水為之右臂、遠有永昌高古為之聲援、此因事補偏、似為得之、而殺伐不張、欲阻寇之入闖域也、得乎哉、況乎與之貿遷有無也、迤三十里為洪水、

漢武帝初單于居此謂之單于城前凉張元靚改為祁連郡唐開元十六年金吾將軍林賓客破土番於此明北夷犯軍於天啟元年入河套吞併套部擾榆林犯凉州攻甘州所向無前於甘病滯下至祁連城而死祁連山在南五十里己酉年大草灘有夷游牧乃設關築寨新名之曰永固城也地在大草灘中而勢差高耳大馬營在東六十里黑城在東三十里洪水在西四十里永昌高古屬凉州永昌在東二百二十里高古在東一百五十里城有副戎凡甘之營堡皆屬焉兵九百八十二名北至甘州一百八十里洪水堡當大草灘之口屏甘州於內也有明設兵又增修各隘口險要南北扼塞屯兵彈壓當時無識者猶有台驛移白之識焉而今也開市與之互市矣西至南古城七十里

有明嘉靖間、巡撫唐澤因西宕之西海夷人披猖、乃奏設兵八百名、馬五百匹、於洪水堡、又增修各隘險要、辛卯年、甘肅總兵官貪皮馬之利、於洪水開市、於是夷人盡至、而大草灘之毡帳、幾充塞無間矣、雖環大草灘皆屯土馬、莫之誰何焉、而人皆忌譯、謂為相安無事云、西水關在南四十里、古佛寺在巴縣、墩川、在西水關之南七十里、戊子、回回丁國棟反於涼州、米剌印反於甘州、及討平之、其餘黨逃散於四方、或歸於西域、或為夷部、在古佛寺者其一也、綠墩之夷、曰滚卜台吉、今叛回為其部落、所謂為虎附翼也、西水關有明之所設險、今皆為夷毀壞、幾於無跡矣、僅今有遊戎兵四百三十五名、北至甘州城一百五十里、

南古城即古城堡也、雖漸遠於大草灘、而逼近乎祁連山隘口

紛紜其最著者有宦番、大都麻口、有小都麻口、有酥油口、小者不勝屈指焉、有明於酥油各口、鑿山驅石、滌城蕩蕩、今城復於隍、因之而成路矣、又西五十里有花寨焉、

寧番在東八十里、大都麻口在南七十里、小都麻口亦在南七十里、酥油口在南十五里、甘凉之堡、以古城名者甚多、故俗增南以別之、明於酥油口散岔道溝山、塞斷要路、修砌短垣、黑番在大都麻口、其目曰囊索、在小都麻口曰七慶喀、在酥油口者其目曰蓋牛家番子、今皆納麦添巴、城有守備兵一百一十八名、南至甘州城一百里、

花寨堡、昔之屯兵堡、洪水居中堅之勢、堡與黑城、分為兩翼、今堡乃去兵、夫孰與守之、又西北四十里有龍首堡、

明之巡撫唐澤奏設兵二百六十名於堡、又設兵二百六

十名於黑城二處、又設兵二百五十名、皆統於洪水營焉、

堡分防之地、有野兒等口、口外黑番、其目曰黑羅撲堡、今

無防汛、西北四十里至龍首堡、

龍首堡、昔之劉果城也、黑河水利、率先得之、土沃則人蕃、明所

以展築請防與、板答口之黑番、嘗鼠兩端、平項之黃番、向背不

一、而口外臨松城之馬蹏寺、賜額猶存、今喇嘛居之、夷常居此

而熬廣茶、黑河有石、其文內蘊、豈魏所云柳谷石乎、西渡張掖

河、則有甘峻堡焉、

堡上龍首堡也、舊名劉果城也、蓋明初貴者各築城以居、

即以姓名名城、今宜夏名堡多類是也、堡舊城廢及更築、

因地近龍潭、乃名龍首焉、黑河一名解水、一名羌谷水、即

張掖河水也、源出祁連之北、曰擺通河、北流、經龍首至甘

州西而弱水入焉、遶高台而流、至鎮夷北流、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是也、水色微黑、土人或呼為黑河、且謂即禹貢之黑水、按禹貢、華陽黑水為梁州、又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是黑水為雍梁之界矣、甘州在雍之西北、去梁州二千餘里、非禹貢所謂黑水可知、且導黑水至於三危、入于南海、蓋在漢蜀間、始可入於南海也、此水但可謂之張掖河而已、黑水北流、近甘州成會、弱水西流至於肅州之鎮夷、乃北流出塞、至於合黎山焉、而甘州之地、及肅州之鎮夷皆資黑水灌溉、河西獨甘有稻、亢旱無憂、黑水之利也、堡得黑河水脈、故土最沃、明巡撫楊博修築木龍堰、於是堡之廢田、盡為沃土、人益富庶、乃展築張掖城以居、即今下龍首堡、於萌明自請設防、而募兵二百名屯於其堡、今則

無之、板答口在南二十里、黑番之目、曰由道人、平頂在南四十里、馬蹄寺之嶺也、黃番蓋爪沙二州內附之夷、平頂黃番之目曰格家、其言語服飾與夷同、而與黑番異、臨松城前涼張天錫所置、呂光置中曰護軍鎮、南涼禿髮傉檀掠臨松千餘戶、西秦乞伏熾磐破臨松、徙其民五千戶於枹罕、沮渠無諱拔酒泉、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皆此地也、馬蹄寺在板答外二十里、寺甚寬、永樂間賜額普觀寺、山石有跡似馬蹄、因以名之、寺左右有丹砂、臨松青松三山、石洞有七、石門有二十、洞中皆大小浮圖像、今寺有喇嘛高僧、其名曰擺布哈、自烏斯藏來者、取黃番黑番添巴、以轉輪於烏斯藏之達賴喇嘛、擺布哈住持此寺、諸夷常牽牛羊持酥油赴寺、謂之熬廣茶、黑河中有石、色如玉、剖之

中有五色紋理山水禽魚之狀後漢張掖柳谷水湧溢寶石負圖蓋即此寺也黑河在堡西二里堡無防汛東北至甘州五十里

甘峻堡因甘峻山而得名由黑河而西黃番之在南山者種落漸繁昔之屯兵者蓋有為焉今祁連之夷部落日多而西磁窰各為民堡山口甚多脫有意外誰之責耶又西三十里至梨園堡

水經註張掖水歷紺峻山南因山名堡而訛為甘也甘州南山凡自黑河而東皆黑番住牧黑河而西皆黃番住牧黑番自漢至今與中國雜居稍為馴伏黃番則罕東左衛之夷有明時臣伏及土魯番侵之乃舉族徙入嘉靖八年總督王瓊奏安插於甘肅各地以罕東左衛都指揮枝丹置

南山甘州是也、俗呼黃韃子、其後巡撫黃惇、於堡裏設防兵二百名、山口即甘峻山口、在南二十里、從此而往來於祁連也、西洞子堡在東二十里、磁窰亦在東二十里、西洞磁窰之南十五里、南山口曰大磁窰口、內外窰磁口、堡無防汛、東北至甘州六十里、

梨園堡、南眺祁連、西接榆木、其哱囉口、黑河之所來、番夷之所由、兵少援稀、其若之何、孫楨之事、可為前車、西由威遠堡九十里至高台、

祁連山在南九十里、榆木山在西南十里、哱囉口俗謂波囉口、黑河源出祁山、連之擺邁河、或呼謂擺大川、但分一派流百十里、北向哱囉口之水關而入於甘州、其關連山石崖一里鑽明溝四十丈、石河四十五丈、甘州之人常裏

粮集衆出哈囉口外百餘里伐木浮黑河而至甘州其口外之路東通璧馬川巴縣墩諸處更東至涼州錯處西至紅崖更西至肅州諸山外東南至西宣界然皆層山峻嶺積雪凝寒無一定之路口外黃番其目曰滚卜又有古木間之黃番其目曰白頭家又有牛尾山之黃番其目曰參力幹俱呼為八個家畫頭目之別名或謂即八個舍人之種落云宣德十年夷入哈囉口正千户孫楨率六十人禦之戰於口內既勝楨單騎追之陷陣死馬威敵堡俗呼葦之城在西四十里梨園堡有守備兵一百四十名東北至甘州九十里

高台所漢之樂綰縣唐之建康軍也西有古台因以名焉遠近拱合黎近畤白城前顧黑水後環地平水順五穀皆生屯田之

地也、郭元振開置、盡水陸之利、行之至今、東接張掖、西控酒泉、交衢大道、實在於此、乃屬堡之在南者、苦於隔山、在北者阻於涉水、且南皆夷穴、為患日深、北則偶至、為寇莫測、而南山之夷、且有潛入而貿易於此者矣、迤而西南七十里、則至榆木山口矣、

樂綰縣、漢以之屬酒泉郡、南涼張駿置建康郡、北涼都於此、唐置建康軍、名勝志以建康在高台西南者誤也、明初為高臺站、正統中改為所、西二十里有古台、高一丈、建寺於上、因以名之、祁連在南一百里、合黎山在北八十里、即書所謂至於合黎也、白城子在西南八十里、黑河在城北二百步、黑河自南發源而東流、又折而西流、遶高台之地三面、故高台土膏水足、五穀畢發、尤為多稻、河西諸郡多

輓稻於此、高台之屬堡、以九墹為最、以及肅之鎮夷皆產稻之地、唐武后時、郭元振為涼州都督、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產水陸之利、舊粟麥斛至數千、及足一歲糧數十斛、軍數支數十年云、甘州即漢之張掖郡、在東一百五十里、肅州即漢之酒泉郡、在西二百七十里、所之屬堡、在南者、如紅崖等堡、為榆木山所隔、在北者、如九墹等堡、為黑水所阻、高台東往甘州、黑河猶可涉者、分流散漫也、北往九墹、而黑河不可涉者、河流合一也、雖常架木為橋、亦不終日之計耳、所有遊戎兵三百八十七名、

榆木山口即榆林溝、高臺紅崖之大道也、滿目荒郊、常無人跡、蓋榆木山延長、路當其北、紅崖諸堡遂隔於南、而山口則峯迴路轉之地、黃番所息喙、藉夷為聲援、往來震驚、雖有墩軍、將馬

用之、楊博之經制、不猶有疏焉者乎、折而東南二十里、則至暖泉堡焉、

榆木山、起於梨園堡之西、盡於山口、隔越敵高台於北、隔紅崖暖泉順德諸堡、於南、黃番住牧於榆木山者、武南武北武中、其山既寬、其名各異、如牛毛山、青坨搭之類、皆榆木山也、山泉近梨園、南近暖泉、紅崖、故山中黃番雜見於各堡、無一定之疆界焉、明巡撫楊博經理紅崖諸堡、俱為詳密、獨榆木山口、無所設施、故猶疏、南至順德堡三十里、暖泉堡居民少、堡通紅崖之路、西隣順德、村落相望、西邑人皆足食、然今番夷交通、各隘紛如、則置戍以衛民、扼要途而通呼吸、所重亟矣、折而東南三十里、則紅崖堡焉、

甘州堡名暖泉者有二、其一在甘之西北、此在甘之東南

堡及鎮羌順德楊旗鎮夷五堡明時因近番夷民皆逃竄五堡漸廢及巡撫楊博於紅崖設官屯兵始漸興復今各堡不惟長夷而且長番蓋番多假為夷也各隘口有楊旗大口子諸處諸番住牧有五曰半箇山在東南八十里今番目哈舍人等曰灰楞在南八十里番目八部代蒙古弄等曰新墩子在南六十里番目宣黑卜等曰榆木山口在東二十五里番目丁剌兒等曰明海子在西北六十里番目司千尊等諸夷子目有四曰參爾根黃台吉曰緯庫克日滚卜拝罕曰勞藏住牧之地不一要之不離野拜滚河哷囉口一帶而已堡有郵遞兵數名

紅崖堡撐突孤懸之地也雖地平土衍稌黍皆宜野廣草豐便於孳牧而四境皆山千谿百谷射鵰牧馬實繁有徒俘掠人畜

特細故耳、其近者若拜浪河、若草打班、五虎環聚、其遠者則姑置之、蓋山卯蜿蜒、路尤敞豁、無隘之可扼、其七族黃番、五個擺賬、八箇家、羅兒家、黃番皆安於泰山、而我之各堡則危於景卯、何孤危若是也、自是而西、或沿山、或由馬營莊、九十里、則肅之清水堡矣、

祁連在南、榆水在北、凡無名之山、不勝數也、地雖寬衍、而四境則千岩萬壑、拜浪河溶雲成流、其河不大、祇供紅崖灌溉、無他注也、在東南二十五里、草打班在東南九十里、五虎者、麥爾根綽庫克滚卜拉罕勢藏四尼弟住牧於拜浪河一帶、其一則憂爾旦之圍頭曰完布住牧於草打班者是也、遠者、若也糸歌、野馬川、大通河、酸茨河、白石崖諸處、皆有路可通、肅南之討來川、卯來泉、山後、無不可往來

也、七旗、黃番曰虎狼家業寨、住小關口、在南三十里、曰白克代、住黑河源、在南四十里、曰丁剌兒、住榆木山、在北四十里、曰司千尊、住明海子、在西北九十里、曰云莽、住綽哷口、在南七十里、曰黑宣布、住暖泉新墩子、在南六十里、曰乃滿滚布、住石灰關、在南五十里、所謂七族黃番也、五箇擺眼、曰尚世嘎、曰阿爾旦、曰占帖木、俱在榆木山之青坑搭、所謂五箇擺眼是也、八箇家、曰滚布住哷囉口、曰白頭目家住古水澗、明叅力幹頭目住牛毛山、所謂八箇家是也、羅兒家黃番、曰哈舍人、住羊個山、曰格家頭目、住平頂曰八代部、曰蒙古弄、俱住灰楞、所謂羅家兒黃番是也、諸番俱納夷人添巴、故相安無事焉、堡有府備兵一百二十六名、西北沿山至肅州之清水堡五十里、其路少有行者、

由肅州之馬營莊紆廻取道至清水堡則九十里焉

甘州南邊自大阿博而西至紅崖堡凡十有五所六百五十里

甘州北邊

九墩堡甘肅於此分疆西接胭脂東連六堰北近合黎而限以邊牆南通高臺而阻於黑水其地引水平疇桔槔不設而穰穰滿家西城輓東塞於莊道然合黎山口特近夷巢窺內地少隘外夷出入不由關門也設有大舉高臺雖來援不阻盈盈一水哉自堡而東由六堰五堰五十里而至四堰矣

胭脂堡屬肅州在西二十里六堰堡在東六十里合黎山亦要途其山東起硤口環甘州之北止於肅之鎮夷延長三百餘里其山產茶邊牆在堡北二里高台所在東南四十里黑即張掖河由甘州西流而至其在甘州尚散漫及

板橋流至此合為一道、水深沙浮、不可徒涉、自新城以至此、率引黑水灌田、旱魃不能虐也、明制、堡守兵一千五百名、今皆不設、六堰五堰、產米、與堡相同、其兩堡皆在北二里、黑河在南一里、

四堰堡、地沃而米多、與九堰諸堡無異、而川原平曠、風起沙揚、猶為過之、東二十里為平川堡、

明巡撫唐澤以四堰諸堡、極為難守、經制疏畧、乃改築邊牆一道、防兵二百、昔人之留心邊事如此、今夷行邊外、沙漠無水、乃入飲黑河、出入不由關門堡及九堰俱無防汛、東南至甘州一百四十里、沙不勝挑、豈小邊不可擴充乎、

內地湫隘、其邊外不可斥地乎、

平川堡北枕合黎、南臨黑水、土沃而地平、牆低而沙壅、同於四

塊也、夷之北行、僅隔一堵、甘之西北、惟此屯兵、數十里之間、誰為禦之、苟夷入寇、屯兵過少、自守不足、況其他哉、又東三十里為仙姑廟、

明制、騎兵二百、步兵一百、庶幾可以巡守本堡、救援各村、今兵殊少、又皆老弱、堡有守備兵一百八名、東南至甘州一百二十里、

仙姑廟、而已、無城堡、無屯戍、與北山南水、亦類平川、東板橋而西柳園、相距之道里均焉、廟在邊外、夷人禱之、祈靈覘兵馬、鼎新小廟、跨於牆垣、中外之分、幾無畔岸、又東五十里、至於板橋堡、

其地有廟無堡、柳樹堡在西十五里、廟旁有閘門、而牆皆湮焉、設出入皆不由閘門、廟南至甘州一百一十里、

板橋堡、合黎在北、而羊臺為通衢、黑河在南、分流至此而合一堡之平衍土膏與四堡平川埒、昔皆屯兵、翼張鼎峙、嗣夷飲黑河、全然無忌、苟區畫如前、豈使夷馬至此、又東四十里新城

合黎在北之山外、羊台口在北三十里、相傳蘇子卿牧羊處、黑河上流、皆泛濫、至北合為一派、明制、堡屯兵二百、與四堡之屯兵相應、雖有閘門、夷行邊外、渴則入飲、不由閘門、其邊之淤塌可知、明以柳樹堡至堡、皆理口朝鹹、外口沙壅、乃於內地改築一道、阻絕夷衝、而舊牆遮蔽乘沙兩得之焉、東南至甘州九十里、

新城堡、即舊廣堡、俗謂之新城、東接瓦窰、西連明沙、後以人宗為險、前有黑河為隍、阡陌交通、河渠灌溉、亦饒野矣、然無亭障而多塞道、昔有屯兵、今無候卒、殆以甘州甚邇耶、又東三十里

為瓦窑堡

瓦窑堡在東、明沙堡在西二十里、堡無長城、倚天險人宗山、聚數十里、其北合黎馬、黑河在南五里自南來、折而西流、人宗山名、塞道曰明沙口、曰小口子、曰青山口、皆與堡相近者、堡無防汛、東南至甘州衛城四十里、

瓦窑堡、居民之小堡也、枕崇山而面弱水、東山口而西新城沿邊、獨堡於甘為近、東三十里至人宗山口、

堡南皆平原、北枕人宗山、所謂崇山也、弱水東至山丹流向西、合黑水、至鎮夷而出塞矣、二水既合、稱黑水而不稱弱水者、以其小於黑水也、山口即人宗山口、堡防汛南皆內地、自堡至甘州城二十里、瓦窑堡沿邊而東、即人宗山也、然甘為重鎮、故次載之、以其近之近者也、

甘之鎮夷漢之張掖郡也黑河右繞弱水後環東接山丹西連樂綰涼肅交通咸集於是其城大而堅其糗糧足以資莊湟其勇悍足以援四郡況乎衛城之中官無不備兵多而精宜其金湯之固矣乃昔有流寇之屠殘近有回逆之披猖至於外患自古為多明則莫甚於土魯番今南山之蠶食日深合梨之鼠竊時有則因時補救者宜如何也其地窪下黑河南來秋高則水溢幾於排山倒海苟非老君堰隄障水則沉竈產娃之患不能免矣真鐵木兒亦見及此是任斯土者所當計及也

鎮當秦漢前渾邪王地漢武帝元狩二年渾邪王降以為武威酒泉郡地元鼎六年始置張掖郡取張國臂掖之義西魏改為甘州因州東甘峻山而名也世亦呼甘泉後為李執所據唐武德年置甘州天寶後沒於土番大中時始

復宋為夏據、改鎮夷郡、又改宣化府、元置甘州、又置甘州總管府、又置甘州等處行中書省、以總河西諸郡、明洪武五年、置甘州衛、黑河在西十五里、弱水在城北、山丹在城東一百二十里、又三百六十里至涼州、樂綰即高台、在西一百五十里、又二百七十里至肅州、甘州產稻米、凡涼州莊浪西寧、至此馱載、四郡今河西皆是、明李闖賊攻城文武堅守、城中西南隅有達子營秣馬之所也、降夷數百居之、降夷內應、城陷、為賊所屠、庚寅、各郡回夷盡叛、城為叛回米剌即所陷、此內患也、南山即祁連山、部落甚多、土魯番之真鐵木兒、以為資於內地、寓甘州、正德八年、歸而與滿速兒曰、甘州城南黑河、可引以灌城、於是滿速兒日夜謀及甘州矣、嘉靖元年、滿速兒以二萬騎寇甘州、薄城鄉

攻都御史陳九畴率衆先登力戰乃解圍去老人堡在西南二十里武云即誌書所載老人渠云鎮文有監司郡佐武有衛守備有城守亦戎兵八百員名又住劄甘州提鎮五營全設兵五千人衛東北至人宗山三十五里

人宗山口即人祖口也其口兩山忽斷大道中通狀如紫荆居庸北高而南卑夷俯而入我仰而防山口之外有硯瓦孤木木架諸墩久無候卒矣昔於觀瓦灌作疊水鑿石井確有成效又於石井之南作南山關重險既設又設城兒溝遺規尚存但因高下以為峻防則北至之夷何能越此沿山而東四十里有觀音山口

山名人祖俗以祖為宗又名快活山不生草木隘口獨此處為大故謂之人宗口甘州出塞外率由於此蓋合黎草

木芻羌雉兎、向多往焉、甲寅而後、西夷盤據遊牧、部落繁多、今遂為窟於山中矣、硯瓦各墩、在口北十里、作盎水、槃石井、皆明之太監陳浩所布置、後夷入犯、至此不能入、明之巡撫楊博閱邊至此、乃作山南關、今山口有千總、山南關下多紋石、如茶玉、鋸而折之、與黑河中石相似

觀音山口、亦壯高而南卑、路徑險狹、夷騎難窺、山內東山寺口外紅泉堡、西皆設險、故沿山安堵、今紅泉既廢、而夷據為居停矣、更沿山而東、五十里為斜溝口、

內口有泉、夷每入飲、太平堡在西南二十里、紅泉堡在口外三十里、明設屯兵二百、今夷來往於紅泉者、部落不一、非但祝釐、而祝釐部落、向牧於此、今他夷據之、人咸以為祝釐焉、其實祝釐已在宣夏之賀蘭也、山口無防守、西南

至甘州五十里、

斜濠口、即灰溝也、東近東樂駙、北出烟墩溝、西山之勢、至此漸成平易、徑路遂多、山不可削、隘不可關、亦由山水南衝弱水北繞也、故甘山長城、實始於此、明於山內增修隘險、墻之外有濠、濠之外有墩、木樟石疊、靡不備焉、因山口之出沒時有、而甘山之行旅多危、雖甲于台軍、不足為有無、則置兵東樂、修築日規、何可一日緩也、東南則有山丹衛焉、

灰溝、古所名也、今但知為斜溝、東樂在東南十五里、烟墩溝在口側五里、甘之西、自靖安至此、以山為固、此地山平不險、乃築長城直接山丹而東矣、凡龍頭諸山、不可為險者、皆築於外、今牆多傾、山口無險、出入無阻焉、明之巡撫楊博、於灰溝設險、尤備自此而西至甘州、共修一十五處、

而甘州之東北始安山口之北、西夷甚多、秋冬間常由口入、行旅多危者此也、甲子墩在東南十里大路間築墩、在明季甘誌所不載、墩軍數人、或在或去、雖在不足恃也、斜溝口無堡無防、東南至東樂一十五里、西至甘州六十五里、山丹衛、漢之山丹縣也、西夏乃置甘肅軍於此、元為山丹州、祁連遠拱、甘肅西屏、弱水夾流、長城後衛、地平城廣、水足然外有龍首山之險地、南有白石崖扁都口之遠患、東有大黃山之近憂、而大黃山在几席之間、恐能遜為異人任也、至於唐書所載遠而無庸、而昔人所禁地非我有矣、東四十里為新河堡、

漢山丹縣屬張掖郡、後魏西魏唐西夏、皆山丹縣、西夏據河西、置甘肅軍於此、元改為州、明為衛、祁連山在南一百九十里、甘峻即龍首山、其下有泉甘冽、故名甘峻、西魏以

張掖為甘州、因此得名也、在西北邊外二十五里、中有石洞、下有泉、弱水原出祁連、繞城前、合而西流、至於新城、滙於黑河、謂之張掖河、即書之弱水、既西、導弱水至於合黎是也、地誌云、弱水在張掖郡山丹縣、是為得之、而書注引柳宗元、投之以物則委靡墊沒及底而止之說、今此水春冬之間、寨裳可涉、及其漲也、雖舟可浮、但河西不知逢舟耳、豈有如柳宗元所謂者哉、蔡沈身未閱歷、故引證失實如此、乃西域傳有弱水在條支之說、似別為一派、而宋元之說、或謂條支之弱水、則涉於荒唐寓言、君子所不道矣、衛城不甚遠、而南關特寬、城南有南草湖、城西有西草湖、皆引水以灌田、龍首山即甘峻、明之夷人青扣都兒先據昌宜湖、漸次移住於此、牧為邊患、萬歷間、從撫田樂合

圍龍首山、斬馘七百餘里、青把都單騎遁去、兒當時以為甘山之捷、即此也、今龍首山往來游牧之夷、指不勝屈、詳肅州之新城堡中、白石崖口在南二百二十里、口外為刀爾吉住牧、扁都口在西南二百里、口外為懷爾阿賴住牧、此皆大馬營黑城馬營墩之汎地也、大黃山、即馬支山、在東南四十里、唐書注、山丹北渡張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峽口、口傍河東堧、西流東出、行三百八十八里、有宜冠軍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又東北百里有回鶻河、明楊一清云、大黃不生、則夷之人畜受暑熱之災、麝香不生、則夷之婦稱受盤陀疝之害云、大黃河西皆有、而各郡志俱言產山丹者佳、不知其實於馬支山所謂錦紋者是也、馬支之下、即大草灘、灘為夷所牧、山為夷所居、

今非一日矣、凡關達及大帥往來巡視、即山險之深處、其
狡如此、汎地方之官、又不以聞、故爲支爲夷、數世不得而
知也、衛有守備、又有遊戎兵二百九十二名、西至甘州城
一百二十里、
新河堡、古駙邊也、大黃起於南、邊城倚於北、堡居平衍、路可四
通、而張鵬敗寇於此山、可謂因地制勝矣、舊設防兵、今乃移其
兵於馬營墩、堡徒有居人耳、甘凉孔道、扼塞之守、何可廢也、又
東由宣遠堡四十里至石硤山、
大黃山起於南五里、邊城倚於北五里、馬營墩在南一百
四十里、移住在己酉年、堡至仲冬、濠渠水涸、則資汲綆、飲
馬稍艱、商旅無投宿於此者、苟遇防險、其惟步卒乎、東至
硤口三十里、

石硤口堡、大黃立於南、合黎盡於北、山雖設險、牆不勝防、但恃數軍左右望而爲耳目焉、夾堡盡山、源泉無本、幕井常乾、明於邊牆所起止者、斬斷山崖、築中牆而設溝塹、但爲北面之防耳、今守於北、又怖於南、蓋慮草灘大黃之夷、彼處於中、我反居外也、其東阡徑曲折崎嶇、陰寒晝晦、出硤即灘口、大黃前峙、陰風四起、溽暑猶寒、道路之梗、恒爲行路者危焉、其東有土阜荒祠、則定羌廟、甘涼之界、於此分矣、

大黃山在南八里、合黎在北長城外二十里、硤口之山、兩峯相對、下有石井、而泉常竭、今引山水於數裡十里外至、猶不足用、明制輪戍兵三千三十名、可謂多矣、明制西之邊牆、止於閘門、東之邊牆、始於窰兒、今則邊牆不純、較之他邊似有可觀、然上皆山石、牆在山腰、易於傾圮耳、大黃

山大草灘止隔一土岡俱在路之南長城在路之北北面猶有長城可恃南面則無可憑故殺越人於貨時時有之破口之路亂石高低皆而曲折轉側人馬皆艱人但知井陘之險不知其平也然硤口路里許行路非艱惟南北皆夷一線之通為可危耳堡有守備東至定羌廟二十五里

甘州北邊自九墩而東至於石硤皆長城山險凡十有三所四百八十里甘州屬內地不與焉

甘州北邊近疆自甘州西北界肅州界起以至於東北界涼州界止

居延城在甘肅之北晉之居延縣唐之寧寇軍也遠在絕徼漢霍去病軍過居延而後南踰祁連李陵未至居延為單于扼絕其後蘇武牧羝北海要之不離居延近疆元以為亦集乃路以山丹西寧二州屬之城固一都會謂之亦集乃城明初馮勝進

兵逐其王、降其將、城都廢、宮室至今歸然、其堂皇雖舊、而規模猶存、夷雖不樂居此、而游牧其地者、夫固有之、

城在甘州北、可九百里、肅州鎮夷北可六百里、涼州鎮番西北一千二百里、晉居延縣、屬西海郡、唐之宣冦軍、在居延東百里、許以居延爲屬地、元之亦集乃路、在居延、有都總管府、又設行省、以山丹西寧二州隸之、自居延而南、居人里落、旅肆陸柰、直達山丹、明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兵至亦集乃路、守將卜顏帖木兒全城降、師至別帶山、元岐王朶仍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馬畜等萬餘、六年、元孽犯涼州、都指揮宋晟討之、追至亦集乃、斬其渠帥也速兒、十三年、以沐英討火脫赤於和林、由亦集乃路渡河至和林、獲其全部以歸、按寨寨、木無杉、而居

延之宮殿梁皆累杉、不知何處得來、而黃瓦琉璃、鹿毛塗壁、梁間有至正元年重修六字、其餘漫滅不可識、游牧部落無定、

居延澤、在城之東、古流沙、漢獻帝建安末、立為西海郡、元謂也亦集乃海、海近城、因城易名、海判為三、衆水滙之、然不敵中原一小湖、漢皆謂之居延湖云、

海在城東南二十里、亦曰亦集乃湖、甘州黑水合弱水西流、至肅之鎮夷、及出塞北流、討來河水注之、是謂天倉河、東流、至合黎山北乃北流、經居延、故曰衆水所滙也、其海有三、哈班、哈巴、哈剌失三海也、今夷人游牧部落無定、

合黎山、在甘州之北、禹貢所謂至於合黎是、西起肅之鎮夷、東盡甘之硤口、南距人祖山、山南則張掖也、其麓清泉茂草、甘之

苑圃在焉、其巔產茶、甘人不識也、今夷人四集矣、

山在甘北五十里、一名要塗山、其西北有小硤、則弱水黑水與流沙相合之處、山延長三百餘里、環甘州於南、人祖山在合黎山南二十里、合黎多草木、甘人昔牧馬飆獸於其下、然不知其上產茶也、康熙十一年、甘州參將石福始知之、遣人採取、佯言牧馬、陰使家人製之、歲變多金、十三年後、夷往來游牧於合黎之下、無復有越人祖山口者、合黎今部落無定、

紅泉堡在甘州東北、觀音山口外也、夷行塞外、北則合黎、南則人祖、中則孔道焉、堡當其間、亦南趨觀音山口之要道也、地平有水、昔人相度築堡置兵、拒夷於高陵之外、自堡無屯兵、而夷為傳舍矣、

堡在甘州東北十里、明時夷每由觀音口入犯太平湖瓦窰諸寨、嘉靖二十九年、巡撫楊博親履險要、相度地宜、乃命有司創築紅泉堡、奏設兵二百、於是夷人不能越堡入口而諸寨俱安、今城依舊久無屯兵矣、夷人居傍游牧無度

紅鹽池、在甘丹之北、紅鹽來甘堅類石色如丹、謂之鹽根、河西多有之、其地多禽獸、夷雖不住、而未始不游牧也

池在山丹衛北五百里、明洪武中、指揮莊德歲往採鹽以供大內、後以其地在境外、乃奏停止、其地有醉馬草、馬食之如人醉、不能移足、以其草根煎之、和根傍之土以灌之其醉始醒、河西之地亦有此草、池多馬雞、松雞、他刺不花以及鹿兎黃羊青羊之屬、今夷人之部落游牧者不可攷

右甘州北面境外夷人據地、附諸隘口合三十有四焉

氷窖山、南至高台所一百二十里

雙纖山口、南至高台六十里

老鴉泉、南至高台五十里

紅山口、南至高台三十里

破烟墩、南至高台二十五里

石關口、南至高台二十里

鷹窩山、南至高台二十二里

破山口、南至甘州九十里

羊臺口、東南至甘州一百一十里

青小口、東南至甘州七十里

小口子、南至甘州六十里

明沙口、南至甘州六十里

茨兒溝、南至甘州六十里

人宗山口、南至甘州四十里

觀音山口、西南至甘州五十里

大盤道口、西至甘州五十里

小盤道口、西至甘州五十里

斜濠口、西至甘州六十里

東樂大口子、西至甘州一百里

龍頭山口、東南至山丹二十五里

白露山口、東南至山丹三十里

白土口、東南至山丹二十里

紅寺山口、南至山丹三十里

羚羊山、西南至山丹四十里

青山口、南至山丹三十五里

剌答口、南至山丹六十里

獨峯山口、南至山丹三十五里

紅羊圈口、西北至山丹六十五里

青羊口、西南至山丹四十里

東山口、西南至山丹八十里

赤山口、西南至山丹八十里

石井口、西南至山丹九十里

玉泉口、西南至山丹一百里

小關口、西南至山丹一百里

此甘州北面之隘口也、甘州雖在合黎之南、邊堵之內、夷人內犯者固少、而往來游牧於山北者、則時有之、凡往來者必依邊

故四塡板橋、有踰垣而入之懼、游牧者必依山、故觀音山斜濠口、有越嶺入寇之憂、然此其小者、硤石口大黃山之夷盤據於南、邊外之夷隣於北、所存為甘凉大道者、廣不足以容車耳、

甘州近疆自甘州東南接凉州界起至甘州西南接肅州界止

白石崖口外、在甘州東南、凉州之西也、口捎壁攢峯、下有澗谷曲折、可以通行、口外五十里許、出幽藪、高者忽平、隘者忽豁、水清草茂、四通八達、北甘凉、南青海、火通雖險、皆可踰越而至也

口外在甘州大馬營南一百里、凉州高古西南一百二十里、白廟崖南五十里、青海北十三程、大通河西北八程、今夷人刀爾吉住牧、

野馬川、在甘州東南、扁都口之南也、有明時、張掖青海相往來

內若王師、外若海夷、或出入扁都口、而止宿於野馬川、蓋山口之路寬平、而山中之水草豐茂也、海氣蜻川之草木猥奥、今則披山通道、出入扁都口者、馬相接、肩相摩矣、

川在邊之扁都口南五十里、明討青海、甘州之兵從扁都口出、先是夷王扯力艮在青海、欲北歸、假道扁都口入、今野馬川為懷阿爾賴住牧、凡出入扁都口、以游牧於大草灘、盤據於馬支山者、皆其部落也、

巴系墩川、在甘之南、西水關外、明初設墩以通西寧四衛、聲息川有古佛寺、昔以居番僧、今鼠穴豕伏、墩四角墩圮、而遺跡不盡澌滅、飲馬川中者、非我族類、火攻擅長者、則叛回也、

巴系墩、在甘之洪水堡南一百一十里、西水關南七十里、西寧之西衛、與甘雖阻隔山谷、實為直徑、此巴系所以築

墩、寺明初建置以處國師者、今無僧居寺、中亦荒廢、順治八年、叛回餘黨數百善烏鎗者、逃出降於滾卜、滾卜親率諸回住牧於巴朱墩川、其部落多游牧於大草灘之地焉、

大都麻口、在甘州東南、為祁連扼塞、北則內地、南則要荒、廣處黑番於此、自青海揚波、番臣於夷、今夷出入草灘口、為馹路矣、

口在洪水堡南五十里、今黑番七族住牧、

小都麻口、在洪水南、大都麻口西、與南古城近、山險地狹、黑番居此、或散而牧於虎賴口、或連而牧於西水關口、要不離乎小都麻口近地、其背向之情、今昔頓異、不可不察也、

口在洪水西四十里、今黑番七族住牧、

野鹿口、在花寨堡南、番族住牧、當大草灘之捷徑、夷人行李往來地也、

口在南古城南一十五里、黑番七族住牧、夷俗取羊羔煎之、謂之酥油、以是名口者、祁連山之雪融流、山路淸澤、不異脂膏、故名之耳、

野兒口、在花寨堡、近南古城、雖荒僻亦腹裡地、黑番處此、東西皆夷、西則黃番

口在花寨堡東四十里、今黑番七族於此住牧、

板答口、在龍首堡南、近馬蹏寺、事佛謹、雖介於番夷、特此不恐

口在龍首堡南二十里、番夷即黃番、最强悍、視黑番茂如也、板答口、今黑番七族住牧、

平頂、在板答口南、馬蹏寺之顛、山頂平衍、故名為龍首、居人隙地住牧、其地者、黃番也、昔土魯番侵瓜沙、瓜沙之夷內附、中國優恤之、各有分地、在甘肅謂之黃達子、平頂其一族也、今黃番

番之納添巴、遠輸金山云、

山在龍首堡南四十里、內遷始末、詳赤金王衛中、甘肅呼黃番曰黃達子、蓋夷而番也、金山在西域平頂羅兒家族住牧、

哷囉口、在梨園堡西、西河之源、在南山南、由口流入甘州、口外為祁連山、八達之區、生多喬松、相枝格而無曲幹、人行水下不見其巔、蓋番夷之棄物、而甘人之易美也、黃番今背向頻殊矣

口在梨園西五里、甘之產松、惟焉支及此地而已、松似杉似柟、質直無節、凡物皆以松為之、他木不足用也、甘人遷則出此口伐木、及秋水方盛、浮於黑河、至於甘州、番夷以馬矢炊爨、不伐木為薪、畏其烟焰也、今黃番八個家家族住牧、

哷囉口外、在哷囉口南、祁連蛇蟺峩嶸、於群山中、馳奔雲矗、延長千餘里、首注五涼、尾蟠荒陬、獨呼哷囉口外、山形若折、坦然漸夷、谷中曲徑逶迤、草木蓊鬱、崖石倚仄、峭出咫尺、不可見折而西、迤而南、山谷間忽有斥鹵地、長林豐草、隨處有之、明安挿黃番於此、故梨園之戍、刀斗不擊、自黃番外附、而地非職方之所載矣、

口外在哷囉口南五十里、梨園南六十里、今夷人墨爾根部落游牧、

擺通河、亦謂之擺大川、在哷囉口南、祁連山谷之間、黑水之源發於擺大、水不患其不足、張掖伐木、常至於川、草不患其不豐、擺大之源、出石罅間、若噴花、不數武而成川、川近榆水、蓋黃番縱牧之地、今青海殘孽、草茂則來、草盡則往矣、

河在甘州西南二百十里、哷囉口南百餘里、榆木山麓東南二十里、黑河水源、詳梨園堡中、河今為滚卜捧罕游牧、黑河源、在擺通河之西、河源之水、注於擺通、亦黑水源之一耳、河源與川相隔一山、水草便利、黃番於焉長子孫者數世、今且與夷往來、而張掖之樵牧、反為厲禁矣、

源在梨園堡南一百二十里、擺通河西一十五里、今黃番七族住牧、

古木澗、一作上木、或云枯木、在梨園口西、哷囉口西南、澗皆山水、惡浪湍急、夾岸皆山、夏猶寒慄焉、

澗在哷囉口西南八十里、黃番八個家、依澗而處、蓋哷囉口一族也、

牛毛山、在古木澗之西、近榆木山、萬山綿亘、黃番八個家族住

牧馬、

山在古木澗西八十里左右居人强名之曰牛毛黃番與哷囉口之黃番同一族云

青坑搭、牛毛山北、榆木趙南山也、地多溷澗溪澤、凡黃羊青羊沙狐虎鹿之屬皆聚焉、黃番五族享其利而聚族於斯、其入內地、東通梨園、西接紅崖、北趨高臺、其外交也、哷囉口外已糸墩川、野馬川在其東、拜浪河在其西、紅土坡在其南、故青坑搭之黃番、富於他族矣、

青坑搭在梨園堡西南一百三十里、黃番五個擺眼住牧、仄稜在青坑搭西南、榆木山之南山也、黃番皆臣服金山、獨仄稜以姻親不與焉、故黃番咸倚重之、沿山之夷强者與之交歡、弱者事之惟謹矣、

瓦錢在青坑塔西南三十里黃番羅兒家族住牧其目之妻嗄爾旦之妹也

榆木山口在祁連之北高臺所之西南山延長百數十里東起梨園西盡暖泉塞地宜榆甘州差少山則產之以此得名山寬地名各異山口其一焉黃番居之

山口在暖泉堡東北二十五里紅崖堡北四十里黃番藉夷聲勢掠紅崖諸堡殺傷官兵各族多與其事而榆木山口為尤甚今黃番七族住牧

半個山在甘州西南暖泉堡東南為榆木山之麓北俯南仰亦名半角黃番七族住牧南通紅崖北入榆木時有之矣

半箇山在暖泉東南七十餘里

新墩子在暖泉南半箇山西舊築新墩以為斥堠其地在山僻

逶迤百折、恒伏莽焉、黃番歸命以來、世居之、

嗄在暖泉南六十餘里、

拜浪河、在甘州西南、紅崖堡口外、河水春冬凝結、雪消氷泮、清淺無波、人以是名其地焉、其地縱橫數里、周圍叢薄、薄外百澗千溪、南達青海、大通、東趨榆木哮囉口、巴彔嗄野馬川、西至討來川、雖崎嶇偪仄、夷乃接轡徐行也、

河在高台所南一百四十五里、紅崖堡東南二十五里紅崖之田、資拜浪河以灌溉、故水源發祁連、兩流止於田中、無他注也、南至青海十有二程、至大通河十有一程、東至榆木山麓三十餘里、又東至哮囉口一百九十里、至巴彔嗄川二百餘里、至野馬川二百六十里、西有討來川、流甚長、

今夷勞藏游牧、

紅土坡在拜浪河南討來川水岐而為二環坡其中絶水四面山壁立烏蔵止坡中者恒跕跕不可止川水合於西觸石成潭深不可測旋轉駛疾木葉浮而至者咸沒其中惟上流散漫河渡彼岸皆石水齧有聲其巔寬夷土沃草茂木葉常丹望之者以為土紅云或以紅崖之紅土山以實坡者誤也

坡在拜浪河南九十里紅崖之近地有紅土山童山不可畜牧者也紅木坡今夷人綽庫兒住牧

草打班在拜浪河南南自紅崖西西多石峯不可牧惟草打班草茂蒙茸焉

草打班在拜浪河西南一百里肅州清水堡南九十里夷人宛卜族住牧於此

水關口在紅崖堡南拜浪河水由口入兩山高聳至口而伏紅

崖之人、昔牧於此、及黃番內附、割以畀之、

口在紅崖南三十里、今黃番七族、於此住牧、

綽哱口、在紅崖南、水關西、南倚祁連、北眺榆木、其間怪石橫列、口外則側徑不容馬足、蓋紅崖之要塞也、黃番居之、

口在紅崖南七十里、黃番七族住牧於此

石灰關口、在紅崖西南、綽哱口西北、關連肅壤、山接祁連、黃番居之、

其地有石、同於灰、故名、在紅崖西南五十里、黃番七族住牧、

明海子、在甘肅之交、紅崖西北之屬肅州、東接甘之黑泉、西連肅之馬營莊、固內地也、多芀葉草、地雖窪下、冬春間無水不知何以名焉、

海子在紅崖西北九十里本屬肅州地界以其近於紅崖故載於此黑泉堡甘肅往來之大道也在高台所西六十里肅州臨河堡東二十里馬營莊在肅之臨河東二十里鎮夷所南一百二十里今黃番七族住牧於此

右甘州南邊內外番夷壤地附甘州諸隘口合三十馬

和宣山口西北至山丹衛一百三十里

靜宣山口北至山丹一百二十里

白石崖山口北至山丹衛二百二十里西北至甘州三百里

宣番口北至山丹一百三十里西北至甘州二百里

無虞山口北至山丹一百三十里

扁都口東北至山丹二百里西北至甘州二百五十里

後所山口西北至甘州一百七十里

大都麻口、北至甘州二百里

小都麻口、北至甘州二百里

酥油口、北至甘州九十里

野兒口、北至甘州九十里

通遠口、北至甘州八十里

順化口、北至甘州九十里

宣政口、北至甘州一百里

陽化口、北至甘州一百里

大慕化口、北至甘州一百二十里

小慕化口、北至甘州一百一十里

板答口、東北至甘州九十里

大磁窰口、東北至甘州七十里

小磁窰口、東北至甘州七十里

哱囉口、東北至甘州九十里

甘峻山口、東北至甘州七十里

老康口、北至高台所四十里

楯子溝口、北至高台五十里

榆林溝、即榆木山北至高台七十里

花兒寨、北至高台八十里

楊旗口、有楊旗堡口有關北至高台所一百二十里

大口子、北至高台一百二十里

盤道溝、北至高台一百三十里

紅崖水關口、北至高台一百三十里

甘南以山為險、夷之盤據特多、白石扁都為其孔道若紅崖諸

堡浸無障塞也隘口寬而且多實難於塞亦不勝塞也

肅州衛、雍正初年、改衛為州、設州牧、高臺縣屬焉、

四郡去河東肅州獨遠、三面受敵、通呼吸于一綫者、獨肅為危、漢置都護校尉、在西域之西、唐亦置都護府、皆遠在肅之虛空萬里外、未常為危、況肅為禹迹所至雍州之地者乎、亦存乎其人耳、

四郡不及于燉煌者、久棄于塞外也、肅州為秦塞之極西、富夷之極衝、其去河東之蘭州、且一千九百五十里、涅莊甘涼皆相接連、惟南北為邊塞、肅州則止東接甘州、其西南北三面、皆屬夷疆、漢代西域、自武帝元封三年、遣趙破奴擊車師、因烏松大宛始焉、于是酒泉列亭、至玉門矣、漢置都護、自宣帝用騎都尉鄭吉、始置校尉于西域、則不可勝數、若班超尤卓卓者、唐置安西都護、自太宗始、為導弱

水至于合黎、在肅州東北二百四十里、故曰禹迹所至、

肅州之東為甘州、可置勿論、其西則嘉峪關、金墉玉門在是也、南有祁連、較之甘州走集多險、但守重岡硤、則隨山三百里雖高枕可也、何言乎獨肅為危也、

甘州在東四百二十里、其接界則在東之花牆兒、相距二百四十里、嘉峪關在西七十里、其外則石山天險、其牆則堅固高厚、出關而外、則皆昔之赤金蒙古地、昔皆西夷據牧之、金墉玉門、言其堅也、祁連在南一百五十里、祁連之北、且有觀音山、紅山、寒水石山、硫黃山、重岡複嶺深河急水、故夷大舉必不能由此、不過小竊往來耳、重岡硤在東南二百八十里、凡夷往來南邊必由此硤、肅之南邊、東自清水起、西自嘉峪關止、統二百七十里、皆依山阻險故曰

隨山三百里也

雖肅州之外地皆沙漠、內地盡湖淖、不能因山遏險、塹谿谷以繕治者三之一焉、然肅屯于中下、古屯于邊、金塔屯塞外、萬里長城以人為之矣、何言乎獨肅為危也、

凡河西湖淖之地、每歲孟冬仲秋、其土潮漲、泥水自地中湧出、當此兩月、不惟牆崩、且能陷馬、肅之北邊、西自嘉峪關起、東至腦脂關止、統三百九十里、西自嘉峪關至兩山口、東自腦脂而至鎮夷、皆有邊墻、惟下古城而東、至於深溝堡、統一百六十里、全無長城、雖抽兵築板、乘機即圮、有明常潛濠數道、然土脉潮漲、則濠亦不免于傾沒、肅州城有副戎、下古城在東北四十五里、有守備、金塔寺堡在東北九十里、有遊戎、

且河西之插入夷地、三面受敵者、西寧亦然、西寧如象脣、肅州如象鼻、形勢同也、西寧撤四衛而藩籬單薄、肅州棄三衛而冦逼門庭、外侮同也、青海黃河、祁連紫塞、列于左右、萃淵同也、何言乎獨肅為危也、

西寧四衛、曰罕東、曰曲先、曰安定、曰阿端、皆明初洪武間置于青海上、以處內附之夷、為西寧西面之蔽者也、正德間、亦卜剌竄據青海、而四衛遂廢、肅州三衛、曰赤金蒙古衛、曰罕東左衛、曰哈密衛、皆明永樂間置于古燉煌地、以處西附之夷、通西域之貢道者也、正德間、土魯番侵伐哈密、而三衛遂棄、青海黃河、皆近于西寧、祁連山居西寧肅州之間、紫塞即黑山、在北、昔西之青海為達賴黃台吉住牧、河州西寧之間、捏工川、莽剌川、滚卜川、為賴僞加黃台

吉住牧、祁連山下之大通河、為麥力幹黃台吉住牧、此西寧之草淵藪也、肅南之討來川、為麥爾幹喀住牧、紅衆為河爾賴青台吉住牧、肅之西有扇馬營、為索囊王建兒台吉、及綽力免合首氣台吉住牧、又西有赤金湖、為藏勞滾卜及綽爾吉住牧、北之威虜城、為額力剌寇隆住牧、又北坤多魯、為漢頃台吉及無素賴爾定合首氣住牧、其他達牧之夷尚多、詳新城堡中、此肅之草淵藪也、

曰非然也、西寧與肅、已有同而不同者、孫懸獨出、西南北皆夷、不若西寧三面可據、河東北壤也、商旅不行、日中開市、不如西寧之貿遷輻集也、土鹻而瘠、野無餘糧、不若西寧之倉箱輦載也、流亡漸多、熟番無幾、不若西寧之戶口增而土司盛也、北無扼塞、且至二百里、不若西寧住牧之夷、關市久而相安也、如是

且不得與西寧絜長短則何解乎獨肅為危也然則綢繆牖戶之計烏可不早為耶

西寧東通河州東北通莊浪西北可至甘州所謂三面可據也肅州自貿市布皮而外無他行旅止鎮夷產稻他堡雖有雜糧然皆薄收漢初徙民以實酒泉戶口一萬八千有奇明洪武時戶五千八百五十口一萬三千六百邊至嘉靖萬曆代有減少至天啟崇禎歲有減少肅之屬番屬編戶纔五百戶其黑番黃番在後堡者則已納夷添巴非可得而臣民者矣肅州一副戎二遊戎三守備合兵二千五百員名耳

肅州南邊堡

清水堡 在甘州紅崖西五十里

金佛寺、清水堡西五十里、

永安堡、金佛寺西一十里、

紅山莊、永安堡西十里、

文殊口、紅山莊西四十里、

仰來泉、文殊口西南七十里、

嘉峪關、仰來泉西北四十里、

肅州北邊、

嘉峪關、肅州衛西七十里、

肅州衛、甘州衛西四百三十里、

野麻灣堡、嘉峪關東北五十里、

新城堡、野麻灣西十里、

兩山口、新城堡西三十里、

下古城堡兩山口東三十里

金塔寺堡下古城北五十里

臨水堡金塔寺南六十里

雙井堡臨水堡東六十里

鹽池馹雙井堡東四十里

深溝堡鹽池馹東四十里

鎮夷所深溝北三十里

沙碗堡鎮夷東二十五里

胭脂堡沙碗東十五里

肅州近疆

石灰關在肅州之東南清水堡之東

黃草塢在清水堡之東鎮夷所之南甘州之高臺西南

討來川、肅州之南、祁連主山之北、

速魯川、肅州之南、草打班之西

來泉、在肅州西南

扇馬城、在肅之西、嘉峪關之外、

赤金蒙古衛、肅州之西、玉門縣之南

玉門縣故城、扇馬城西、赤金衛北、

晉昌縣故城、在肅州之西南、瓜州之東、

坤都魯、在肅州西北、赤金蒙古之東北、

黑山、在肅州北、

威魯城、在肅州東北、金塔寺之北、

北大路、在肅州之北

威遠城、在肅州東北、鎮夷所金塔寺之北、

毛目城在鎮夷所北

平朔城在鎮夷所北

瓦魯乃湖在鎮夷之北甘州之西北

遮魯障在肅州鎮夷之北

肅州南邊

清水堡在南山之下、東接紅崖、南通山口、皆夷人可以馳逐之途、非若九九山狹隘者比也、堡依山而地則平、黃草榆林諸堰水利雖通、而黑番取之內府、輸之外府、不亦異哉、則扼險防奸、兵宜同于明制、守宜嚴於他堡矣、西五十里至金佛寺、

清水堡、甘肅之接界也、肅南皆山、統謂之南山、山則始為祁連紅崖屬甘州在東五十里、山口即南山口二十里九九山在東南三十里、其山口可通西寧、然狹隘難行多重

岡複嶺焉、堡地平衍、宜稼穡、黃草堰、榆林堰、乾堰、皆引水來灌田、三堰皆黑番喃唔兒住牧、其目曰蛇眼宛仲、今其目曰蛇眼宛卜、今納爲斯藏達賴喇嘛添巴、明制騎兵二百、步兵一百、番兵五十名、今堡有守備、北至鎮夷一百五十里、

金佛寺堡、臨山在南、井田在北、清水東達、紅水內引、亦四達之地也、寺建于明初、堡擴于中葉、土地平衍、水泉可通、而堡之西南、若觀音山、紅山、寒水石山、硫黃山、山外即討來川也、楚堰橋爲往來之谿徑、苟斷橋而守之、則堡之西南可稍舒焉、西十里至永安堡、

臨山在南十五里、井田莊在北四十里、紅水堰河在西六十里、其河源發南山夏流冬涸、金佛寺建于天順間、黃番

宗釋為建寺封僧、羈縻之而已、嘉靖二十八年巡撫楊博繕廣堡城、增置戍兵、觀音山麓在堡西南二十里、其山則與祁連相去甚遠、因山有觀音寺、故俗即以此呼之、紅山在觀音山之西、與觀音山相連、寒水石山、與紅山相連、硫黃山與寒水石山相連、討來川在堡南二百一十里、楚橋在觀音山口內、山水漂浮、林木紛紜交積、水從下流其水日久堅定、漸積如橋、人馬行其上、黑番今其目曰宮代宛卜、納連賴喇嘛添巴、明制、兵一百四十三名、番兵二十名、今堡有把總、西北至肅州九十里、

永安堡、在觀音山口豐樂川原、從此而發、引渠折派、邊堡之灌溉藉焉、肅南以祁連火山為障、諸隘多險、獨觀音山口、路闊山寬、故討連魯紅泉內之天生橋楚塢橋、但一斬絕、則河水流澌、

夷固不能飛渡渡橋迤而南有重岡凡犯肅南不經此硤更無他途但一人守之萬人莫能當者二橋不斷焉可也

堡亦謂之觀音堡然山在南九十里但堡在山口耳祁連山在南一百一十里餘火山亦在其南與祁連相連討川連魯川今住牧西夷曰麥爾幹哈曰阿爾賴青台吉紅泉在口南今住牧西夷曰素囊南占天生橋在南八十里其地南面重山而討來河水從此而至入地伏流不數武而出地如橋然可通人馬如大道焉故曰天生也楚塤詳金佛寺中明參將焦麟曾斬斷此橋楚塤今歷年久徒杠與梁又成矣河水即討來水源出祁連逆肅南而西流者也重岡硤在堡西南一百九十里重岡硤在堡西南一百九十里各山之總硤硤狹而陡馬不可騎必擠之而魚貫以

遇舊堡為黑番小宛卜族住牧蓋番僧長結思冬之後也、

堡屬于金佛寺舊無戍兵、西北至肅州八十里、

紅山莊、因近紅山而得名、文殊在左、觀音在右、莊居其中、左右可投之地也、其上寬衍、仰兒琪之水、遠溉田疇、沃野可耕之地也、番僧悉居于此、廣羅族類、為肅之南面外藩焉、今番族外附則左右山口、尤宜防閑、而卯來金佛、相去甚遥、必宜增屯兵于此、一以為佛佛之傳鉢沙門、一以為觀音文殊之降魔護法也

西四十里則文殊口、

山色紅、故名紅山、文殊口在西四十里、觀音口在東十里、

仰兒琪、即紅泉新堰也、明時烏斯藏之番僧曰薯爾咱住牧於此、傳至結思冬、其徒甚盛、乃分為大宛卜小宛卜二支、西黑番貪其貨賄飲食、多有種落焉、今黑番屬官代宛

卜所轄、仍納達賴喇嘛添巴、卯來泉在西八十里、金佛寺在東二十里、卯金佛相去百里許、舊無戍兵、

文殊山口、鑿山為洞、覆瓦為寺、番僧之所居也、山口兩山對峙、水泉中流、南為濫泥山、可通天生橋、文殊無守、則夷由茲以前、而塔兒灣黃草塢等堡、先受其荼毒矣、有明之監司、塹斷文殊口、築嘉峪長城、而各堡始安堵焉、然斷橋塹土、恃地為險、又不若守小硤、以人踞險、鼠鬬穴中、夷之長技無所施也、西南七十里至卯來泉焉、

文殊山在南、而山口在寺後甚多、舊云有三百禪室、皆唐初所創、俗謂之小西天、元太子喃達失有碑記在焉、濫泥山在西南百餘里、其山多水泉泥淖、故曰濫泥、一作滃泥、天生橋也、詳永安堡中、塔兒灣堡東北至肅州三十里、黃

草塊堡東北至肅州十五里、清水堡亦有塊、與此名同、實異也、兵備李涵斷斬文殊口、絕夷人南入之途也、築嘉峪關長城、絕夷人西來之路也、小硤在文殊口內、其硤峭壁窄徑、人馬難行、文殊口番族所住、舊無防兵、北至肅州三十里、

卯來泉堡、在山腰、泉流堡右、幽僻荒涼之地、黑番多居之、堡西可達腸子溝紅泉、長城所自起也、堡前後則牌樓山松山環峙如城郭、堡西南遠而山崑崙雖無居之者、切近則小雪打班、其外則達魯討來二川、為夷一大都會也、則淖泥牌樓諸山之後、凡可以渡水者、必謹遏禦之、昔人于堡此兵不為是也、今夷之在南在北者、有不以此為捷徑耶、西北四十里、則嘉峪關矣、

堡在半山西南、依山阻險、東北直達肅州、堡小地僻多山、

無由黑番伯剌宛沖族住牧、今其目曰雪印羅漢、與達賴喇嘛添巴、腸子溝東至肅州一百九十里、紅泉墩東北至肅州一百五十里、南山討來川及各夷、欲入腹裏、必從堡南渡河、若扼險峻防、則必從腸子溝、至紅泉墩、于長城畫處入也、牌樓山距肅州百里、形如牌樓、松山即松打班、在淖泥山之東北、距肅州百餘里、黃番山在西南一百八十里、小雪打班、即祁連山、祁連至此漸卑、故呼為小雪打班、即山坡、蓋夷語也、討來川、即夷爾幹喀及阿爾賴青台吉住牧、淖泥山即濫泥山、水即討來川、水自東而西、繞南山之後、其勢甚急、人馬不可涉、惟天生楚堪二橋可渡、水至卯來分流一派入境、謂之卯來泉、泉水東北流向肅州壩堰灌田、而河水差小、反合清水紅水白水沙河、從下古城

由邊東流謂之討來河至岔口鎮夷界合張掖河水謂之天倉河東北流向合黎為討來河與討來川不同川在肅南其分至南北者謂之河也有明時兵備王忠顯置堡設兵二百二十名番兵五十名今堡有把總東北至肅州七十里

嘉峪關即壁玉山亦謂之玉石山明收河西地而以嘉峪為中外巨防此河西之極西譬諸吐舌之末也地無居人惟屯兵焉四面平川而關在坡上初有水而後置關有關而後有樓有樓而後築城長城築而後關可守也嘉峪南連卯來北接野麻東達肅州西出塞外明以哈密主西域貢故西域出入咸在嘉峪及三衛內徙閉關已久關之西一民非臣尺地非土關外則有大草灘水足草美往來番夷所停驂而駐足也西北有石關兒

石硤天險、扼塞之區、硤外則扇馬營、昔皆屯兵、今城已為頹牆墮瓦、而降河飲池于其地者、騋牝三千矣、更西則赤金蒙古衛、有山有河、有城有堡、今鵲巢不為鳩居也、自此益遠、夫夷之在南方者、不過祁連西海而止、其在西在北在西南在西北者不勝數、三郡梗其中、故四方之往來、咸繞于關前、則嘉峪之為重地、豈三郡之一隅一徑、所可同日而語哉、循牆而北五十里、則為野麻灣矣、

嘉峪關在嘉峪山岡上、明洪武間、渴勝取河西、西抵瓜州、而以嘉峪為限、坡下有九眼泉、夏不致竭、冬不致凍、弘治七年間、嘉峪關絕西域貢獻、其後兵備李端達關樓、大學士翟鑾閱邊、築嘉峪關長城、使兵備築修、起于卯來泉之南、以接于野麻灣之東北、板築甚堅、鉏耰莫入、夷常穴之

必不能穿其綜理之密可知後之閱邊經營之制殊不賅焉卯來泉在東南四十里野麻灣在東北五十里肅州在東北七十里明初哈密衛封有忠順王主西域各國貢道三衛者曰赤金蒙古曰罕東左衛曰哈密是也嘉峪而西二百四十里為瓜州即罕東左衛也一千八百四十里為哈密衛正德間三衛為土魯番侵擾多內徙于甘州二州之間而西域貢道遂絕大草灘在關外之西二十里名與甘涼間之大草灘同兩大草灘之南有山亦名崑崙山以其似崑崙而名之石關兒在嘉峪西五十里扇馬營亦在西一百六十里今扇馬營城為索囊王建兒台吉及鄂力免台吉氣吉住牧此二部乃真西夷也其他沿邊者皆北夷而臣伏于西

夷之嘎爾旦焉、青金湖、今為勞藏滾卜及綽爾吉任牧三郡者、武威張掖酒泉也、嘉峪關今有遊戎自關循邊繞而東北、至野麻灣五十里、

肅州南邊堡、自清水堡而西、至於嘉峪關、凡七所、二百七十里、其卯來泉而東、皆山、卯來泉而西、則長城也、

肅州北邊、

嘉峪關、肅州北邊所自起、接北野麻灣者也、嘉峪關已載南邊之末、可不復言、然野麻灣不足以冠北邊、若肅州則居中為衛、不可謂之邊堡、復載嘉峪關、為北邊之首、

嘉峪關、東至肅州七十里、東北至野麻灣五十里、

肅州衛、漢始開置酒泉郡、隋始為肅州、至今因之、衛地東依甘州、西極嘉峪、雪山南綿、鞏寨北臨、三面背夷、中原枕關、于斯盡

也、衛城面金佛而背新城、左臨水而右卿泉城小而堅、溪環而曲、民兵以餉為命、烽火之達為常、五郡之瘠薄孤危者豈有過于肅哉、夷之南北往來戰戰、邊吏不嚴、邊絕不伸、捷伐則長此安窮哉、

肅州、周為西戎地、秦為月支國、漢元狩二年、霍去病破渾邪、始開置酒泉郡、因城北一里許、有泉色黃、而味如酒、故以名郡、西涼李暠都於此、隋初始置肅州、煬帝廢州而屬之張掖、唐為肅州、又為酒泉、宋為西夏元昊所據、元為肅州路、有明洪武二十四年、湯勝遣元守臣哈剌達魯花、乃置衛、自嘉峪關外、皆為羈縻地、于是以肅為華夷界矣、甘州在東四百三十里、嘉峪關在西七十里、雪山在南一百五十里、紫塞即黑山、在北一百八十里、金佛寺在南九十

里、新城堡在北三十里、臨水堡在東四十里、卯來泉在西南七十里、衛環城皆水、但屬小溪、盡紅水堂樂討來各水之資灌溉、者哈密衛後居衛之東關廂者三族、曰畏吾兒族、其人與漢俗微同、曰哈剌灰族、其人與夷族同、一曰白面回回、則回族也、今皆男女耕織、或為弟子員矣、商賈營五、皆有其人、城有寄住黑番為編戶、其目曰永住部五百餘家、不納夷人添巴、今不列番夷族中、肅州文有監司、武有總戎、西北至野麻灣五十里、

野麻灣堡、嘉峪列于西南、長城列于東北、貞壤平川、荒涼之地也、然長城外衛、則負來荷戈、聊足自固、惟飛沙附牆、陂為之平、雖挑之障之、防夷踰越、亦目前苟且計耳、北邊長城、悉多沙患、安得有因地構宜者、以人力而禦天風耶、東十里則新城堡焉、

堡築于萬曆四十四年、西南至嘉峪關五十里、皆沿邊牆東南至肅州五十里、則為內地、堡雖荒涼、實可耕稼、而沙壅牆年、常如平地、凡北邊近山者無沙、平原廣漠、風大沙多、沙乾如細麪、若遇塵揚于空中、在在如是、旋挑旋壅、良無益也、惟有因地措宜、或築內邊以為重險、或築戰臺以跨邊牆、或木于外以障風勢、在乎經營得人耳、堡有把總新城堡、渠水可引、平原可耕、長城可守、然西北邊外、皆夷往來之路、恃一牆以隔、而苦于沙淤、從來邊堡、不在自守于內地、在乎覘外之水頭、近有花城兒、可為伏奸之所、遠有鉢和寺、為聚衆之淵、則覆窠偵候、所宜密也、東三十里則兩山口焉、

鉢和寺堡、引水灌田、故可耕稼、花城兒河在南三十里、可以牧馬、鉢和寺有湖在西一百里、又有小鉢和寺亦在西

三十五里、山口有榆樹泉、可以飲牧、鉢和西即柏楊林、路極平坦、可以通車、故以夷往來、必取道于鉢和寺也、今夷之遊牧于北邊者不可勝記、其名有分地者載於分地之堡、其往來西北住歇于新城之外頭者、曰把都兒台吉、同此名者有三、又有曰色各長素、曰占本素台吉、曰桑格恩也台吉、又有曰額力刻綽加吉、同此名者有二、曰答力漢綽爾吉、曰倒郎色楞古吉、曰阿要台吉、曰答理矣麻把什、曰揮都魯台吉、曰滿吉大台吉、曰額各慶台吉、曰胡隆木石台吉、曰撥討台吉、曰額亦得尼合首氣台吉、其目之多如是、則部落之衆可知矣、堡有把總、南至肅州衛三十里、兩山口堡、城小地平、而邊垣剝落、土地皆鹻、無可恃之險、有窺伺之夷、若乾海子、黑山口、雖專有責、或恐大武設矣、東三十里

至下古城

城周一百二十里、故曰小、地在下濕、土極潮鹻、牆垣自墮、漸次全傾、乾海子在西北一百五十里、夷之住敵水頭也、特設北堡以防之、黑山屹立沙漠中、望之如墨、且黑水經其下、故曰黑山、俗又謂之紫寨、其山口在西北一百四十里、亦夷飲馬休足之地也、堡有把總南至肅州衛二十五里

下古城堡、土脉潮鹻、不可以築邊垣、河流不定、不可以設險阻、最為要地、而最阽于危也、邊外大乾糧山、聽其出沒、昔日勞來安集之開府、搴旗斬將之虎臣、今安得搴拊髀思之、下古鹻連臨水、東接雙井、雖傾仆邊城、猶近內地、若北出閘門、則鴛鴦池水淺而草豐、又北則大口子、地闊而山卑、已如西出陽關矣、況又北出如金塔寺、北出金塔寺五十里、

討來河、因泉水會入、從堡之左側北流出邊、然其水時消時溢、溢則潰決邊牆、消則河皆平地、夷每乘而入犯、考寧夏之橫城、當黃河之擺、驅石甃砌、直接河堧、遂無夷患、今肅雖無石、豈無土木乎、是在乎留心邊計者耳、癸亥年夷目擺代拜彥、殺官兵、虜財物、皆邊備不修之故也、大乾糧山、又名沙山、其側有小口子、在東北六十里、屬堡分管、明巡撫楊博、增城堡、招流亡、給牛種、而堡又富庶、參將馬恩指揮周欽大捷于山口、夷不敢犯者十餘年、臨水堡在南十里、雙井堡在東七十里、駕鼇在北五里、夷人至秋每牧于此、大口子在北二十里、堡有守備、西南至肅州四十五里、南至臨水堡一十里、

金塔寺堡、因有塔而名也、地無居人、懸兵塞外、一望沙漠、無用

道以通內地可危者一夷未薄城沙已先登可危者二天倉為夷所必由駕鵞為夷所必牧東南皆梗可危者三南而大口子難防北而紅口子難備可危者四近而威魯城之匈牧遠而坤都魯之探儿其地狼心紅狐各山羊頭沙棗諸泉之患可危者五昔以金塔安插降夷豢養西番庶幾以蔽古城臨水耳今之懸軍于此一以代天倉夜模之戍遠候邊聲一以塞臨水鹽池之衝出邊按伏也然委孤軍塞外不如退保于腹中是在乎因時用變者南入內地之邊堡六十里至臨水堡

寺已久傾塔今尚存然頹壞極矣堡外插棘架木為衝而平原曠野風揚沙石直抵堡城天倉河在北三十里夷之北來者經雙樹兒渡水由槌桶灣順天倉河至堡駕鵞池在堡南四十里大口子在南三十里紅口子在東北六十

里、威魯城在北八十里、原安插瓜州總牙族、昔西夷額力剌窟隆住牧、坤都魯在西北六百里、昔西夷罕頭吉吉及無素奈爾定合昔氣台吉住牧、猴心山在東北三百五十里、凡往來哈密北山者、必聚于此、羊頭泉在北一百二十里、沙棗泉在北一百七十里、明設堡安插西番、曰羊及闕西各夷、天倉墩在東北二百六十里、明時墩軍呼天倉墩名鬼門關、夜模墩在天倉墩西十里、堡有遊戎、東至鎮夷境外之榷稱灣五十里、西南至肅州五十里、

臨水堡、漢之會水城也、北連下古、南接清河、西肅州而東雙井、地居適中、為甘肅孔道、鹻地可耕、樵蘇可爨、然無隗隈可守、徒恃下古金塔以為屏翰耳、且合河口大口子、皆其要害、而夷常牧于鴛鴦池、則增防殆不可緩也、東六十里至雙井、

會水城、漢置會水縣、以封來沙河清水紅水所會也、城舊有堰水障、今廢、下古城在北十里、清河堡在東南七十里、肅州在西四十里、原有邊牆、合河口為封來紅水二河相合、沙灘隙地須防、今邊牆多為鹻所傾、隨在通行、不但防合河口矣、大口子在北三十里、鴛鴦池在北二十里、堡有把總、

雙井堡、大道平原、邊頹濠湧、交衢行且危疆也、至于照壁石板為其分地、顧此失彼、安能及之、增防不可已矣、東四十里至鹽池西至臨水、東至深濠、皆肅州之大道也、舊制邊牆且虛其傾、又濬深壕、或一道、或二道、今議築濬者且絕響矣、照壁山在西三十五里、石板墩在西北三十里、堡有把總、

鹽池馹堡、產鹽池也、隨取而足、無煎煮之勞、然汗牛所載、不值

一銖堡道如砥備禦全無東四十里則有深溝焉

堡所產鹽其色甚白鎮夷鴛鴦池所產亦同甘肅二州皆取鹽池馬堡從無邊垣皆濬濠以防其北面耳堡有把總

深溝堡平川下地黑河在北草溝在南地卑濕無牆蓋西起下古臨水東至鎮夷之西無封疆以限華夷由其地鹹鹻不可築濬萬里長城至此獨缺雖曰腹中何殊邊外恃斥堠遠置修堡近防而已深溝而東由臨河以至黑泉則甘肅之孔道若沿邊而北三十里則至鎮夷矣

黑河即甘州之張掖河流至此北去而合討來為天倉河也草溝井堡在南八十里明制下古城兵三百九十名馬二百二十匹臨水堡兵九十二名雙井堡兵二百二十名馬一百四十匹臨水站兵四十名馬十四匹深溝堡兵五

十名馬十四匹臨河堡、即花牆兒在深溝之東三十里、黑泉屬甘州在臨河之東二十里堡有把總

鎮夷堡、古沙磧地、明永樂二十九年、馬博始于其地築哨馬營、明置鎮夷所、其城近河、為黑水之所衝決、天順間始改今城、黑河之深在西南邊堵之崇起于北、南眺深溝、東連沙碗且有羌谷之天城懸橋之地利、金湯之固、富庶之地矣、近有石硤口、神工鬼斧、險絕人區、雖無可慮、若鷲頭山、則夷所盤控也、分水嶺千人塡、夷所寨棠也、黑山合黎、夷之所登以遠眺也、戚魯毛目、夷之時所盤據處也、達有厄魯乃湖、夷所羣聚而後散也、亦集居延、夷所飲馬而長驅也、故山谿之險不可恃、不但鎮夷也而鎮夷但當自保其富庶耳、又東二十里、則至沙碗堡矣、

黑河在西四里、邊牆從黑河堧起、鏡城直接甘州而東、郡

名羌谷、天城者、四面山崖聳制狀如城然、黑河經此而入石硤口、北流出塞外、鎮夷二門皆有吊橋、河西惟甘州產稻谷、肅州惟鎮夷而東產稻谷、由于水足土膏、水足者引黑河以灌溉也、石硤口在北七里、其口如鑿、儼然石門、黑水從此出、鵝頭山在西北五十里、分水嶺乃渠堰之水盜在西北二十五里、千人堰在東一百四十里、黑山在西北二十里、合黎山在東北三十里、山自此起、環甘州之北而盡于石硤口、壘臧魯在北二百五十里、今夷人額力窟隆住牧、毛目城在北一百五十里、兀魯乃湖在北五十里、常夷住此、亦集乃海、亦名居延海、因有居延縣也、又謂之宇冠軍、在北一千二百里、自兀魯以至居延、莊涼甘肅、彼皆可通、不但鎮夷也、鎮夷道里[illegible]、所有遊牧、

沙碗堡、枕邊城而面黑河、平原之地、墾水疏通、深耕溉種、歲歲有年、若夫外患與鎮夷共之、東二十五里至胭脂堡、

堡多引黑河之水以溉田、稻麥特多、為肅道之冠、故居人稠密、既庶且富、非酒泉之樂土耶、堡北至邊牆一里、舊設有防守官、今裁汰、

胭脂堡、西夏所置胭脂城也、西接沙碗、東界九墩、南鄰黑水、北倚邊堵、其地饒以平、耕稼倉箱、遠資甘肅、與沙碗鎮夷、互為雄長、然由沙井子大花山之分地、乃堡無戍兵、距鎮夷五十里而遠、一旦有警、夫何及焉、東至九墩二十里、則甘州境矣、

黑泉屬甘州在南二十里、故曰鄰、邊牆在北一里、西寧莊滾皆至此運米、沙井子在邊外八十里、大花山在邊外一百二十里、可通瓦魯乃湖、及狼心山堡

肅州邊堡、自野麻灣而東、至于胭脂堡、依長城山濠、凡十堡三百二十里、其嘉峪則見于南、肅州則入于中、金塔則出于外、皆不與焉、

肅州近疆、自肅州東南按甘州界起、逶而西折而東、以至于甘州西北界止、

石灰關、在肅州東南、清水堡東、石灰關口之北、爲黃番分地、關中則黑番居之、黑番不若黃番之獷者、非居中國爲尤久耶、

關在清水堡東一百里、甘州紅崖堡西北四十里、關本甘之高臺地、而載于此者、以其近于清水堡也、今黑番小宛卜族住牧、

黃草塢、在清水堡東、鎮夷所南、甘州高臺所西南也、塢于榆林、榆林、甘志作茹霖、非也、乾草皆蓄水以灌田、清水之人咸賴之、昔築墩以候望、黑番居此、[illegible]

[illegible]

堡在清水堡東三十里、蠻夷所南一百五十里昔為蛇眼

宛沖族住牧、今為黑番喃唔兒族所住牧

討來川、在肅之南、祁連支山之北也、祁連支山從北蔽之故川水夾兩山之間、原發分水嶺而西流、經卯來泉分流入中國者、肅謂之討來河也、川流殆千里、山水皆赴之、山石左右衝決、激而成聲、怒浪如奔、人馬皆不能涉、川之崖畔、惟甘肅接壤間多平地、介于紅崖草打班者、恒有牧羊秣馬之夷矣、

川水源流千里、夷所住牧也、在紅崖堡南一百里許、草打班南三十、清水堡東南一百六十里、夷阿賴清古吉住牧、

達魯川、在肅州南、草打班西、祁連支派不勝數、各山之水匯為二川而西流、在山陰者為討來、山陽者為達魯、達魯達在徽水川流逶迤、其達不可得而稽、相傳草打班西夷之馬牧焉、而清

水有戒心矣、

川至肅州南山之南、源流甚遠、隔山甚多、計里無可考也、惟與草打班彼此往來、相傳夷人在其西一程、今麥力斡喀游牧、

卯來泉在肅之西南、腹裏有堡、有居民、黑番居堡外、有番僧爲之長、自此而西、更無番族矣、蓋番皆依于中華、沿山而西、則塞外矣、

卯來泉在肅州東南七十里、黑番伯剌宛沖族住牧、

紅泉在卯來泉南、小崑崙山下、小崑崙土赤水濁、其嶺有張騫所築西王母廢祠、山南平地、水泉特美、泉以水色得名、其南有墩、中華之所候望也、水西流而北、夾岸坦夷、去肅之南山遠矣、

泉在肅之卯來泉南一百二十里、崑崙在西域、甘、朶思之

北去肅不知其幾千百里也、小崑崙在肅西南二百五十里高出諸山因以崑崙名之後涼太守馬岌請于張駿立祠祀王母今有遺址墩在卯來泉南八十里、舊設墩軍、今裁、今蒙囊南占住牧、

扇馬城在肅州西嘉峪關外、回回墓在其東赤金城在其西固西域之大道、番族所居也、自棄三衛、城遂傾頹、乃築墩臺、嘉峪分兵候望焉、明制也、有二水貫城西流夷往來必宿于此、今烏斯藏之爪牙、據為營窟矣、

扇馬城俗稱扇馬營、在肅西二百三十里、嘉峪關西一百六十里、城東四十里、有回回大塚、赤金衛在西八十里、舊為番族牙蘭部所居、自土魯番亂、牙蘭部內附、安插于金塔寺、為築城置戍、守瞭于扇馬城、今達賴喇嘛部落、王建

兒綽力兒合首氣、于此住牧焉、

赤金蒙古衛、在肅州之西、玉門舊縣之南、春秋九姓之戎居之、漢燉煌郡治置此、唐置瓜州、晉昌地產美瓜故也、東有三棵樹西有苦峪城、衛東有河、水足草豐、元丞相子居之、明初傳有德兵至其地、其後率衆來歸于焉、置衛、及土魯肆虐、遂內徙而城荒、今夷之金戈鐵馬、雄于塞外矣、

衛在肅州西三百一十里、玉門舊縣南四十里、自嘉峪而西、至哈密、皆漢燉煌郡、地在赤金城焉、晉唐為郡為州、則衛從來為重地、三棵樹在東五十里、苦峪城在西一百七十里、城東之河、或謂之湖、故俗亦稱赤金湖也、洪武五年、傳有德追元岐王至瓜州、元丞相子塔力泥于永樂二年率熱達男婦五百餘人來降、乃築赤金城以居之、以塔力

泥為指揮、苦來為都督、傳子曰王、失加貢獻不絕、成化二年、土魯番阿力侵之不已、相率內附、徙入肅之南山、今黑番是也、衛今為西夷勞藏滾卜綽爾吉二部住牧

玉門縣故城在扇馬營西、赤金衛地、漢縣屬燉煌、光武閉關卻貢、不通西域、還玉門於此而置縣、去玉門關七百里許、今其地鞠為茂草、已不知幾千百年矣、夷有游牧其地者、無定部落也

縣在扇馬城西八十里、赤金衛北四十里、晉高居誨使于闐記云、肅州渡河百里出天門關、又西北百餘里、出玉門關、所謂玉門關者耶、此玉門舊縣也、此地但當稱玉門舊縣、不當稱玉門關、班超所稱慮生入者、遠出于西數百里、去肅州方千里也、漢武帝通西域、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門、光武中興、西域車師等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至再不

己帝謝絕之、乃移置玉門于此、即今之舊縣也、今舊縣夷人游牧者、部落無定、不但赤金衛夷而已也

晉昌縣故城在赤金城蒙古衛北、玉門舊縣之西、漢曰宜安隋曰常樂、唐則曰晉昌、蓋以赤金蒙古為郡、此則為縣也、自茲以往無聞焉、棄為要荒久矣、

縣在赤金蒙古衛北一百三十里、玉門舊縣西八十里、唐以赤金蒙古衛為晉昌郡、此則縣也、今游牧甚多、無定部落、

廣至縣故城在肅州西南、瓜州之東、縣置于漢武時、宜禾都尉常居之、歷晉隋唐、不易其名、自宋以來、非中國版圖矣、明時番族居之、或曰即紫城兒耳、卜木耳加內徙、付之大漠也已、

縣漢武初置、在肅之西南、地有崑崙陣、在縣東南、因小崑崙山而名也、卜木兒加紫城兒、番族之目也、夷人游牧無定

坤都魯在肅州西北、赤金蒙古衛東北、其地不載于職方、四面環山、從谷口入有湖水、清停黛蓄、有嘉魚、有榆楊、大小參差中有枯杇者、蓋數百年物也、四境之外、禽獸繁殖、此天地生成之所、而古今咸無得者、邇來夷人居之矣、

坤都魯、在肅州七百餘里、赤金蒙古衛東北五百餘里、金塔寺西北六百餘里、今罕頻無奈素定合首氣住牧、擱代拜彥亦依于此、

黑山在肅州北、即紫塞也、山在沙漠望之黝然、故名、東控鎮夷、西俯鉢和、酒泉之北屏焉、今夷人逐水草而依山者何多也、

山在肅州北一百八十里、起于鎮夷所之北二十里、赤金于大鉢和寺之東三里、大鉢和寺屬邊外、嘉峪關外八十里、夷人之游牧無定焉、

威魯城在肅州北、金塔寺北、討來之水至此為渠、所以灌浸平疇也、明置威魯衛、肅北之鐵障步焉、既而以功獲罪、軍兵咸叛、非誤于刀筆之吏與、招撫定而民內遷、乃徙羌以實之、亡羊補牢、當日籌之至計矣、

威魯城在肅州東北二百三十里、金塔寺北八十里、鎮夷所西北一百五十里、城有渠曰廣祿、明所制也、討來河水流其南、自東西來、則為天倉河矣、明時夷犯衛地、衛軍斬馘夷首上功請賞、御史趙春以為殺降當抵死、酷刑訊之、羅織甚多、于是衛之軍民皆譟反戈以叛、單騎撫之乃定、既而悉遷其民于內地、衛軍乃能歸、嘉靖二十七年、重修其城、安插瓜州頭目臨牙族住牧、城今傾圮、夷人頭力刻窟隆住牧於此、

北大路、在肅州之北、平沙廣漠之地、當元時、諸夷之赴燕京者取道于此、輙迹猶在、路之所向、水草俱足、或謂霍去病出北地踰居延至祁連、李陵從貳師取道轉戰皆出于此、然無可考今夷游牧交錯其間、未可一二數也

北大路非一定之地、自肅而北、相距可六百里、大路迹今夷人游牧部落無定、

夷人住牧部落無定

威遠城、在肅州東北、鎮夷金塔之北、城成于唐、衛置于明、當時軍民雜處、及其聞風疑畏、遠竄曾迷、撫表猶存、歸來烏有也

城在肅州東北三百八十里、鎮夷所北二百五十里、金塔北二百三十五里、明時威遠失悞、秋袁儀部繩轉抗二官以法、二官恐、乃流言云、盡逐威遠之人、女子入教坊、于是

軍民盡反、逃于西域之魯速、衣巾皆背服、以示反明民也、

其地磑磨牆基猶存、明所竪招降旗、猶峙立其上云、城今

夷人游牧無定部落、

毛目城、在鎮夷北、威遠屬地也、城中之人既竄魯速、其地肥美、夷所以爭、此有明之所以設城置燧與、

城在肅州鎮夷北一百五十里、游牧部落無定、

平朔城、在鎮夷北、毛目城東北、亦屬威遠、相率而逃、城山而堅、鄒郭之間、教場最廣、居人壞址、隱然存焉、

城在鎮夷北二百五十里、在毛目城東北九十里、今夷人

游牧部落無定、

兀魯乃湖、在鎮夷北、甘州西北、湖水清淺、夏則涸焉、湖岸周環皆楊木不千百步、則盡黃沙、豈湖水涸而沙楊乎、湖之南岸多

短草、夷常聚此、而後分寇諸邊焉、

湖在夷北五里、今夷人游牧、部落無定、

遮魯障、在肅州鎮夷之北、古長城也、起於居延澤畔、直達哈密北山、或以為築于漢、或以為築于元、皆未可知、世傳甘肅鑿凶門之要道障、今漂沒已多、不盡沒者亦有之、

遮魯障、曲折逶迤、非一定之城、在肅州東北、可六百里、在鎮夷北可四百里、史記、漢武帝命强弩都尉路博德築遮魯障于居延澤上、一云元以居延澤為亦集乃路、當時皆有居民旅肆、往來山丹之路、故築城以阻絕西夷、防其奪掠云、一說秦始皇所築則大謬、城起居延、經狼心山而西直至哈密北山、且有墩臺遺蹤俱存、或曰酒泉張掖出兵西討、此謂要道云、考漢時四郡、皆從今之塞外而入、及其

西計、張掖酒泉出入之道、每在居延之間、史記漢書可考也、遮虜障雖不能確定其築于何時、要之為出兵之路無疑、今夷游牧部落無定、

右肅州西南北三面邊之內外番夷壤地、附肅州諸隘口、合二十有九焉、

九九山口 西北至肅州一百五十里

黃草塊山口 西北至肅州一百七十里

榆林塊山口 西北至肅州一百六十里

乾塊山口 西北至肅州一百一十里

觀音山口 西北至肅州七十里

重岡硤 西北至肅州一百八十里

紅山口 西北至肅州七百餘里

寒水石山口西北至肅州八十里

硫黃山口東北至肅州五十里

文殊山口東北至肅州四十里

黑山口東南至肅州二百五十里

榆林泉山口東南至肅州一百里

鹽溝口東南至肅州七十里

臨水合河口南至肅州四十五里

山口子西南至肅州七十里

大口子西至肅州六十里

紅口子西南至肅州一百五十里

分水嶺口東南至鎮夷二十五里

孫官兒口南至鎮夷三十里

兔兒關南至鎮夷三十里

石圈兒溝西至鎮夷一十里

乾柴溝口西至鎮夷一十里

石塊溝口西至鎮夷一十五里

牛頭溝口西至鎮夷一十五里

黑山溝口西至鎮夷一十五里

千人塊西至鎮夷一百四十里

毛目頭墩口西至鎮夷一百九十里

此肅州南北之要塞、南面皆山、最為險峻、良可無慮、西則長城之外、石山天險、惟北面地脈潮鹹、既無迤堵、亦無深濠邊堡之外、彌望平川、無山河之阻、何地不可入、豈但區區隘口之足慮哉、且自嘉峪而北、夷之部落尤多、住牧者少、游牧者多、住牧者

可以防、游牧者難于禦、此肅州之所以可慮也、

靖遠衛

靖遠衛、有明之靖虜也、當周時屬西羌、及秦漢為內地、無所建置、秦以屬隴西、漢以屬金城、安定、後漢以屬武威、西南二十里有烏蘭關、漢置祖厲縣、西魏始置會州、唐平李軌後、仍為會州、于烏蘭關置烏蘭縣、宋于倚郭置施縣、明正德二年、總制三邊陳鎰始奏置靖虜衛、衛城即會州舊址、明方伯戴弁所築、今易名靖遠、而民稱率仍明舊、非傳習文而難變與、衛東極慶夏、西接莊蘭、南界平鞏、北盡龍荒、

慶陽寧夏接壤于東、莊浪蘭州接壤于西、平涼鞏昌接壤于南、衛之北鄙皆沙漠之地、夷人所游牧、故曰龍荒衛為固原西協所駐、故所隸在內地者曰平涼營、下馬關、關山

營、西安州四處、其他汎地、不可勝記、

所隸雖多、而守黃河之塞、當極北之邊、可按籍而稽焉、蘆塘在河西、接莊浪之長城外、安蘆溝在河東、距寧夏之邊堵、衛之重地、不在斯乎、

蘆塘營在衛西北二百二十里、在黃河之西、與莊浪之三眼堡相接、永安堡在衛北一百七十里、在黃河之東、蘆溝城在衛東北二百六十里、亦在黃河之東、與寧夏之中衛境地相接、永安不與中衛接壤、因皆屬邊地、故並及之耳、

就衛城言、其地平衍、四境環山、文武官司咸居于此、城小而堅、產蔬麥僅足于食、俗勇悍善戰、水泉在其東、黃河流其北、虎豹阨于西、打剌赤衛其南、衛城蓋近塞之腹裏、以應援衛之北鄙者也、

衛土城周六里、城外平衍、文有經歷、武有衛守備、又有西協副戎在焉、水泉堡在東九十里、自衛至蘆塘蘆溝、必由之地也、黃河在北二里、分流之一派也、虎豹口在西四十里、打剌赤堡名、在南七十里、衛往平涼、必由打剌赤趨紅井子南川堡小河嶺、觀音店、瓦亭驛、此南面之通衛、而商賈由平涼新城向甘涼之捷徑也、蘆溝城永安、哈思吉、蘆塘在衛之東北、

衛為近塞之腹裏、何以近黃河、蓋黃河至衛之西、分六七派、踰衛折而西北、乃合為一、其在于衛城者、分流之支派耳、故衛北不盡于黃河也、謂之腹裏非與、

衛之北、有永安、有哈思吉、有裴家營、衛之東北、有蘆溝、有大湧堡、皆不渡黃河而至、蓋河無折故也、獨蘆塘則往來

必渡黃河、在衛之西北故也、循河有堰、唐刺史安敬忠所築、以捍河流、水向西北、衛始無淹沒之患、循河而至什字川、則蘭金縣交界矣、

衛為近塞之腹裏、何以建置衛、而且為固原西協之所駐乎、蓋衛之重地、莫過于北鄙、北鄙之河西有邊堵、故夷患有常、北鄙之河東止恃河、故侵凌莫測、苟非衛居中統馭左右支持、則門戶危、而求堂奥安不可得矣、衛非絕塞之重捍、北鄙之中堅乎、

北鄙之河、西即蘆塘也、其長城東起索橋、西接三眼井、非無夷患、但有常耳、北鄙之河、東即哈思吉、永安、蘆溝大湧堰也、舊無邊堵、距河為界、黃河之北、往來收獵者無一定之夷、或淺水而過、無遠無迹、靡不受其荼毒、甲寅年直犯衛城一日夜乃去、衛兵閉城以守而已

當有明之時、患在河套、故花馬池之烽燧傳、而後衛之戒嚴急、今河套暫且息肩、所憂者乃在衛之北鄙、而北鄙莫甚于河東、河東曠遠空虛、無可恃之險、衛之兵守不可以分、援不可以及、向有議於黃河之北築長城、東接中衛、西接蘆塘、即以為荒遠而難守矣、則黃河以南、創制以守、何容已耶、

有明中晚總制、駐寧夏之花馬池、防河套之夷也、故民人策因逃靖虜者、皆以花馬池為重地、今河套之夷、山旦王、古祿王、皆內附食祿、故曰息肩也、河東、即哈思吉大澇堡是也、

所謂創制者、東起中衛之鎮關墩、西抵衛之哈思吉二三十里為一營寨、榆林寧夏之兵制可倣也、因河為折、六七營寨而已足矣、倚河為隍、壘土為城、二百餘里而已足矣、且蘭州之麥、可

以順流中衛之稻、可以逆挽、又可募失業之民、順土地之宜、播穀麥之種、則可食足矣、此萬世之利也、

榆林寧夏凡三四十里、有堡寨、有墩台有官兵、而衛北自明至今獨無者、以舊自邊城、起于徐斌水、至于黃甫川也、不知此邊久已湮沒、且在黃河之南數百里、雖有不能闖隔、而況于無乎、衛之河東、自大滞堠以至哈思吉、墻二百四十里、則循牆曲折、不滿三百里、故曰六七營寨而已足也、蘭州河州、皆在黃河上流其地產米、

且他郡邊外有一定之夷、一定之地、獨衛北夷游牧無常、其來其去、率然忽然、非無所闖隔之故與、

衛北之夷、自祝麗台吉、勞藏台吉、克氣台吉外、有曰厄而得呢合首氣台吉、有曰擔計台吉、有曰胡隆木石台吉、頗各

慶台吉、有曰滿吉太台吉、有曰渾篤魯台吉、有曰荅禮麻吳把什、有曰倒朗色楞台吉、有曰防要台吉、有曰額力克綽爾吉、有曰荅力漢禪台吉、有曰桑嘎思把台吉、有曰占木素台吉、有曰把都兒台吉、其部落不勝計、而游牧無定數

或曰、固原之鎮、築于平涼、衛苟有警、可以相援、何北鄙之足患耶、曰、夷騎之來、在于呼吸、夫平涼距衛、且六百里、距北鄙且千里而遙也、鞭策雖長、能及馬腹哉、則所謂創制者、何容已耶

靖虜邊堡、

蘆塘營、莊浪三眼井東七十里、

索橋、蘆塘營東三十里、

哈思吉、索橋東三十里、

裴家營、哈思吉東三十里、

永安堡、裴家營東二十里

蘆溝城、永安堡東南七十里

大澇堰、蘆溝城東南七十里

靖虜邊疆、

銀盤水、本衛北寧夏西南

長流水、在寧夏西南中衛之西

賀蘭山後、在寧夏城西六十里

靖虜邊堡

蘆塘營、外環山而內平地北繞新邊而邊盡于河堧東限黃河而地盡于河西、西接三眼井、為莊回之交、東達哈思吉、即河東之地、邊外之銀盤水、長流水、氊帳特多、南則大松山、即為內地故沙井雙井路皆相通、則南向防寇北向防邊于是乎在矣東

踰山坡三十里則至于索橋

蘆塘轄於靖虜衛而靖虜又轄於固原故因稱之新邊起于涼之泗水堡止于索橋之河黃堧黃河在東南三十里渡河而東則非復河西矣三眼井屬莊浪在西四十里銀盤水杓兒堰水皆在此哈思吉在東南五十里大松山在南山口有堡曰永泰相距八十里沙井在東南三百餘里雙井在西南一百二十里大松山永泰沙井雙井皆在莊浪屬堡也堡有遊戎

索橋黃河之津處也名橋而實無之索橋夾岸查無居人新邊所築及河而止寒冬河凍夷沿河登岸如履平地且下流硤口河狹山高上下之冰解而狹口猶堅河東可慮常在于茲矣東二十里至哈思吉

黃河獨蘭州有鎮遠連船施板車馬可通為河東西之大道索橋不過數桿浮舟往來津渡而已莊浪甘肅而往河東自鎮遠索橋外更無他途也橋非大道蓋寧夏固原往河西之捷徑耳然西安商旅亦有不由蘭州往河西而取道靖虜以渡索橋者路捷三日也硤口在津處下流五里河東即東岸哈思吉一帶關門在河壖數步舟子日渡貲一金于官其利可知渡河而東至哈思吉

哈思吉西北環山南通靖虜低城小堡有民無兵數里之外即河一水之隔即夷乃上流自索橋東南至蘆溝以河隔閡不築邊牆三冬冰合沿河諸地何以防焉東二十里至裴家營

靖虜衛在東南一百七十里城堡居民寥寥數家有防守兵而無戍兵黃河在堡北五里築牆為邊直接莊涼甘肅

所謂新邊也、索橋南岸皆有河無邊、直抵于蘆溝城焉、

裴家營民堡也、城纔數尺、土屋數間、東枕雪山、巉巖壁立而山後即為永安、南抵水泉、山谷崎嶇、而道路直通靖虜、則堡亦喉吭之地也、南則靖虜、東循河堧二十里至永安堡、

堡屋牽樹、寥寥數炊、隙地遂多、同于堡外焉、其四面皆山、無地可耕、居人伐木運水以取值、日不再食、雪山者冬常積雪、故名雪山、其山東面特多松木、在堡一里、水泉堡在南六十里、靖虜衛在南一百五十里、西起蘆塘、東至蘆溝、往來靖虜衛必經此堡、黃河在堡北一十里、河外即夷堡、無邊牆、故為衝要

永安堡背山面河、土寒地濕、居人苦之、米粟全無、故按籍之兵常少、至于冰合防夷、較之他堡尤甚、山有喬松、可以設疑兵、阻

馳突樵採宜為厲禁自堡而東南則亂骨堆荒山滿目雞犬無聞由此而東南九十里至蘆溝城

雪山在堡西故曰背山黃河在堡北故曰面河華夷之界特特一河隔之夷不止祝釐台吉潛藏克氣之部落已耳夷凡收于河西者與堡呼應相通毛髮可見至于冰結則又甚焉喬松即雪山所產凡靖屬需木皆取諸此亂骨堆荒涼之地而永安蘆溝之通衢也在東南五十里堡有守備

蘆溝城在荒坡之間土屋土城兵民無幾蓋靖虜中衛相往來止宿之郵亭耳城之置古無可考黃河在北既無高崖深谷且無高城深塹故河北之夷與昔迥異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營平之所扼腕焉東南七十里由烟墩溝而至大澇堡矣

靖虜中衛之往來必止宿于此者東西四十里皆無居民

也、有明夷患咸在中衛寧夏地西東、蓋寧夏之東為河套、中衛之北為賀蘭、夷皆不敢道蘆溝、以為無用、不屑道也今河套久已臣服、賀蘭山後之祝囊等亦不輕舉、寧夏中衛之守、較之靖虜堡為彼善于此、故蘆溝而西一帶夷目特多、游牧無定、且河塽無邊、出渡甚便、蘆溝向為空虛散地、今則可虞、時移而世變也、黃河在此、計里無可考、中衛邊牆、直抵蘆溝界、而蘆溝以西、直至哈思吉、則絕無邊牆矣、烟墩溝在東南四十里、其地有居人納數十家、夾溝而居、土室卑栖、荒涼之甚、蘆溝中衛往來所必由之地、城有守備、

大滂堡、寧靖之交也、居人僅三五家、無城堡、故地志皆不載、陶穴蕭條、與烟墩無大異、四境岡陵、北抵黃河、東環邊堵、則設防

築以通寧靖之呼吸勢所不容已者況乎北山後之夷安知竊發之不由此耶東南由老虎溝五十里至中衛之常家寨

大澇堡從無城堡東至寧夏之中衛一百二十里西至靖虜衛三百四十里邊堵即中衛之長城也河北之夷其目甚多詳靖虜衛中山後即賀蘭山之後也昔祝囊等住牧于此老虎溝在東南三十里焉

靖虜衛邊堡自蘆塘而東至於大澇堡或城或河以為疆界凡七所三百里

寧夏衛、雍正初年、改衛為府、附寧夏寧朔二縣、靈州中衛平羅寶豐新渠五州縣屬焉

寧夏、古朔方郡、洪武二十六年七月、置寧夏衛、調甘州左護衛將士守之、其北則左控河套、右引沙漠、其南則左連延慶、右接固靖、此三秦之被、兩河之唇也、

寧夏城、東北至河套一百二十里、西北至沙漠九十里、南至慶陽界三百六十里、東南至延安界三百五十里、西南至靖虜界四百里、西由邊外在莊花界四百里、莊浪涼甘肅在黃河外者、皆曰河西、其在河內者、皆曰河東、此全秦之河東西也、

黃河中流、繚帷北列、河西以賀蘭為隘、河東以長城為疆、其東北之河套、則周秦之河南地、漢之定襄郡、唐之六郡、張仁愿且踰河築三受降城、減內地戍兵數萬、歷代疆域固如彼而今縮

地千里者河套屬之旃蒙而長城所以北築也

黃河繞蘭州順流而下貫寧夏之中直趨河套而出故曰中流所以寧夏一郡有河東西之河套在北之東西長在北之西東西以河為界皆在寧夏北故曰北河河西東者寧夏之河東西也河西賀蘭環之山外即夏河東築長城墻外即河套賀蘭山延亘五百餘里高者積雪不消河套三面皆臨黃河河南面切近內地在寧夏之東北榆林之北偏頭關之西周為朔方地秦蒙恬河為南河地地唐有六州在今套內武廟之時築三受降城於河套之北史謂戍者億萬計減戍兵數萬不知者謂其置烽堠千八百所所須萬人不知三城之屯四萬人足矣烽堠之卒每所二三人而止合而計之不少萬人此即四萬中之數受將

城守、則河套以及沿邊數千里、可以減戍、內地可以不防、何曾數萬邪、史所云者、計供毛輓運、約言之耳、明失東勝、而也先毛里孩吉囊漸據之、築室樹藝、遂為固有、長城楊一清史修、余子俊所築也、築四十里、為劉瑾罷去

寧夏有豐年而無旱潦、所以有塞北江南之號

自漢唐以來、引黃河灌田、可舟可漁、故恒言黃河為害于汴梁、獨利于寧夏、遷五方之人、而江左尤多、故衣冠言語類于三吳、自蘭閩來者、始見林木茂美、風景頗殊、有土達乃元之部落、謂之降夷、散處靈州瓦渠金積四鎮、強壯者、皆之為兵、

靈武之興、肅宗以復兩京而有餘、元昊割據、以韓范經營之而不足、其為重地、概可知矣、故中國有之、足以禦外夷、外夷有之、

可以擾中國、主父偃所策、特其小小焉耳、

唐乃定為靈武郡、肅宗即位于此、元昊累世為寧夏節度、僭號不臣、韓琦范仲淹為經畧、不能平之、主父偃言于漢武帝曰、朔方地肥、阻黃河、蒙恬秦之以通轉運、廣中國也、曰然、則如之何、曰有郭子儀而後軍始振、有張仁愿而後築三城、非然者、寧夏之門、安能禁夷騎之不入乎、若梧克隱占、酷虐聚斂者、則外侵內叛、禍尤烈焉、

明史楊黨、嘗以減省價、裁花市、飛語為浮辛劉東陽所殺、與哱拜誘夷助逆、叅將許汝繼以用法嚴、為土達楊文過所殺、靈州大亂、

況今日賀蘭之夷、已滿數千、有虎噬之心、有方張之勢、而且發縱有人、後雖恣殘山後、未敢憑陵、過計者咸謂發遠禍小、發遲禍

大天祚寧夏幸而斯言之不中乎

賀蘭之夷祝裘勞藏巴綽藏克氣等部落三千餘發縱者

喝不旦部落三十餘為自陣頑克圖汗特角之夷綽力庫

合首執台吉王建兄台吉擺頻支力鈴黃台吉等山後即

賀蘭山之後也

今之賀蘭山後干糧不設賀蘭天險即與夷共之矣自中衛以

至平虜阨塞之地五十有奇奈何塹壘猶為烏有耶

賀蘭山後自中衛起直接大山根止原有邊墻拒夷于外

今墻廢不修邊具上下平虜今改平羅

賀蘭自固人盡知之河套當守人每忽焉夫河套昔於我為仇

今於我為臣所謂輔車相依者也西夷侵之求援得援是矣然

乞之以師孰若資之以力是宜于履冰道路築城障移彼之牛

居於沿河、足以游牧自守、誠善後之計、一勞而永逸者也、

明時擁漢吉囊等駐河套、時為後患、綿延至今、封山旦王、古祿王及公貝子等部落數萬、今之調遣徵發、皆此輩也、西夷即祝囊、凡西夷自漢人外、皆我視之、故祝囊特附噶尔旦、亦以奴隸待河套、欲併山旦古祿之衆、河套沿河二千里、全築良難、但於堅冰可通行者築之、則成功甚易、況今河套之夷為自守之計、宜共聽從惟命、惟築板之地、須指示資助而已、

雖然、河套渝盟、不幾藉之兵而責之重乎、曰城以禦外、非以捍內也、明欲城之而不能、豈能之而不城乎、設河東之重險、復漢唐之舊疆、在此舉矣、

河套議復言者凡數公車、李賢王越楊一清曾銑王瓊周尚

文等、尤切運用、所不欲復者蔡嵩等耳、

雖然、熙河可下興州、豈寧夏不可復河套乎、曰、黃河之水浮于積石、至于龍門、唐治舟師溯流上下、明之臨鞏巨礮、遠至舟方、寧夏雄師直抵河套、皆已事也、政守機宜、固在於茲、然守之于先、為其所易、爭之于後、為其所難、設使河套方能守之創幾之餘、既為併吞、豈能攻之于犄犄之際、若果如是、是猶厚積薪于曲突、而割肉養虎以俟其猛、張空拳以縛之也、

熙河、即今之臨洮河也、興州、即今之寧夏、元昊祖居河套屬興州地、積石、河州之積石關也、龍門在韓城縣東北六十里、唐高祖時、將作大匠于筑、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溫彥博曰、魏為長塹通夷人、今可用、帝乃使桑豆和塹通大道而紅而紹工大發、辛治戰艦、明臨鞏監司劉光裕

以船筏載滅虜湧珠砲位藥線之類、至靈州以資攻叛逆、此上流而至者、李文發曰、士卒三千人、由夏來船、直出河套、獲鹹凱旋、又隊長任勇、自寧夏鼓棹、直抵偏關、此自朔方順流而下者、商市莊浪山水順流而下、日行二百里許、夏之宮室廨署皆資之、又自上流而至、可謂通行河道、但自蘭會北流、兩岸多崇崖峭壁、河狹而水急耳、宋邢恕奏乞下熙河路船五百艘、于黃順流、直取興州、李復謂黃河過會州、入靠藉山、石峽隘狹、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能通、西安州黑水、分為六七道、水淺灘磧、不勝載舟、此譬若出、必為夏所侮笑云、故邢恕之謀遂寢、

寧夏邊堡、

常家寨、靖遠大灣堡東南五十里

古水井堡、常家寨東北六十里

中衛、古水井北三十里

鎮虜堡、石空東四十里

石空寺堡、鎮虜堡北二十里

棗園堡、石空寺北四十里

渠口堡、棗園堡東四十里

廣武營、渠口東北三十里

大壩堡、廣武營北三十里

玉泉營、大壩西北四十里

平羌堡、玉泉營北六十里

鎮北堡、平羌堡北五十里

寧夏鎮、鎮北堡北四十里

洪廣營 鎮北堡北五十里寧夏西[illegible]十里

鎮朔堡 洪廣營北三十里

威鎮堡 鎮朔堡北四十里

平虜城 威鎮堡東三十里

橫城堡 平虜東南六十里

紅山堡 橫城堡南[illegible]里

清水堡 紅山東南五十里

興武營 清水東南[illegible]十里

安定堡 興武營東六十里

花馬池 安定東南六十里

寧夏近疆

長流水 寧夏西南中衛之西

賀蘭山後、寧夏之西

河套、賀蘭之東

寧夏邊堡

常家寨、寧靖之交衝也、邊城內衛、黃河外環、北雖隣夷、恃此不恐、寨固內地而近長邊、山環四面、寨築其中、永康宣和之間、米粟轉餉、居然樂郊矣、然寨為民堡、而駐防不立、東向孔道、則有常樂堡若夫沿邊東北、則有古水井矣

自靖虜之大湧堡、至北皆言邊城者、中衛邊城西至盧溝堡三百一十餘里也、永康宣和二堡、皆在堡之東南、其地饒產稻麥、寨屬民堡、本無汛兵、東至常樂堡四十餘里

古水井堡、曠遠邊衛之地也、南有常樂、北有長城、東則黃河、西則曠野、邊堵年久化為女墻、黃河冬寒不成衣帶、山後之夷已

難于防乃所守之北二百里而遥雖中衛近在河西而河津在於常樂道阻且長呼吸莫應則常樂常家寨之間宜設為犄角焉南至常樂渡河而北三十里則中衛矣

古城起于賀之山外繞河而西循墻直至蘆溝岸又無邊堡今之收邊常家寨大湧堡皆住來大路非循墻也賀蘭山後昔住牧之夷曰視業窮歲充軍三台吉古水分守之

邊二百一十九里寧夏西路之河東至古水有兵防守中衛與堡相距一河然必由黃沙古渡而渡是折而南至于常樂復折而北至于中衛相距且三十里矣南至常樂堡十五里由常樂至黃沙古渡又十里堡有守備

中衛元之應理州明寧夏之中衛也衛在河南故九曲南繞邊從河起故百堵西環連寧夏而通莊固交衢要地莫重於茲其

民勇幹、其資耕獵、渠通美利、土盡膏腴、兵食足矣、北之夷殿猶在乎、山後長蛇封豕雖相互市、荐食之心、且數馬齒之加長也、衛之境外、北有黑山嘴、貌、音山夷所游牧、西南有黃沙坡、長流水也、夷之外頭、扒里扒沙、夷之捷徑、今之中衛、苟能自守足矣、何暇及分疆之外哉、其近若蒲湖水塘溝五眼防井之不可已者、循墻而北、則空夷柔遠、迤邐而東四十里、則鎮魯堡焉、

有州各衛皆沒、前後左右中等衛、沿革紛紜、獨寧夏之中衛、至今始改焉、黃河南五里、長邊在西十五里、邊起河口迤西而北、直至大山根而止、長三百一十里、環山于內、險爲我限也、今邊墻不修、墩臺不守、夷騎出入、賀蘭之險、與夷共之、沿山皆然、是寧夏在外北三百六十里、固原在西南莊浪界、由邊至銀盤水、總三百二十里、美利渠名引黃

河以北田也、夷人在控夷堡迤北、明所轄也、賀蘭山後夷人視畫等住牧、其部落甚多、散處銀盤水長流水一帶、觀音山在北五十里、黃沙嘴在迤外西南十里、長流水在黃沙嘴西九十里、為請事境外之接界也、扒里扒沙即大沙子山、其山在涼莊靖寧之交、非今之大清但名扒沙也、蒲湖在賀蘭山後、有明王越于此大勝、水塘溝有明時夷由由此出入、大破之、五眼井、明所馬盜於此敗夷人、論下等、衛百副戍、北至控夷堡六十里、東北至柔遠堡七十里、

鎮魯堡、今別為鎮羅矣、平衍臨河、耕稼之沃也、然米粟之多尚逾河東也、迤東二十里、則為勝全關、

堡今作鎮羅、而民間相傳、但知為鎮魯也、北通柔遠、南臨黃河、黃河渠水灌田、故為沃野、河東有古水、常樂、永康、宣

和寧安、威武、張恩、紅寺、鳴沙州等堡、俱係饒野、產稻最佳、堡有千總、

勝金關、山河之逼、一線之通、蓋中衛寧夏之鎖鑰也、迤而東北三十里、則石空寺堡、

閻築于弘治六年、人謂其勝于金城、故名、南臨黃河、北倚高山、中衛寧夏往來大路也、迤東為張義堡、東北則石空寺矣、

石空寺堡、其北則石空山、南近黃河堡、小而兵多者、一以為山後之防、一以為勝金之守也、其缸子渠造資糧注耳、謂能限夷馬、不敢謂然矣、東北四十里為枣園堡、

山後昔視畫等住牧、距勝金關雖遠、亦足為守望之聲援、缸子口即石空渠口、狹而腹寬、灌田畝甚廣、堡有守備、

秦園堡、其渠源遠而流長、其灘地而草茂、其隘則觀音口為堡分地、東四十里為渠口堡、

渠即秦園堡、灘即廣武草灘、觀音口在西北、乃秦園分守之地、堡有紀總、

渠口、古墩名也、堡築于明、中為唐來諸渠、而其南有青鋼硤、西山相夾、黃河經其中、昔于硤築唐來漢延渠、引水灌田、故朔方之地、饒美江南、渠之力也、東北三十里、則廣武營、

萬曆四十年、始築堡唐來渠、在漢延上流數里、衛[illegible]刀雍所築者、青鋼硤在渠中南、硤東北至寧夏一百四十里、山名金積、山上有牛首寺、下有深林茂木、漢延渠在唐來渠下流數里、虞詡所築者、寧夏之稻麥豐登、無亢陽之患、皆漢延唐來二渠之利、世所謂黃河為害于汴渠、獨利于寧夏

者此也、黃河自中衛至黃沙古渡而下、狂瀾安流、環府帶郡、隨地決土、以溉田畝、亦美矣、渠口無防汛、蓋內地也、

廣武營、寧夏之西路營也、黃河流于東南、賀蘭峙于西北、分地既廣、山口良多、西河之衝要、從來夷患在于茲、若今山後之夷、尤為包藏禍心云、內則渠口環圍諸堡之衛、外則并講大佛寺之防、又北三十里、則大壩堡矣、

黃河在東南、渝河五里即靈州也、賀蘭在西北三十里、山口多者營之分守、西至中衛界山後起、北至玉泉營界山後止、總一百三十里、山後之夷、即祝麥等、渠口環圍、皆營之屬堡、有明時、夷犯廣武、總兵蕭汝薰敗之于并講大佛寺口、營之衝要、出入賀蘭之夷所必由也、營為寧夏西路、有避戎、

大壩堡、吞唐來水也、其勢奔下、俯臨城邑、若毀堰則寧夏成澤國、此內患之當防者也、今防之口有五、最要莫如靈武、此外倘之宜防者也、況從此而至鎮朔、有山險而無亭障、則隘口宜何如慎重耶、大道在北、有小壩直通寧夏、沿邊四十里、則西北至玉泉營焉、

唐來渠、黃河之水也、流至大堰、淺者及膝、深者不可測、若毀堰縱水、隨所欲灌、築堤向之、無不淹沒、蓋寧夏皆在下流也、分防五口、曰夏山北、曰夏山南、曰靈武口、曰林泉口、曰哈喇水、皆大山口、小者不與焉、靈武口名、非肅宗即位之靈武、肅宗即位之靈武、在今慶陽府環縣、亦非寧夏之靈州也、靈武小口有汸羅模山、多水、可屯兵、有明沐英于此擒夷人、駿阻脫大弄處也、大路北二十里至小堰、又四

十里至葉昇堡、又三十里至王洪堡、又六十里至寧夏焉、

堡有守備、

五泉營、寧夏之南路營也、黃河東流、賀蘭西峙、多汎地而無邊城、營之分守、有赤水關、百馬並驅、莫之或阻、蓋賀蘭山勢至此散漫、而泉少樂多、難于版築、且低舉仄徑、可通行者、不勝築焉、有明居砌關墻、暫斷崖谷、其跡徒存耳、他若金塔磨石、雖大異于赤水伏、不可以其隘也而忽之、況金塔今之通衢乎、又北六十里、則平羌堡矣、

黃河在東、至十里賀蘭山、在西三十五里、營之分守汎地、南至廣武界起、北至打磚口止、共二百一十里、赤水關、明巡撫楊守礼修築、得土壤故處、因山有圍石、可以作砌省斧鑿工、經營成之、金塔口在西五十里、磨石嘗山口名、金

塔出口、通欽望水、抵莊浪之下、紅水所、謂通衢蓋塞外之路也、營為寧夏之兩路營、設遊戎一員焉、

平羌堡、山城土屋、切近賀蘭、而獨樹乾溝為堡分地、非玉泉策應、何以堪之、然守險非難、兵寡為難也、東北則寧夏沿邊而北五十里、則鎮北堡矣、

獨樹口、乾溝口、俱在堡西、堡所分防之地也、堡屬于玉泉、故策額之堡有把總、東北至寧夏四十里、寧夏鎮非邊堡也、而與平羌為近、以其為鎮、不可不載之、故次之于平羌、其實平羌直接鎮之北也、

寧夏鎮東繞黃河、西聳賀蘭、金城天府、西塞雄疆也、城堅不可攻、民強可以戰、徼之往事皆然矣、雖賀蘭之口約四十處、夷不可源源而來乎、灌城之攻、已至于森水、不可以亡人國乎、冬寒

冰結、則濁水洪濤、化為平壤矣、明李賊據秦中、破榆林、遂趨寧夏、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而前、為國立功、豈不貽羞于榆林哉、今城郭之中、華夷雜踏、走險偵諜、麕或有之、則防之宜何如預也、渡河而東、則臨河堡為寧夏官津、即史鏞奪舟處也、沿河北下三里、是為橫城、乃河套之咽喉、由橫城假道馬鞍山直達紅山堡、榆林之康衢曠如也、寧夏在腹裡、若邊堡連屬、則寧夏不與焉、

鎮漢為朔方郡、唐為夏州朔方郡、又為靈州靈武郡、唐末為李氏所有、延及宋代元昊、帝制自為、國號夏、與宋相終始、明初為寧夏府、後改為衛、落對慶府存焉、黃河在東三十里、賀蘭山在西六十里、城三丈六尺、厚二丈、明初遷衛民于長安、而徙五方之民以實之、江南之民尤多、萬歷間、哱拜之子據以叛、官民攻之七閱月、內應獻城始平、賀蘭

鞏衛為固其山口大者三十有七小者十許處城濠一見十魏之攻曹況城不浚者四尺再見於明之攻哱承恩水深浚者八尺冬寒冰結者黃河上流之口在中衛下流之口在鎮城河凍皆如平地也明季李闖既陷榆林衛而寧夏遂陷榆林李闖桑梓攻圍猶血戰數日城陷巷戰而死者七十餘人衛文有監司經歷武有城守都司又有總戎五營全設衛東三十里滸黃河有臨河堡又三十里即紅山堡有明時賓鐘之處靈河參將史鏞奪渡黃河船賊乃不得渡河賓鐘本慶藩宗人寬伺神器也衛西北至洪廣營六十里衛至鎮北堡四十里

鎮北堡東抵寧夏北連洪廣堡小而近山地闊而兵少滾鍾山口宿兎山口大有可虞今之兵制大非明北山後之出入誰與

守哉、北五十里則洪廣營焉、

寧夏在東四十里、賀蘭山在西十五里、平羌堡在南五十里、堡隸于洪廣營、滾中口、宿兎口在西五里、堡所分隸者也、有明兵制、堡軍一百六十名、馬七十九匹、今僅設把總而已、堡之數口曰黃峽、外口曰宿兎口、曰石閘、曰高渠、曰宿墩、曰黃峽、曰敵台、曰乾渠、曰鎮墻、曰下古、曰烏防、統十有一墩也、

洪廣營、寧夏之北路營也、賀蘭在其西、平洪當其北、屬堡環于邊、五路山口之多、無踰北路、夷之近亦無踰北路、堅壁于中、游防于外、可一日急耶、近北三十里有鎮朔堡焉、

賀蘭在西三十里、平虜城在北六十里、屬堡有九、曰鎮北、曰稱信、曰豐登、曰徐鶴、曰廣祥、曰桂文、曰常信、曰高榮、曰

鎮朔也、汎地南接玉泉營起、界北至平虜西關門止、邊城南至自滾鍾口起、沿山北至紅兒口止、綜計二百十里、山口有七十里、滾鍾、黃硤、水吉、鎮北、宿兎、拜寺、賀蘭、新開、塔硤、西番、大水、小水、汝莫、大風、小風、歸德、桃紫也、祝蒙等三大部落、皆在山後、故曰近、為寧夏北路營、設遊戎一員、

鎮朔堡、賀蘭之麓所環抱也、山口既多士馬甚少、恃洪廣為援耳、稽之明制、倍葺其防、蓋賀蘭口外、或出以調夷情、六盤山前、或登以偵動靜、今鹽池、鹽醯、陳迹荒涼、避暑遺宮、登臨如昔、西北有賀蘭口、沙漠河套、無不可通、北四十里為威鎮堡、

山口有黃硤、水吉、宿兎、拜寺、賀蘭、新開、塔硤、西番、大水、小水、汝莫、大風、小風、歸德、桃紫、十有五隘口、雖屬洪廣、戰防、實為本堡汎地、明制兵二百名、馬一百匹、賀蘭口在西二

十里、自賀蘭口出、往五金河、探松山海夷動靜、其時莊浪未曾斷邊、此明制也、六盤頂有元昊避暑宮遺址尚存、黑盤池在黃峽口外、有明時于此斬殺夷人無算、拜寺口去黃峽口五十里、黃峽口去賀蘭口五十里、賀蘭口今設把總、口外來七十里為夏果山、又東五十里即河套界、堡有把總、

威鎮堡、逼近長城、夏人謂之北長城也、北長城西起賀蘭、東起河墩、北面套衝、南盡河湟、明有套患、夏秋則浮渡偵諜、冰則合距河防邊、今之患不在河套而在賀蘭、打礎諸口堡、于鎮朔平虜共之、山城非險、捍禦為險、況長城廢而不修者乎、折而東三十里、則平虜矣、

長城西南、自紅口兒起、沿山而東、歷寧朔、塹、又自北山孫

黃河堰沿河而南至鎮河堡止山北長城之大概非堡所專防也河套地西近寧夏東至山西偏頭關北界夷降城北三面皆沮黃河也自明正德間為夷所據乃于南面隔以邊墻寧夏河東榆林北面皆守邊墻者也堡之邊墻皆防賀蘭山後之夷亦防河套之夷渡水而至今惟嚴祝長等耳堡有把總

平虜城今作平羅城或作營寧夏之北門鎖鑰也東連河套西距賀蘭北禦沙漠三面兵險長城塞河山之缺夷殿當關門之間隘口值土城之斷陸路之界宜嚴也河黃北流夷能溯水戰艦之兵必設也朔方之堡當夷鋒者平虜獨甚昔哱承恩之叛河西皆陷獨平虜嬰城固守賊乃南不敢渡河北不得走夷皆平虜之阨其前而議其後也城西北之將台地勢平曠可為戰

場可以練兵雖非險要不可棄也城北之鎮遠關山河之交天設之險平虜之扃鍵也打礁水患乃棄而不修故乾間來兒溝桃坂夷騎飈至莫之禦焉為關南之黑山賀蘭之尾形如虎踞扼隘飲河舊制黑山營倉儲皆備鎮遠之兵所屯也餉缺卒逃廢而不復故沿河沿山訌乎內地及議築北門三年不成臨山設堡未幾而廢故平虜墻垣至今單薄也王瓊非城平虜而棄鎮遠黑水不幾失乎天險耶自城截河而南東至寧河台六十里是為橫城也

寧夏五路獨北路兵多有平虜叅將又有洪廣遊擊城東十五里渡河又五里即河套西六十里即賀蘭山北九十里即鎮遠關今為沙漠地夷廠在東南二關門外明撫夷人丑氣把都兒今廢隘口即打礁三關口夷常據以為巢

數平、平虜有明時套夷常河渡為患、迄德張文憲于平虜以北、多設戰艦、夷始寢謀、平虜當明時最多夷患、一勝于平旅墩、一勝于紫砲梁、一勝于水塘墩、一勝于沙竹渠、一勝于沙山老灣、一勝于峰窩山、其不可考者尚多、哱承恩三攻平虜、秦將蕭汝薰三卻之、寧夏之復、汝薰之功也、古將台、俗傳狄青練兵處、不知宋時寧夏為夏所都、狄青安得至此、鎮遠關在北九十里、打碰口在西北四十里、弘治間不守、鎮遠關、水遂冲塌、黑山在北八十里、其兵西守打碰、東守鎮遠者也、嘉靖十年、總制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已棄地百餘里矣、北門關在北四十里、正德間有議于王兒口、起白沙河、西抵春光溝設險、內墻外塹、約三十五里、或以其西斥鹵難築、不足為有無云、有明于平虜北

十里、展築邊墻、墻之盡處設臨水堡、而臨山極北不毛、若雖守、尋廢為墩台、今則墩台且無守者、寧河台在黃河之東、津吏堠卒皆在焉、城為寧夏北路、城有參將焉、

橫城堡、河東所自始、長城之馬頭、河套之津口也、自堡東統九城、亘四百里、直接於此、徐廷璋王瓊所設施者堡之以北長城西盡河堰、水漲則土墻皆傾、水落則平地盡出、非驅石築城、猶無邊圉也、邊圉初築、起於黃河嘴、草茂之地、悉築中、王瓊縮邊、橫城美地、棄之于外、瓊能議余子俊之非、而目乃不自見其腹哉、今之河套可謂積弱、然西夷為隣、常懷吞併、故橫城之北戍甫戍申、非守河套、為河套守、蓋亦勞矣、若長城風沙易于壅塞北邊皆然也、迤東南二十里、踰馬鞍山為紅山堡、

明成化間巡撫徐廷璋築長城、起黃河嘴至花馬池止長

三百九十里凡水草便利處皆築之于內使夷絕牧沙磧之地築之于外使夷不虛乃變改築新邊起于横城又失築邊初意矣變議余于復城榆林曰失策正在于此是明于議人暗于議己也今河套之夷近寧夏者曰山旦王曰阿尔壞素近榆林者曰吉祿王俱奉調遣亦處賜之廩祿所謂家古是也西夷即祝素等住牧賀蘭山後與套隔河總二百餘里常欲併山旦等部落故河套最之如虎今套中當冰凍時恐力不足乞寧夏官兵助守其積弱如此横城在官津下流三里許堡有守備

紅山堡極衝要害之地也城若彈丸兵尤寡弱又南五十里至

清水堡

堡城周一里有把總南至臨河堡三十里則寧夏之大路也

清水堡城不寬而夷廠在其北明于此撫套夷令互市之地設官分職以莊其間套馬駑羸惡用是寒劣為哉或以互市宜置橫城尤為非策蓋橫為寧夏轉輓之咽喉不可信夷之果草心也

明制營屬右司設守備兵六百馬一百六十今套中之互市不及西寧之多也搶林之紅山蓋鹽鐵皆套中所有鹽也在套內產鐵在麥朶也米麥雖禁民皆以此交易夷無地物止有馬耳其馬非老即疲常以駑易猶不屑焉其駑可知寧夏靈州之軌粟切近橫城橫城置市脫有意外恐其中梗矣當有把總西南至毛卜喇堡四十里又有興武營兵七十里

興武營寧夏之中路營也寧靈重地平慶要路北列長城南連

山麓野無青草田不菑舍元昊離宮于此是遵何說與其地沙土相半剝落邊墻不堪保障所恃濬濠以為重險耳闔門啟閉蘭石渠荅殆不可無雖河套帖服不可不防他盜明之挿漢可鑒已醮灘詹家灘昔皆有備無患可不務乎迤東南永清堡六十里則至安定堡

寧夏在西北靈州在西南平涼在西慶陽在南河套當明時常防瓦剌侵之及明季挿漢入套套夷大受其患多內附以求援既而挿漢數侵內地邊兵莫當其鋒此昔之他盜也今西夷祝囊等虎嘯河套欲肆東封形于奏請此今之他盜也有明時夷寇興武遊擊該世德敗之于詹家灘又聚衆入寇總兵吳昇敗之于醮灘營為寧夏中路有遊戎來至永清堡十里又東三十里至安定堡

安定堡地勢同于興武而城外之飛沙特多及效雲中築臺兵不勝而守自固北面長城安得參錯如若人哉城黑子同而闌門出入可不防耶東南至高平三十里至花馬池

明巡撫黃家善見堡多沙乃效雲中臺式于沙科踏墻以磚石為基台敵台者四台上有亭可以遠望可以禦敵名曰敵臺堡城周二里故曰黑子闌門在北外即河套堡有守備

花馬池城古鹽州寧夏之東路營也平固門戶環慶襟喉定邊羽翼不但榆林之接壤寧夏之邊衝而已其地勢之漫衍彌望平川而四通八達有明之總制常駐于此為其重地與他營千萬焉舊花馬池在塞外故邊所環甚寬自王瓊改築今城而邊城亦縮城外楊柳廢堡為花馬池之患瓊寔貽之北有長城關

關門外通飛樓連眺可謂重險關外遠探延綏近防邊患可謂索情南有鐵柱泉自邊外入獨此有水往者夷患犯此最多自築城環水其中又築梁家泉等堡重關疊險而隣境皆安仁人之利不亦溥哉自城而東南三十里則榆林之鹽場堡矣

平涼固原皆在西平固以其城為大門慶陽環州在南二百八十里定邊營為延綏在東南七十里舊花馬池今在套中故邊戚化間余子俊所築今城新邊皆嘉靖間王瓊所築新設二城皆守則如雲中大邊小邊之設藩籬益後矣乃撤舊邊而專守新邊已為失策而邊外楊柳堡邊廢矣乃潛伏其中為城之患長城關在城北六十步關外有那吞井可可腦兒明制夷虜夜役探聽延綏地套內邊警鐵柱泉在城西南九十里泉廣數百步可飲馬而夷由定

邊之干清劇產而入、數百步地、止有此泉、從此飲焉、或清

，堤紀安定會寧金縣、或散掠寧夏、或長驅平涼、篡昌間、

正德中、總制劉天河築城周四里、環泉于中、使夷絕飲、因

名鐵柱泉、又于鐵柱之南百里、亘東西為墻、塹于梁家泉、

築堡于甜水紅柳榆樹等泉、築墻于史把都韓家長流等

水泉、俱據守之、于是夷遁為斯遠所抵、退為大遠所遮、每

失利、蓋是近寧夏地皆無夷矣、城為寧夏之東路城、有副戎、

寧夏邊堡、自常家寨而東、至于花馬池長城之缺、則山險焉、凡

二十有三堡、九百一十里、其寧夏衛為內地、不與焉、

寧夏近疆 寧夏之西直接涼州界起、以至于東、直接河套界止、

銀盤水在靖虜衛北、寧夏西南塞北百里間、有杯杓之水、少爭

就之、況巒盤水之搖地及泉者乎、且其地有高山、望遠則百里

在目中、山陰有長林豐草、于茲牧馬、不數夕而肥、宜乎夷之住牧矣、

銀盤水在莊浪之下、紅水東北一百六十里、靖虜衛蘆塘營北七十里、寧夏之山風口西二百二十里、今夷人祝麥勞藏充氣三部落住牧、

長流水、在寧夏西南、中衛之西、水源發于賀蘭之支山、南流入黃河、水源遠故逶迤曲折、或合或分、至此歸一道焉、且可搴裳而涉、惟盛夏則深、蓋賀蘭之雪渙也、兩岸漫延、可望見數十里焉、夷不就牧、爲乎牧哉、

長流水、在中衛西一百七十里、一說在鎮夷關北、未知孰是、今夷人祝麥勞藏充氣三部落住牧、

賀蘭山後、在寧夏之西、漢爲保靖縣地、東連河套、西通西域、南

障朔方、北引沙漠、延長五百里、高山雲表、雪霜凝積、盛夏而後溶、其林木青白、望之如駿馬、夷呼馬為賀蘭、因以名山、山巔梵刹百許、元昊有避暑宮、化為頹墻墮壘久矣、明西平侯沐英討和林、歷此山、其後朔方樵牧于其上、及其中葉、無復登者、西北之麓有穹廬也、今巢穴于茲者、隨處而有、不獨山後已焉、山後則為庭耳、

山在寧夏城西六十里、河套西二百里、山後者、賀蘭山麓之西北、其地甚寬、不可一處名、按舊史稱山如駿馬、北人為馬為賀蘭、今改夷呼馬為摩林、與賀蘭之音不類、則賀蘭之名山、當別有在、但統言山後、不一處也、大約距中衛堡二百里、距寧夏可百餘里、為寧夏北屏、自古為中國地、明初元國公大觀亦屯和林、屢為邊患、命西平侯沐英總

陝西兵討之、西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弘治八年、夷人依山為巢穴、乃奏內地之人不得往山牧、至今朔方之人莫敢登賀蘭山者、山後今夷視衆勞藏克氣三台吉住牧、

河套、在賀蘭山之東、今別為一篇、附于後者、以河套之地甚廣東南跨榆林、西南跨寧夏也、

右寧夏西北境外夷人壤地、附諸隘口、合四十有一焉、

黑山嘴、中衛

黃沙滩、中衛

觀音口、本圍堡

大佛寺裡口、廣武

大佛寺小口、廣武

哈喇木口、大坝
林泉口、大坝
靈武口、大坝
雙山南、玉泉
雙山南岔、
雙山北舊、
磨石裡口、
磨石中、
赤不裡口、寧化
赤木新口、
金塔中口、平羌
獨樹兒口、

揚顯堡

威鎮堡

滚鍾裡口、鎮胡

黄硤裡口

水吉口、

鎮北堡

白寺口、

宿嵬裡口、

賀蘭口、

新關口、

小塔硤口、

西番口、

小水口、
大水口、
汝箕口、
桃柴口、
小風口、
大風口、
歸德口、
歸德外口、
大風外口、
打磑裡
大塔硤口、
此寧夏西北之隘口也、東北則河套以長城為界、牛堵之外、皆

凡題目下之注皆[illegible]
[illegible]撰之人[illegible]上非
原文也康熙初年[illegible]
之著述不但不知[illegible]
注并不知[illegible]也

漫延平沙並無所謂隘口也即有墩臺扼要之地姑置不論河套之歸命也久矣寧夏之西則中衛有邊圉以為疆庶幾可無患惟北面則賀蘭山向所恃以為固者山為我有今則可危者山為夷有也山為夷有何地不可侵何隘不可入豈獨區區方策之山口為然哉

延綏衛 乾隆初年改衛為榆林府附榆林一縣

延綏鎮今在榆林衛榆林古無鎮有之自明始明初亦無鎮有之自王禎余子俊始延綏之間安內攘外者莫善于唐其次則宋莫不善于明

鎮名延綏者今延綏德而名之也明正統間東勝州失守移置綏德謂之延綏鎮正統中都督王禎始于出晴之水頭曰榆林莊築榆林堡成化中始衛故曰(又)明初無鎮也

余于後為巡撫、成化八年、乃移鎮東起清水堡之紫城、西定邊之鹽場、至一千二百里、臺河套于北、而內增三十六城堡、分為東西中三路、築邊城連墩勾堡、其高山深崖因其形勢、下厚者斷削、稍衍者壘築、每三里起對角敵樓、連北不斷、空處築墻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至今仍之、然而邊陲虛整、有恃、皆可超越矣、

夫榆林西連寧夏、來通三晉、南引慶延、北跨河套、東西一千二百里而遥、乃盡壤宇沙磧不毛之地、示夷以割河套、及今二百百年而莫之改、惜哉、

榆林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六百三十里、東至山西之岢嵐州樓子營五百四十里、慶陽府界在西南四百八十里、延安府在東南四百五十里、河套在城北十里、榆林西東二

路多黃沙環壅、中路多山、而多麥薄不毛、

何善乎唐也、延綏之邊惟北面、唐初因河為守、仍秦漢也、既而踰河築三城、越出榆林北七百里、且未聞轉餉于內地、非善之善乎、及舉軍復兩京、兵雖单弱、依然金湯、雖有土番論恐熱之變、不旋踵而敗之矣、

唐宣宗大中元年、河東節度使王宰及朱邪赤心、敗論恐熱于鹽池、

何併善乎宋也、銀夏綏宥靜、雖委于夏、而麟州以及延鄜、皆為版圖、及囊霄跋扈、日尋干戈、然境內不聞飢且叛者、據可守之地、得轉餉之方也、

宋夏綏宥靜五州、按銀州即今銀州關也、夏州鄜、錄連氏之纏為城、在西套中、宥州亦在河套、漢之三封縣、唐之長

澤縣、天寶中始名宥州、綏靜二州、今無可攷、麟州今永興堡、延今延綏府、鄜今鄜州、慶宥即元昊小字、自麟州斜而西南、以至延鄜、其地皆可耕種、且依山阻水可守、歐陽文忠公謂鄜州用粮七萬餘石、草二千一萬束、又云運輸過河供饋、即此可見轉輸有方也、

力有餘者當法唐、力不足者當法宋、不審計而決焉、明初時以大將駐延安、以其為西北要地、及城東勝、則東受降之故壤也、雖未盡唐制、而黃河之內、莫非王土、綏德猶且無鎮、而況榆林乎、使祖制不湮、則卜世卜年、豈易量哉、

洪武二十七年、築東勝在黃河外、即唐之東受降城、俗所謂由城子黑城子是也、守東勝、則東南與山西之偏頭關、寧武雁門、相為唇齒、而西南可以屏蔽河套一面矣、惟東

勝西四百里為中受降城、更西四百里為西受降城、受未復唐制耳、其時套內延綏寧夏之人、耕牧其中、熊孩閑獵、無不往焉、且亦修城設守、防其踐水、故延慶之間、不知夷患、則河套敵之也、其時兵屯東勝、故不但榆林無鎮、即延綏亦無兵焉、

東勝不復、則河套空虛之地、宜其或往或來、然未嘗為王庭也、當余子俊之時、即不能踰河復三城、但因秦漢故疆、以河為界而保之、其費復與城榆林等、兵不加多而足守、饒野之地可以耕、水次之舟可以挽、三邊皆安世萬之利也、

東勝不復、天順六年、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始入河套、猶貢馬畝琛、未為邊害、未幾即去、成化初、又同酋的思蘭入、始抄掠、即追逐之北渡、嗣後或一歲一入、或間歲一入、出

套則犯大同宣府、朱永等討之皆無功、亦未嘗以河套為巢穴也、今河套乃秦之新秦河南上郡、漢之定襄郡、唐之六州、城郭特多、蓋因河為塞也、套地長一千餘里、余子俊築邊、東起榆林之清水、西止寧夏之橫城、亦一千六百餘里、故曰與河套守寧夏城堡東中二路兵八千二百七十名、榆林三路三萬八千二百名、合六萬三千六百有奇、世言套地沙深土濃、不宜耕稼、不知秦漢唐、兵民所食何物、且今套內衆近十萬、麥豆青稞、無所不有、從何得耶、況上流即有河南固原寧夏、下流即有山西、隔一水旱、皆可設桴浮舟也、守河套、則偏頭延綏寧夏、皆無患矣、

苟免已據、才力不勝、以俟後之人可耳、乃獻有所不爭、力有所能為、地有所可守、顧苟焉而內縮地數百里于黃河四塞巇崎

磽磧間、累築綿引、相接為長城、延長二千里、外不足為藩屏之功、內不足有地利之益、此何為者哉、徐亨論王禎之失而余子俊固陷之矣、雖文貴更增大邊以護屯田、因仍補救、亦何益耶、

成化八年、套中無夷住牧、彼此視為甌脫、雖踰河城受降、夷不及爭、況城河南乎、河南以河為險、有地可耕、城可守之地、延長二千里、合榆林寧夏言之、皆為防河套也、自寧夏之橫城至榆林而南、則多山崖、雖少沙患、而奢不能盡地利也、

雖有王越曾銑之才能、不以為邀功、則以為起釁、蓋以榆林有邊故也、夷因築邊、知套內乃中國棄地、不事兵革、公然而巢穴、居比鄰之地、排數尺之墻、小寇大舉無日無之、故進不能如唐、退不能如宋、惟有就沙磧間、據垣株守而已、且榆林之兵多至

五萬五千三百八十人、坐食窮邊、陰耗物力、奈之何其不飢且盜也、

成化九年、總督王越因滿都魯叛、忽等自套入寇、常州、越知其輜重子女在套之紅盤、乃率兵食殺焚燒之、夷被大創、號哭渡河北去、不復敢改者二十餘年、嘉靖間、夷大猖獗、總督曾銑于二十六年、大舉搜套、殺獲甚多、夷皆跟蹤北徙、而屢嵩指為關釁、銑斬東市、嗣是言搜套、復東勝者絕響矣、于是小王子火篩俺答吉囊火落赤者能鋤定等紛紛入套、其後為患于榆林、于蓟、于晉、殺戮動以萬計、邊吏止以邊墻為界、不敢踰越尺寸、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夷益驕恣、攻城占野、邊將邊兵死者不可勝計、天啟元年、韓漢入套、套中舊部悉其吞併、多降中國、今之套虜

昔之降夷也、崇禎間、李自成等多榆林人

有明之事往已、今欲為榆林善後計、奈何、曰、惟有因有明以變通之耳、一曰修邊堵、

昔夏初與金和好、故金得專力南侵、夏亦不受兵者八十載、及兵連不解、一勝一負、兩敗俱傷、夏至遵頤議與金和調者以報金軍臣曰、就令如此、備邊必不宜弛、金主然之、然口血未乾、而兵已犯境矣、今河套封古祿為晉王子、東封山旦王子、西有公主貝子、四方征戰、每調其人、其公主貝子月有俸、即今所謂蒙古是也、乃邊城靡有反肩、墩台高不盈尺、若如金軍臣之言、將若之何、況套夷其能如遵頤哉、榆林開紅山神木黃甫川三市、寧夏于橫城開市門、隆慶六年、亦于紅山開市云、

一曰增屯兵、

經制三營及諸屯堡兵九千六百二十九員名、有明則五萬五千四百有奇、已不逮明之什二、又從而汰之、而又從而生占之、苟變生不測、誰為占守耶、非謂必當如明之多也、擇其當增而增之、防河套之不執、備他盜之吞併耳、河套當明時此防瓦剌之侵、內有吞併之事、其後竟為撒漢毅掠、蓋養養之久、而人疲馬弱也、今晨西夷如虎、而賀蘭山後之祝曩等、常誅併其部落焉、

一曰墾荒地、

明制三守七屯、多在北邊、延慶二府召募軍丁、及擒發頑梟號軍、分置衛所、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其後漸次逃逝、既籍而屯政大壞、今軍已盡為民矣、明制、鹽法商人輸粟于

邊、謂之報中、即領引于淮于浙支鹽、故邊地有募人開墾、有地方轉運、而米粟充積者、商人輸粟之功也、嗣後淮浙間、私商甚行、引鹽壅滯、而商人坐困于弘治間、商人後賂業琪、琪乃奏罷赴邊報中、以鹽引之銀輸納戶部、而邊地之粟少矣、官屯商屯之法壞、則荒地安得不多、今榆林荒地四萬二千餘頃、開墾之弊、譬之矣、有冒熟為荒者、有貪永不起科而起熟既荒者、有着令數年起科、而不肯有司即征者、在乎得人而政舉耳、此皆備邊之實事、有明之善政、所當因而行之者也、

一曰通運道、

河南本邑由陝州而至潼津、則黃河是也、迤及渭河繞數十里、由渭而洛而北上源則榆林邊堡即急水、艱難于行舟

然用秦漢隋唐之法以所用于閒者、何不可用于延綏、即山西之米豆、運至石州保德州、則循河而至府谷、相去甚近、且府谷去黃甫川、纔二十五里、清水營亦然、其他諸堡、遠者不過一百里、惟西路諸堡為邊圉耳、明布政文貴改地荒為折色、付部馬清又改本色為折色、于是邊民愈無粟矣、崇禎間、王嘉胤起府谷、神一元起于宰保、張獻忠生于柳樹間堡、李自成生于懷遠堡、其他若李過、高一功、數十賊目、無一非榆林人也、

惟在參明李之藝、舊然更張之、所謂變通者在是矣、

延綏邊堡、

鹽場堡、李夏花池東三十里

定邊堡、鹽場堡東四十里

磚井堡 定邊東四十里

舊安堡 磚井堡東五十里

柳樹澗 舊安邊東南四十里

寧塞堡 柳樹堡東四十里

靖邊堡 寧塞堡東四十里

鎮虜堡 靖邊東四十里

鎮靖堡 鎮虜堡東四十里

龍州城 鎮靖堡東四十里

清平堡 龍州東一十里

威武堡 清平堡東四十里

懷遠堡 威武堡東南四十里

波羅堡 懷遠東北四十里

響水堡 波羅堡東南四十里

保寧堡 響水堡東北四十里

榆林衛 保寧東北四十里

紅山市 榆林北十里

常樂堡 紅山市南三十里

雙山堡 常樂東南四十里

建安堡 雙山東南四十里

高家堡 建安東四十里

柏林堡 高家堡東南四十里

大柏油堡 柏林堡東四十里

神木縣 大柏油堡東南四十里

永興堡 神木縣南四十里

鎮羌堡、永興堡東四十里、

木瓜園、鎮羌堡南四十里、

清水營、木瓜園東三十里、

延綏邊堡、

鹽場堡、延寧之錯繡也、西接花馬池、東連定邊營、沙塞平原之地、雖有鹽池、而城堡屯兵、自古無之、及移鎮榆林、而堡始設、亦定邊花馬池之序堠耳、北則河套限于一墻、乃堡相去特遠、游牧且良善、邊外風沙、墻常淤沒、與其挑濬徒勞、不如近堡改築之有功、東四十里則定邊營、

堡為延綏西路所自始、花馬池在西三十里、堡有鹽池、周三里許、中有开滙水其中、越宿成鹽、故堡名鹽場也、明成化八年、延撫余子俊移綏德之延綏鎮于榆林、乃增置三

十六城堡、築套于外、西起于堡、東盡于黃甫川、邊墻在北二十里、榆林邊久不修、傾塌沙淤、幾為坦途、不但鹽場也、堡設把總、

定邊營、隋之鹽州、唐之五原郡也、南通石湧、北枕塞垣而長城關在焉、塞門守拒、今且何如、塞外充路漢才黨、穹廬相望、安知其不內擾、高梁之困、可謂前車矣、營西郭外、南北二沙、挑之復塞、石坑舊寺、已為沙埋、明制、文有監司兵有三千、今兵已汰十之七八矣、東五十里、至磚井堡、

秦時屬北郡地、隋煬帝因其近鹽池、置鹽州郡、唐為五原郡、置都督府、石湧池堡、在南一百里、邊墻在北五十步長城關出塞之門也、充路漢才黨、地名、在河套中、今住牧者有賈台吉、有坐扶丹台吉、高梁兒等地名、明李總兵李琪

與黃台吉戰于高梁為處所圖、埼出奇勝之、西郭之南北二沙、時勞春鍾、石坑寺在東北十里、元大德中所鑿、久為沙淤、弘治中、掘地出焉、明制兵二千七百名、營有副戍、為延綏之西協、

磚井堡、宋之鹽池州也、南接新興、而梁山洛水隔之、北望恒都而長城烽燧障之、自堡而東、依山臨塹、有險可扼、然西接定邊相去五十里、疎遠空虛、則瓦劉梁之亭堠、宜增置以備應援者、堡在平川、垣頹兵寡、自堡而東南、則新安邊、沿邊而東五十里、則舊安邊焉、

磚井者、古有井而以磚甃之、堡舊為新興、後移新興于堡南八十里、南有家嶺、俗呼南梁山、恒都古城在套內堡東北五十里、漢用兵之地、明制兵八百五十名、今止一百一

十名、堡有守備、邊墻在北一里、

舊安邊營、宋之鹽州地、俗謂之深水、明初置城、石虎所轉戰而成功立威地也、余子俊以平漫沙漠、難於築濬、邊濠不利士馬出入、乃於中山坡改築新營、所謂新安邊也、王綸仍改守此營、在平川久無墾土、明制兵近三千、新營且有六百、今二十餘存一矣、東南四十里至柳樹澗、

正統二年置營、天順二年夷寇邊、命大同總兵官石亨往禦之、與夷戰于安邊、追至昌平墩、大敗于野馬澗平坡墩、轉戰六十餘里、斬鬼力赤平章、擒獲無算、成化十年、置新安邊于中山坡、則北至邊墻六十餘里、廵撫王綸以就舊營切近大邊、東連寧塞、西接磚井、此之昔年孤懸者不同、乃復守此營、有荒田、民欲開墾、有司不許、營有守備、明制

營兵二千一百、又新營五百九十、今止一百三十名、堡南至新安邊六十里、北至大邊一里、

柳樹澗堡宋之夏州地也澗有柳樹因名堡焉、堡置于明初而余子俊南移永濟則定邊寧塞益以孤危董威復移于此自堡迤東無險可據而堡與寧塞為延安門戶、套夷居常小窃秋高大舉、率多由此、誠吭隘也、今且不逮明之什一、而三山石海新興、皆在腹裡、分其兵以守衝要、亦補偏救弊之一端乎、張獻忠生長此堡、東四十里至寧塞堡、

永濟堡、在南三十里、嘉靖末、巡撫董威復移永濟堡守此、因舊堡而修築焉、明制兵一千八十名、流賊張獻忠本堡人、初為快手、崇禎二年、從昌美為賊、謂之西營八大王、堡有守備、至邊一里、

寧塞堡古之栲栳城也堡在山源明移三岔堡兵守此西南有把都河堡之北若蓮花山順寧川有古塞焉金湯川鶯窩山有戰場焉河之南架炮山旗桿山亭燧存焉皆希文范公之遺蹟也審度地利自此而北皆白草黃沙險無足據與守把都兒保安可無患與寧塞逼近邊城有明之兵多至二十倍且有神一元兄弟相繼為亂覆車之戒可不謹與東至四十五里則靖邊營矣

把都河在西南三十里蓮花山順寧川在南十三里金湯川鶯窩山在西南二十五里大盜神一元本堡人堡有守備

靖邊營宋之凡剌城也延安遠在其南長城近劉于北明撤內地兵以守此非以其衝要乎東西有哨馬營而南之黃花戍以及綏麦城范老閔皆文正公所經營者營即保安軍焉其為重

也、宋且然矣、明兵十倍于今、猶有小墩寨之失、奈何平原要塞鎮以遊擊將軍而兵纔二百、耶、東四十里至鎮盧堡

元刺、宋所築城也、即今之營馬、通志以為即寧塞、則誤矣、延安府在南三百二十里、大邊在北一里、明移保安縣兵守此、喃馬營又謂之范將軍馬營、蓋文正公舊跡也、黃花城在西南五里、即黃河古戍也、營城外有荻麦河、渡永濟橋則荻麦城、明制、文有監司兵二千二百六十名、營今有遊戎兵二百名、

鎮虜堡、宋之夏州地也、明初未嘗有堡、因鎮靖靖邊東西遼闊而置堡邊中、城小而當要塞兵纔及明之什一、非置堡之初心也、東四十里至鎮靖堡

鎮虜今易名鎮羅、鎮靖靖邊相去八十里、堡周三百有七

文明制兵四百四十名、今五十名、參將杜茂謂居人耕種于邊外云、堡有把總、北至大邊半里、

鎮靖堡、即白塔澗也、南有蘆關、延水出焉、明初謹守塞門、繼之進軍筆架、余子俊乃移至此地、利失矣、兩為敵臣再為刀俎、死者數千焉、今堡宜遷高陽、兵宜增設、東四十里則龍州城、

堡又名白灘兒、塞門所筆架城名、嘉靖五年大水入堡四十三年又為水淹、賽夷于嘉靖四十年陷堡、殺掠二千餘人、四十三年又為所陷、明制兵二千五百名、今止一百二千名、堡有守備、南至延安府二百里、北至邊二里、

龍州城、漢之龍州、宋之站堡寨也、范文正于此置馬營、境有龍城關、此近邊堵、南為延安城、乃延境首衝、今鵝兒巷、腦四面天險、建城堡以扼吭喉、足資保障、城南宜家畔、有荒忽都河、無定

河之上流也堡之溝澗良多善用之則為險不善用之則為害也地利豈有常勝哉東三十里則清平堡

邊堵在北五里延安府在南三百里堡在平地不若鵝兒巷為險固水出塞外之白城兒至此于堡之荒忽都河水合南流益大謂之無定河水中之沙人馬踐之如行幕上多陷沒之患淺深不一故名無定且水急流之際時或逆上如海潮唐人詩中皆指此也延綏西路止于此堡堡有把總兵五十名明制兵五百六十名

清平堡漢之白土縣地也舊名磚營兒堡在三原而城外之沙常陷車騎而距邊甚遠昔有導鄜鮑之水而邊堵以安則擇形勢以還堡亦絡焉永藏也且自堡而東居威武懷遠邊堵險阻山嶺崎嶇而谷口則平如砥西川小理河汉灞尤為扼塞于振

之吏不戒、則白落卧牛、靡有堅城矣、東四十里為威武堡、

嘉靖十五年、堡為套夷所陷、黑鮑河在邊外五十里、其水貫墻而入、址岸頹圮、水淺則河堧平沙浸衍、靖邊監司、文作、至邊外審視、得石廣數丈、水障而下、乃鑿石為穴、導水下流、而石若梁焉、石上施城、邊墻邊圍、白落城名、在西六十里、卧牛亦城名、在南七十里、堡為延綏中路所自始也、

堡有守備兵一百名、明制兵二千二百名、

威武堡、即響鈴塔也、北有威武關、堡以名焉、堡在山阜明、始得繕城、置戍、牛心在其東、赤木峙其北、依山險阻之地也、南有狄青原、武襄之所駐兵、于此奏膚功者、猶在邊堵、未築之先、則榆林之邊圉、益于守也、今海流兔之地、豈不密邇邊、既不修兵、且過沙何耶、東南四十里、則懷遠堡矣、

咸化五年、炎振裹鈒撒大鬼鶴堡兵守此、牛心山在東十餘里、赤木山在西二十里、狄青原有水、在南十里、咸化二年、屯里入寇、總兵楊信戰于狄青原、大勝之、其時並未築邊、且能戰勝固守、及邊已築、人心懈怠、夷人入犯、未有若此之勝者、海流兔地名、在金內、今趙羅代台吉所住牧、明制兵六百五十名、堡北去邊四里、堡有把總、今兵五十名、

懷遠堡、即白家梁也、梁在山嶺、城如黑子、明移土門軍守北山下、苦水川合圍水而東、則無定河也、明時堡之、旗桿戈戰、火出有聲、而闖賊乃生于李繼遷寨、以鍛鐵驛夫、覆八荒無外之金甌、夷不虛生哉、堡距邊甚遠、今速蓋之地、氊帳星羅、兵不及明十二、何以禦之、東北四十里、則波羅堡焉、

城周二里、三門、子在南二十里、旗拜戈戰出、丈在隆慶元

年、牽自成世為李繼遷寨人、寨在堡側、自成幼牧羊、長為
鈇匠、未成、耕田無得、年二十餘、始為銀川驛馬夫、崇禎元
年、裁驛站、無所得食、四年、大苗美部為賊、號闖將、父守忠、
祖海、曾祖世輔、皆懷遠農民、崇禎間、米脂諸生賀時雨、貢
生党詔上書、乃燕翼揚灰、堡北至遠墻二十里、米南至米
脂縣一百里、遠蓋在套內、今馬大麻台在俸遠台吉所住
牧、明制兵七百四十名、今堡有守備兵一百一十名、
波羅堡堡有波羅寺、堡依山築、南通綏德、北跨馬安、東控土門、
西引三捷、然沿邊之外、沙高于墻、無定河可以為隍、戎馬不能
徒涉、所防常在冰堅、今河水即淺、安足恃乎、自堡東至保寧、幾
于三舍、沿邊空虛、雖東南有響水堡、距邊遼遠、則增堡移兵、宜
何如變通也、東南四十里至響水堡、

波羅寺寺依崖而攜、綏德州在南一百五十里、馬安山在北五里、土門寨在東十里、三岔閘在西二十里、遵城在北十三里、寨外之夷、即趙羅代五指武堡、為延綏中協詔戍所駐劄、今馬兵共六百六十名、

響水堡、漢之圁陰地也、堡近黑河、或呼為黑河上云、東連歸德南通黑河、綏德在于西南、榆林出于西北、惟此甚遠于邊、苟有緩急、不介馬而趨、恐亦無及、明已移軍平夷、及余子俊復移守堡、東北四十里則保寧堡、

歸德堡在東四十里、魚河堡在南七十里、綏德州在西南二百里、榆林鎮在東北六十里、遵墻在北七十里、正統初已移平夷堡、成化間、余子俊又移復、明制兵八百名、今堡有守備兵一百名、

保寧堡、古梁城也、波羅西接榆溪、東引響水直其南、紅山通于北、切近長城、自大川口版築雖堅、而風沙特甚、夫堡于常樂、實扼歸德魚河大川之衝、雖陰上郡、在在可虞、雖中路兵駐波羅、而馬二百、兵僅倍之、明常移波羅之兵守此堡、為水澤之區、邇來潴水漸涸、馬無所飲、其若之何、東北則紅山市、東三十里至榆林衛、

波羅在西八十里、紅山市口在邊外三十里、長城在北一里、大川口在西二十五里、堡在平地、明制兵一千三百名、今堡有守備兵一百名、

榆林衛、榆溪舊塞也、春秋時屬白狄地、秦屬上郡、漢為雲中九原地、隋為榆林郡地、歷代無所建置于此土也、明失東勝而守綏德、此其出哨水頭耳、城築王禎、鎮移于余子俊、創始增修、

且東西繕三十六堡塹山堙谷築河套于外而重兵屯于榆林于是為雄鎮矣東倚駝山西限榆溪北距邊堵南引銀州其城三面憑山一面臨水可謂天險然東南山阜參差林木隱蔽沙峰置樓則高與城埒攻擊可虞也其海潮寺逼居城下掘地可慮也夫榆林貪功習戰之士多務本力田之人少其地磽瘠芻粮不充闖賊焚殺城陷而猶巷戰忠魂毅魄直與日月爭光可也北十里則紅山市

秦使蒙恬築長城畧河南拓榆中城千里屬之上郡今河套即河南而榆林所屬皆古榆中也漢為雲中九原又謂之五原隋煬帝巡幸至此有榆林營明武宗正德十五年亦巡幸至此綏德州舊亦無鎮國朝勝失而退守綏德也正統間總兵王禎始築城成化八年余子後移駐綏德之兵

于榆林而榆林始有之給鎮矣、城東有駝山城半蔽其二山形類駝、世呼榆林為駝城云、穆河之水西注墊于城西為西河、合榆林之水、流入于紅石峽、繞城帶郭、所謂一面臨河也、北六里有紅山、其上有欽賞城、邊墻在焉、又北二里為紅山石、漢夷互市處也、城南一百四十里為銀州關、即古銀州地、榆谿無定二水皆南流至銀州關而合也、崇禎十六年、賊李過高一功王良智攻榆林城于沙峯五起李飛穰與城穰相對、矢石交至、賊又于海潮寺穴地道、城中掘地拒之、卒之東南城陷、死者頗多、巷戰死者七十餘人、鎮明時設有巡撫、今裁、今惟有總戎三營、馬步守兵二千六百名、城有都司守兵五百名、南至歸德堡四十里、東至常樂堡四十里、

紅山市為款河套而開也、始于隆慶迄今而未有已者、市口有城、開市有日、貨物有禁、而有明之賞則無之、明制、一年無犯則許市一年、而朝款夕寇、不知凡幾、今向化雖醇、族類不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闕泥灣為內地草場、而近什喇百黎、邊女爭桑、至于啟釁、不可不戒也、南由榆林四十里至常樂堡、

明隆慶五年、吉能之貢、遂開市于紅山、今市口有至城不屋而陶穴以居、或設帳房、正月望後開、開日一市、往市者烟茶緞布棉布草鍛鹽所禁者軍器來夷、夷所至者馬騾駱羊各皮毛、而明時一歲止一易、賞以萬金、許元昊謂我戎人、本事輕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非策也、王忠嗣于夷互市、每高估馬價、諸夷爭以馬來、南夷馬遂少、然今套虜甚弱、套馬甚驚、蓋養久也、闕泥灣在市外鎮軍、戲

時採草地也、什剌百黎在市之北、今剌迷達台吉、彭松台吉住牧、南至榆林十里、西至保寧三十里、

常樂堡、漢之榆谿也、舊堡在南、沙磧無水、弘治間移置岔兒河、即今堡焉、西接榆林、東接雙山、葭州在其南、邊圍當其北、塞外飛沙、踰垣而入、雖獐水淺不可湟、堡南鴛鴦河、水草大善、鎮之芻茭咸賴焉、邊外白崖河、越出獐外、以為飼秣、保夷之不爭得乎、東南四十里至雙山堡、

成化間、築舊堡于南二十里、弘治二年、巡撫劉忠改築今堡、堡在平川、榆林在西三十里、葭州在南一百四十里、長城在北半里、獐水出本堡、而塞外葫芦海之水、南流而至于獐水、合流入紅石峽邊外、白崖河為鎮軍草地堡為延綏中路所、止有守備兵一百一十名、

雙山堡漢之真鄉縣地也初築堡于水地灣成化中移置今堡堡在山岡有險可守矣南近葭州而府谷吳堡亦皆密邇而大川當未脂之衝則北門鎖鑰堡亦無所諉其任矣長塹在北依山阜而少風沙然山泉潰決庸或有之疏導之不可廢者白崖兒可以伏兵覆索之不可已者邊外邵家梁美地薦草易起爭端慎之哉東南四十里至建安堡

正德二年築堡水地灣余子俊移于今堡撤西南之柳樹會兵守之葭州在南九十里府谷縣在東南吳堡縣在南未脂縣在西南邊橋在北十里明時賊伏白崖兒副統兵陳鳳死之邵家梁在邊外為鎮軍草地明制兵六百六十名今堡有守備兵一百名堡為延綏東路所自始

建安堡漢之圜陽縣地也古未有堡余子俊城崖寺於是為今

堡南有建安關南直黃河北限障塞堡在山畔然塞外擡甕之水貫邊而入彼有實焉可不防與自堡而東周阜交錯蜿蜒四百餘里東路之固固在險也且逼近黃河軍需苟乏水陸可通其如世無實心任事者何東四十里則高家堡矣

成化十年始築城黃河在南一百五十里蓋黃河自寧夏北流而東幾二千里至君子濟則折而南流貫太康延安之間故延綏東路南近黃河也東路之北則為河套河套之北亦為黃河者水之曲折也邊墻在堡北五里擡甕山名在邊外水自邊外而入經堡而南為禿尾河明制兵六百六十名今堡有守備兵一百二十名

高家堡唐之豐州地宋之飛鵝川也堡在平原南通葭州北限隍陿萬户峪在南趙保吉之衆從此把麟州幽陵在北唐開元

中置也、南有彌勒川、衆水所會也、堡固東路中之平原乎、馬鞍山為古戰場、夷之西犯、亦從堡入、今塞外之五藍腦、氊裘羅列、備可疏與、東南四十里則栢林堡、

段州在南一百六十里、達墻在北三里、萬戶峪在南一百二十里、李繼遷宋賜姓名趙堡吉、麟州即今永興堡、幽陵都督府在堡東五里、彌勒川宋置、有彌勒寺寨、下有金剛濠、皆永利河水之所經也、明初百戶宋銳戰死于馬鞍山、陳軍李北夷、入套驅葬諸夷、套夷屢敗不支、崇禎六年、大落太、及古魯太、皆舉族內附以避之、楊漢入遼從堡而入、至崇禎十年、楊漢西犯甘州、病死于祁連城、套夷自乞降後、榆林遼患遂息、反李過攻榆林、榆林義士且借其兵數千來援、以教寨不敵退去、五藍腦在河套、今打兒杖貝子

哈喇台吉引章耐台吉住牧、明制、兵一千六百、今堡有守

備兵一百四十五名、

栢林堡、唐之勝州地、堡之得名者、其地產栢多也、堡從未有風塵之警、距山原而地利得之、南跨黃河、北距塹壘、而塹外之耿波黨、淪為異域也久矣、雖有野麻灣之水、曾不濡馬足者、南有軍崖、其事不經、非關隘扼塞、可不通矣、東四十里則大栢油堡矣、

黃河在南一百二十里、邊墻在北二里、耿波黨及把漢波黨、皆地名、屬河套、為鼐克台吉住牧、野麻灣亦在套內、其水自堡西流入高家堡、黑軍崖在南三十里、其崖有馬蹄及人跪坐衣處、明制、兵六百二十名、今堡設有守備兵一百一十名

大栢油堡唐之麟州地也堡在山巔水環城外寇夷交訌而堡相安于無事非河山之助耶南黃河而北長城與栢林同之其石盤山誕謾無稽惟兵制所宜擴充耳東南四十里則神水縣矣

城外東西二水俱自邊外而入南合栢林城東黃河在南一十里大邊在北三里石盤山在東南山石有巨人跡車轍世謂周世宗敗軍過此云明制兵四百六十名今設守備兵一百名

神木縣漢之光祿塞魏之朔州隋之豐州宋之神木寨也明因宋為縣城在平原南界黃河北距市口其鳳頭筆架則武宗之所駐蹕也其紫溝燐火之所常青也其河口堡則水濵之捍衛也河山既改而高有才鄉石填海蓋可悲矣縣東之龍眼錦屏

山、環秦漢唐之郡縣、今又湮于套中、而塞外之五奴故鬼、今分茅胙土、封建存焉、相與互市同于紅山、乃邑之屯兵、僅及明什二、不亦過少耶、南四十里則永興堡、

縣四十五里有古松二株、因以為名、元亦于此置雲州、明始為縣、而名則因宋焉、黃河在南一百二十里、邊城在北四十里、鳳頭筆架二山、皆在東一里、正德十三年十月、武宗巡幸榆林、駕駐二山、寧朱入冠、總兵張欽敗之于紫溝河口、堡在西北、墻長八里許、時為藩籬、戊子年、總兵姜環變于大同、己丑、高有才起于神木以應王永疆、變于榆林以應焉、有才遂盡有榆林地、直趨三原、適吳三桂自漢中直趨至、有才戰敗、遁保府谷、攻之逾年始克、高有才乃沉黃河死、龍眼錦屏山、其南自漢之光祿塞北、有唐之麟州

故城又連谷城、又南四十里有秦之新秦縣、唐之靖寇寨、

惠寧堡、鎮川堡、東有元之銀州故城、互奴故兔地名、在邊外、今封吉魯為晉王、王及吉魯什貝子捏克吉吉皆住牧其地、互市文約于紅山市口、明制兵二千四百名、今止五百一十名、縣文有監司縣令、武有副戎、

永興堡、隋之連谷縣、唐之麟州郡、宋以謂之黑城也、南近黃河、北連長塹、榆林各堡、當有明時、套夷外侵、流寇內亂、而堡巋然獨存者、堡在山原、以險為固也、宋欲廢州為寨、且欲棄之、歐陽脩曰、城堡堅完、地勢高峻、天設之奇險、可守而不可攻、其至黃河府州各縣百餘里、不可棄也、以今觀之、其言不益信哉、東四十里則鎮羌堡、

堡即宋之麟州、又謂之黑城地、黃河在南九十里、遠城在

北十三里、府州今黃甫州、在東南一百二十里、明制兵一千一百名、今堡設有守備兵一百一十名、

鎮羌堡、唐麟州地也、明初守東村、繼而移堡于此、南抵府谷、北統長城、堡在山原、百年無兵戈、與永興共之、境內天窑關可以守禦、堡有荒田而禁墾、惜哉、東南四十里則孤山堡、

成化二年、移築今堡、府谷縣在南八十里、大邊在北十里、明制兵七百名、今堡有守備兵一百一十名、

孤山堡、即孤托塔營也、南接府谷、北限長城、與鎮羌同焉、堡置山巔、昔屯重兵開市、及移神木而堡日就荒涼、南有麓州、不足為重、湯揄勳所謂黃沙白草、四望漫漫、一腔熱血、乃委此耶、今邊外之北黃河畔、有執射圭者、然時勢多變遷、可不為之長慮耶、東南四十里則木瓜圍堡、

府谷縣在南四十里、大邊在北十五里、乙未移堡之兵及布于神木、邑州在南四五里、有明參將湯龍勳守孫山、與夷戰賊死之北、黃河畔在堡中、今掌歲公住牧、明制兵二千六百名、今堡有守備、兵一百二十名、

木瓜園堡、亦唐之勝州地也、東路城堡、木瓜園獨置於後者、古無此堡也、府谷在南而近、長城在北而遠、奔走守望、何以不勞、堡在山巔、城小而荒、一陷于闖王海、再辱于王嘉龍也、東三十里則清水營、

成化十六年始置堡、弘治十三年始屯兵、府谷在南五十里、長城在北四十里、小港關王海陷堡、殺掠已甚、崇禎三年、流賊王嘉龍起于府谷、攻陷本堡、明制、兵八百八十名、今堡有守備、兵止一百二十名、

清水營、唐之勝州地、宋以屬府州、西南府谷、東北長城、明初以黃甫川而屬于營者、延綏東路長邊盡于營之柴城、守及于黃河塹也、踰河則山西全秦之邊盡是矣、清水城在山坡、當極衝之地、而兵不及明之什一、東南十五里、則黃甫川焉、

清水營、成化二年城、移府谷之兵守此、府谷縣在西南八十里、長城在北二十里、明制、兵一千一百人、今設有守備兵一百名焉、

黃甫川、唐之勝州、宋之府州也、明初隸于清水、而開關置戍焉、城在山畔、東濱黃河、南隣府谷、北盡長城、西北清水、一河之隔、寄嵐之樓子營也、黃河從塞外至東勝州、經君子濟、折而南、經堡之東、則出套矣、黃河天塹、然冬寒水合、萬馬可渡、故延綏他堡、止於防套、惟此堡則防他寇焉、小堡互市、同於紅山、豈但焦

家坪為是紛紜交易哉、延綏沿邊之城堡、實止于此、就今日之疆域籌畫耳、

天順間堡猶隸清水、弘治中始設閣、黃河在東二十五里府谷縣在西南九十里、北邊在北二十里、清水營在西北十五里、寄嵐堡東南至灰溝營唐家會渡河、直達偏頭關、又東渡河、過近殺虎口、故堡、與山西各處、但隔一河耳、焦家坪在河套、今索鈐見子住牧、明制兵一千六百名、今堡設有遊戎兵一百九十七名、

延綏邊堡、自鹽池而東、至于黃甫川長城之間、或雜山險、凡三十壘、一千九百里、其紅山為塞外不與焉、

右北邊、自蕭州之野麻灣、至于延綏之黃甫川、統四千一百七十里、

河套、自寧夏東北起、以至于榆林東北止、皆河套也、

河套在寧夏之東北、而榆林之北也、其地東距河、則山西之偏頭關、西距河、則寧夏衛、延長二千里有奇、長城限其南、其三面有黃河之阻、其廣或八九百里、狹隘或一二百里、

河套地界、惟黃甫川與黃河稍近、以南焦家坪、兩岸夾山、水光合後洋、及娘娘灘、羊圈渡口、交冬冰堅、夷或由坪、或自灘或由渡口、以入河套、

荒廢之城郭州郡、往往錯雜其間、河套本中國地、古未有河套之名也、自明築河、套榆林之長城、棄其地于外、而河套以名其地、古國屬於趙秦、為河南新秦上郡九原地、沿河築城、扶蘇蒙恬所經營、為縣三十有奇、漢置五原郡、主父偃所謂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內省轉運歲漕、廣中國邊備也、晉因漢領

縣干、後屬符秦、晉本始據于赫連氏、其後宇文泰據有其地、隋置勝州榆林郡、更築長城、唐初破突厥以處頡利之來降者、置六州、而以唐人為刺史、武后併為二州、中宗置蘭池都督府、分六州為縣、玄宗改為軍、朔郡、以六縣為六州、又續增宥州、張仁愿北踰黃河、因趙武靈王故址、築三受降城、及靈武中興、而武臣帶甲之力、多出于此、唐末拓拔思恭思忠以討黃巢功、賜姓拜爵、卷有軍、夏綏、豐勝宥麟五州地、延五代及宋、遂建國為夏、及元昊僭號、以夏竦韓琦范仲淹為經畧、种世衡狄青為將、僅遏其虐、蓋土地廣大、根固盤結、非一朝一夕、終宋之世而莫之何矣、元滅夏、置中書省、亦謂之中興路、有明追元敗將于察罕腦兒、逐王保保、後城東勝州、此千里之地、墻塹墩台、居然腹裡、何以有河套之名乎、何以言棄河套於外也、明東勝不守、廵河

探哨、徙草燎原、于其地、及毛裡孩等往來踐蹂、李賢知為後患、而當事者苟安目前、智不及於徙薪、而力不能救火、及益以朶加思蘭糾合滿都魯等、樹黨日多、寇逼日甚、而大固延綏寧夏數千里、烽燧不息、鼙鼓相聞者、則河套為之巢穴也、昔虞詡有言、上郡沃野千里、水草豐美、土宜產牧、宜復城、宜耕屯、灼灼明矣、自定城、倡誕謾之論、遂堅其河套之心、嗟乎、古郡縣其中者、皆移粟于他所乎、當日延寧耕植于中者、皆種豆成箕乎、河套富牧、十倍延寧、昔苟難而今何以易乎、一言喪邦、或葉盛之謂乎、于是余子俊王瓊、陰用其言、後先合志、設重兵于榆林舊堡、築長城東起黃甫川、西至寧夏、乘障則燧、臺壤分疆、舉北面千餘里而棄之、此河套所以至今不為內地也、子俊與瓊之心、或先身守而後可施攻取、然城已成、已示夷人為己棄之地、立懦

夫自守之疆河套之棄非二子作俑而誰耶英宗憲宗之世未嘗不謂搜河套復東勝也然當時膚閒外之寄者則衆勇趙輔劉聚之徒所用非其人宜其相繼無功而以搜之復之為難以蔗杖為梃而謂天下皆堅器亦惑矣及王越搗巢夷悉遠徙河套之易復亦明矣機有可乘而卒不能者因循久而畏懼生議論多而求備甚宜乎河套之終于棄也孝宗之際火篩入套肆為侵陵延寧大同數千里間覆軍殺將畧地攻城而後圖搜套復東勝開屯田是猶可為也而逆黨阻之械之入朝矣正德間是以有固原臨洮肇昌之禍迨至嘉靖視河套為久棄地而平涼固原延綏環慶寧夏以至涇州三原涇陽歲遭虔劉動以萬計宋之王庶有言延安陷則南三輔如建瓴而下明棄河套而全陝騷然四方震動固如是哉棄河套之效彰彰明矣其時未

手無策、皆不敢議恢復之舉、又未有守禦之方、惟總制中丞、檻車對簿、固已晚矣、嗟乎、以天下全勝之勢、困于彈丸之河套、以天下之人、困于火篩吉囊俺答之數夷、猶謂中國之有人乎、夫河套在河山之內、自古為中國地、有明所世守者、自築長城、凡踰短垣、謂之出塞、是委河套于敵、而遺腹心憂、不知復河套而後延綏寧、復東勝而後河套固、此必然之勢、中國之利也、唐築受降城、乃禦夷于黃河之外、明築榆林堡、則養夷于河套之中、是自損于腹裡之地、使夷橫據其中、豈非棄利就害、徒為天下後世惜哉、世宗誠厭兵端、雖曾銑有壯猷、兵出有功、旋遣嚴嵩仇鸞之搆、遂使[illegible]効力者盡於一網、是自壞藩籬以媚盜、且明示臣工以搜套復東勝為戒矣、邊警益急、君臣咸咎開邊之禍、嗚呼、銑未出師之先、夷人之入寇者、誰開之與、夫河套者、

非夷能取之乃明棄而與之非不能復乃禁人之復耳英宗而下有欲復之君而無能復之臣武宗而下有能復之臣而無欲復之君至于發言盈廷惟楊一清之議得中策楊琚移僅防邊之議得下策其他遥度坐談皆為無策嗟乎河套非絶徼也復之固難言之亦難耶當世宗之際希旨議河套以巧言亂真者固多矣白面書生不履邊垣親戎馬宜其失不止于半獨怪倪岳者以卓然名臣而復東勝搜河套之議猶不能無失言之譏其他復何議焉東勝之廢纔數十年棄之非久也去偏頭寧夏纔二三百里地形非難知也唐守受降城明初守東勝非別毛一軍以助也則出孤軍涉絶漠勞師絶餉之大害乃漢唐通西域之陳迹因設言之以止人復東勝耶至於河套雖長二千里然三面距河黄河為塹非綿亘無際也城郭未盡傾土壘未盡

廢非如沙漠無可居也土地肥美自古迄今皆利種植非無委積也不鼓勇前行而但守一墻以為固則塞垣內地之兵民歲供其殺戮可謂據全勝而取敗反逸為勞矣夫河套之與延寧無名山大川以關隔又非有高壘深溝無地不可以入寇此老成謀國者以盡心竭力以圖恢復不宜以入室剝膚之患等之邊功絕塞而為邪郭無當之說以阻之獨指摘當時之兵將則固為燎若觀火矣嘉靖間河套之議數千言娓娓可聽者莫如翁萬達萬達勲名赫奕總制宣大宜其諳于邊事乃飾浮詞以取悅奸相尤可怪焉延綏鎮撫楊守謙之議豈不之聞乃故為舛錯悖謬與之背馳何耶進戰至難何王效梁震屢有殲績乎守險苟便何夷人常入塞東盜西寇北擾南侵乎冬則河凍草枯膘騰已減春時氷解馬更虺隤非夷馬之瘦乎廐閑而居芻豈

而收、冬春間我馬不甚肥乎、則我强夷弱明矣、大同五堡猶屬境未、河套之地乃在河南、恐其必爭、則不復、將必揖讓而後復乎、沿河雖有二千餘里較之邊垣僅多五百里、移延寧守邊之兵于沿河、因河爲隍、繕壘爲城、所謂其易十倍、何守兵須三十萬之衆乎、套中之地、一歲而耕、再歲而獲、所謂不費牛馬、其利百倍、復套移營耕墾、次壤何仰給於內地乎、曾銑用兵已有成效、萬達非不耳而目之者、勢之强弱、事之難易、彼已之有餘不足、莫不彰彰明矣、而故反其說者何歟、塞上之民、橫被屠戮者日益多、沿邊之卒、傷於鋒鏑者日益甚、所宜者、棄、焚、極、溺、復何套以安、延綏寧夏安、延寧以固關隘、不宜夸張夷勢、引喻失義、沮志士之心、杜天下之口、使夷坐大、舉河套而棄之也、嗚呼、萬達者亦嚮君相耳、否則久在行間、憚於出師而已焉、知所謂時

勢者哉套夷自吉囊而後日已式微南恐搗巢之患北備反刺之侵則亦巢于幕上焉有明苟有中賈之乘可為之時時勢取河套復東勝誰曰不可顧畏之如虎竭脂膏增市賞貪日之安方以羈縻為得計夷豈不內笑其愚哉套夷土地肥而豢養久戰爭少而筋力疲至天啟間插漢入套以夷攻夷而套夷有舉族內附者此非成哀短祚而吁韓稽顙與插漢入套套夷始復故土德中國卵翼之恩願為北藩當賊攻榆林猶欲為敵愾之忠其若天之不祚明也何哉河套自明以來分為二大部其分地以榆林寧夏之邊界為疆今套既封以王以公月有俸祿其色目以下為差可謂盛矣然套夷自明以來多為別部所吞併未之有世守者有黃河衣帶之水而無長城戍守之防也今河套既受羈縻而西夷又眈眈欲噬之則為臣畫布置所以保全

唇齒者不可緩也、

套內山川、

犁元山、在東古城南

牛心山、在黃羊城東

海子山、在窰山城東

駱駝山、在又罕屈兒城南

麥梁山、在者蒐城東北

月兒海子、在牛心山東北

紅鹽池、在蓮花城東北

長鹽池、在蓮花城東

北海子、在白城子東

佛堂寺溝、在鴛鴦湖西

鴛鴦湖、

啞把湖、在駱駝山西、

邠海子、其派有三、皆北入於河、

紫河、今謂之紫河又是也、

石崖山、山文有戰馬狀、

陽山在河北、

馬陰山在河東北、

套內物產

鹽紅白二色、

金銀出麦梁山

鐵出麦梁山、夷常取用、

石煤出麦梁山、

良馬、出紫河、

野馬、不多、

黃牛羊、　青羊、　黃羊、

雉兎、甚多、

狐狼魚、出黃河甚多、

河柳、可為箭、　紅柳、

矩松、即青木香、

甘草、大而甘、

酥油草、易肥牛馬、

芨芨草、可為席、

蒿茨、皆可為薪、

河套古蹟、

富平古城、在者兎城西北、

朔方臨戎縣故城、在唐北湖北、

臨河縣故城、在高闕東、

河目縣故城、南河南、

唐龍鎮、在勝州東至黃河二十里、

東勝州在河北東故城、在聲元山北、

佛堂寺、在鴛鴦湖東、

雞鹿塞、在朔方嚴澤縣西北、

者兎城、在麦梁山西北、

乂罕臘兜、在駱駝山東、

忻都城、在乂罕臘兜城西、

狄青寨、在佛堂寺東、

交城子在白城子

白城子在北海子西

石窰川城在紅鹽池西北

紅城子在月兒海子東南

魁苗運城在武花城西北

武花城在沙漠西

連城在沙領兒西

石牌樓在河嶺兒東

今宿城在犂元山北

外疆

赤金山在肅州西三百里其下有硤焉夷之往來者恒由于此伏兵用武此其地矣罕東衛即沙州城也在肅州西一千一

百三十里、唐初置沙州、天寶中、陷于西夷、大中間、刺史張議潮以州歸、遂建歸義軍、以朝義為帥、元後為沙州、明初、傳有德追敗亡、元至瓜州、厥後始置衛、以俺章為都督、

按俺章之弟曰苦木、皆阿卜爾加之子、阿卜爾加之父曰哥哥把勢、本烏斯藏番僧也、俺章兄弟隸元之耳交王、領其部屬、妄稱親戚丞相之子孫、于永樂元年修貢、故兄弟分封于瓜州沙州焉、諸說紛紜、皆不得其實也、

正德間土魯番侵擾皆還肅州之東西暖泉、及甘泉之高台白城哈羅口、即今之黃番也、

哈密間西二百四十里至赤金城、又西二百里苦峪城、歷西門界六百二十里至沙州

白龍雖在沙州西門外、形如土龍、身無首有尾、高大者二三丈

畢者餘岑參詩殊馬龍堆月照營即指此堆東倚三尾北望莺
蒲蓋沙州之塞要也
鳴沙山在沙州南七里天晴氣朗則沙州城中聞鳴沙之聲冬
夏聞其聲殷殷若雷疑即禹貢所謂流沙也
三危一在沙州東南二十里俗名昇西山三山特聳故曰三危
渥洼水漢之天馬所生也在沙州境內
壽昌縣漢之龍勒地也在沙州西一百五十里漢天馬初發京
師夕至龍勒之北塞山後魏置縣曰壽昌歷代因之沙州未廢
而縣空焉
玉門關近龍勒在燉煌之西北在肅州之西九百里班超所願
生入者晉高居誨記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關關又西百里
出玉門關金河在肅州今不可攷必在沙州地無疑矣唐玄裝

西域志云塞上無驛亭又無山嶺止以大為識玉門關外有五峯首宿峯其一也又有葫蘆河上狹下廣迴波甚急不可測上置玉門關即西域之襟喉也

陽關在敦煌縣西六里去北庭二千七百里北庭詳西域中高居誨出玉門關入土魯界西至沙州南一十里鳴沙山又東南一十里三危山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則陽關東至敦州一千三百里耳

蒲類海實固班超所擊呼衍王地也海源遠出于闐廣延甚大則誠用兵牧馬之地焉海一名菖蒲海又名鹽澤又名泑澤俗謂之婆焉東距陽關三百里

班固西域傳謂海水潛行地中而出積石云其潛行無跡則不可知河有泉源行闐而源合而東注菖蒲海則分晰

不明、戰令人以蒲類海之水、即黃河之水矣、受玉門閒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超海冥瀘、盤流千里、至磧石再出、史記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通鹽注、鹽澤在大州之土魯番西南、

哈密衛、漢曰伊吾、盧烏壘城、置都尉屯田、魏曰伊吾、晉郡、為涼州牧張實所據、唐曰伊州、亦謂之伊吾、貞觀中、伊吾來降、置伊州、郭知運王君㚟相繼為刺史、五代、小月氏居之、元封族子忽納失里為威武王、明永樂二年、安克帖木兒貢馬、乃建哈密衛、封忠順王、賜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使掌西域貢、凡入貢者皆取道于此、且譯番文、三傳至剌羅帖木兒、為其下廝林所殺、其母努溫答失力守國、謂之王母、國罕慎、罕慎貪殘、阻貢道、為土魯番阿黑麻誘而殺之、乃求西寧安定王族陝巴立之、為土魯番速檀阿力所破、執去、既歸而廢、乃立陝巴之子拜牙郎

貪殘致怨未幾走土魯番衛遂為土魯番所據而哈密都督倫克卜剌率部長兀兒哈剌灰回回三族來歸安插肅州城內

哈密在肅州一千八百四十里鑑云一千五百里至瓜州界八百里西至西州七百二十里土魯番在其西一千五百里南至沙州界一百四十里北至伊吾軍三十里又北至瓦剌子一百里鑑註數百里以天山為界

嘉峪關至哈密路程

嘉峪關西二百四十里

弇金城又西二百里

苦峪城又一百二十里

王子莊八十里

卜隆吉河一百五十里

河南那只今一百里

紅柳泉一百二十里

哈剌骨八十里

五個井泉口一百二十里

古墩子一百里

也帖木兒泉山八十里

哈密衛

或自苦峪城北向

羽寂滅一百二十里

莽來泉西一百四十里

垣力西一百五十里

哈剌灰一百二十里

哈至一百二十里、

坡兒那一百四十里、

羽六溫一百二十里、

俄倫突九十里、

俄倒海牙一百四十里、

阿赤一百四十里、

力把赤一百三十里、

撒力哈密失五十里、

哈剌木提四十里、

哈密衛

嘉峪關至赤金路程、

嘉峪關外西二十里、

大草灘 三十里

黑山兒 七十里

回回墓 四十里

扇馬城 三十里

三顆樹 五十里

赤金城

或由大草灘 北而西趨

大鉢和寺 七十里 齊至

回回墓

近疆西夷傳

祝囊台吉者、故綽庫忠其把汗之別部也、多機智、好大喜功、初今西域土著、當七清亂、勸綽庫兜東徙、不聽、及敗、祝囊預携其

仲父克氣弟羅藏三台吉三部引弓者約六千東走甘肅塞外為行國久之就畜牧盧夏賀蘭山後噶爾丹稱漢臣之其內兄麦力幹世牧青海其少主憨頓逃避於坤都魯祝釐時時相過從循長城繞祁連苦路迂問越邊過則掠且殺戮有一二書生持羊酒勞之喜曰所過不見有若此此何如人左右曰讀口秀才祝釐曰秀才知禮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諸生曰惟有德者居之曰何為有德者曰不殺不焚不擄掠(釐祝)捧腹大笑曰但如是耶策馬去戒帳下不得更踰邊犯一草一木過憨頓曰學佛經不如學漢人書近邊有秀才可請為師傳憨頓從之於是近邊諸部多厚幣延老學究購四子武經云賀蘭山接壤故西受降城踰黃河則河套歛列伯山且當其衝河套人衆而弱祝聞漢人為之防秋常竊笑焉康熙二十四年同科

科爾坤十八部由古北口入覲預宴於盧溝橋而返出口時迎者約萬騎云

綽力兒阿氣黃台吉噶爾旦之別部也叩甘肅關通番文達賴喇嘛遣來擺代生事邊地制之請自今好相與云番文稱甲士三千覘之則所隱過半扇馬城東抵肅州河二百里王建兒黃台吉有衆二千牧其地初不知為何部二部合乃知皆自西域來者擺代在百里外人不聞以一矢相加云

憨頓西域人噶爾旦殺其父其祖綽兒異把什走苑憨頓年少方騎羊射鳥聞敗倉皇無所往其祖部落曰無素奈爾定合首氣奔還抱之大哭曰故主骨肉尚在足矣敗收亡百餘人擇善馬抱以東奔金山兵追之背負矣如蝟易四馬始脫從者止五騎至坤都魯遇祝囊以少主托乃馳而西號召舊部落數百人

牛馬羊騾驢駝稱是載婦人遠道抵坤都魯故沃野乃勸部落勤牧射一二年多盈餘即為之婚嫁憨頓且長就諸部議婚咸畏噶爾旦無一應無素奈爾定合首氣獨揣知噶爾旦無素憾乃厚幣走詣噶爾旦噶爾旦喜曰腮漢華言好丈夫也問為言憨頓貧不能娶妻噶爾旦以綽力兜和首氣女妻之令護送歸於坤都魯諸部始重憨頓別部落日益歸之云無素奈爾定合首氣內奉幼主外整部落數年衆十倍於初時年未老髮鬚盡白無一莖黑者有子二長曰滾布爾罕次曰滾布力爾吉皆幼擺代拜彥身短而肥黑膂力弓矢絕人一身刀箭痕纍纍無間無所用力則射死他部牛羊以啟釁夜則竊馬以為常兵法窈一簡九擺代拜彥獨不知法諸部咸指為賊犯下古城殺官兵無算其三十餘騎無一亡者塞外無所容乃像憨頓於坤都魯

常與別部並騎行遇黃羊分逐之至牧圖則舍黃羊射牧羊或怪問之曰不盜食他人物常不甘作賊其天性也常大言曰與我千人東西南北無敢當我者

完卜（一作完卜又曰闊闊）為噶爾旦收添巴者（添巴即賦稅之謂沿邊西夷及黃番黑番俱納噶爾旦添巴完卜皇牧為謂之）圖頭猶之轉運使也帶甲二百祁連山諸夷羌靡不惟命歲遣數騎驅牛羊往金山望日月出入行者閱兩月各部遇之率辟易云或曰是噶爾旦耳目所寄或曰為綱羅人物豈特圖頭哉墨爾根黃台吉一手反擊謂之乩手子或曰永郡卜之孫或曰亦卜剌之後（他義言之子）要之青海中盤據之遺孽也兄弟四人長墨爾根次綽庫兒次滾卜揮漢次勞藏（長名雪藏及滾布者長子）墨爾根部落三百餘騎隨畜牧於祁連山陰與甘州紅

崖相接壤勞藏掠紅崖殺遊擊欲進取高台曰中國內亂可乘勢取河西地墨爾根持不可曰失人心開邊釁為丈夫所笑悉驅勞藏所部出塞云

懷阿爾賴達蘭太之子也世牧青海上初卜兒孩稱汗既死部落分稍弱達蘭太始盛已而卜兒孩子孫盛達蘭太且死懷阿爾賴與其弟溯卜弟刀爾吉無分地視卜兒孩之子孫為最貧及洮水開市兄弟獨色喜驅馬數千移穹廬于甘州白石崖口外之野馬川引弓之民已滿三千乃分為三部兄弟皆秋獮而相得無間初河西諸回回叛及敗刀爾吉誘致三百餘人皆善火器懷阿爾賴曰是善火器者不可分為奴使教部落有大用此天與我也黎圍七族黃番則殿其添巴大草灘者橫截甘涼二州草豐茂南北百里東西三百里中有鳥支山林木鬱獸繁

盛然在祁連山北為甲剌喉吠三部入據之邊吏爭之甚力諸夏諸夷咸質成于達賴喇嘛乃命大寶法王往視分界當是時樞部理藩文武咸集皆謂之內地懷阿爾賴拔佩刀礪地曰大明汗江山獨我不可得一片土天何用生我為卒不肯離大草灘于是中國增官兵（副將一員參將一員遊擊一員守備四員）顧犬草灘四隅頓之梗甘涼路邊吏與之對壘而軍者二旬不解一日使命方往來出不意發大礮其馬驚不可控始潰入大草灘去戮其老婦一稚子一世所傳定羌廟之捷云

（瀘卜部落一千人同同三百住巴雅塊川刀爾吉部落五百人住白石崖口外）

麥力斡黃台吉其祖卜兒孩繼亦不剌據青海有衆萬人麥力斡與諸父諸兄三分其軍皆為黃台吉麥力斡分地在青海北

與西寧莊浪涼州時接壤麥力幹剛燥多嗜慾而落落有大志初聞大同姜瓖麥延慶間群起應平西王吳三桂相與持於西安平涼間麥力幹乃糾合各部謀大舉諸父達賴黃台吉聞之怒曰動即殺汝達賴雅為諸夷所信服時年五十餘鬚髯蒼蒼麥力幹即不動因開白塔兒地于北川口中國之亡命因同叛敗者盡招致而館穀之分四民使各衣稅畸租察其可用者分任之或自隨其不願者聽於是歸附滋益多其強勝為青海禪衲連諸部最常築宮于大同河源輒行國不一居聞西南變則入據涼州之黃城兒欲以造釁會邊吏以時方多事容忍之達賴又時相戒飭初爭大草灘麥力幹獨不屑曰牧杭華言非丈夫也麥力幹雅與妻兄祝囊相厚曰南有我北有祝囊何事不可為其從兄達爾加黃台吉從兄弟懷阿爾賴輩咸倚之為重

麦力幹雅好結納以小利餌諸夷故各部咸聽命即備貢於噶爾旦無外憂益肆其利以招叛亡惟好酒耳不絕聲目不絕色大實法王勸以少貶損麦力幹善其言而不能自制體異達賴黃台吉死以底兆一逞其志無何病入凉州之水磨川求醫藥毡帳接于交衢所部馬有踐稼者麦力幹召其主牽其馬去曰以償汝乃鞭縱馬者百十近地軍吏多持牛羊酒麵進曰杯酒片肉皆軍士身上所扣來者我何忍食悉不受河西之兵聞之多涕下未幾死于水磨川子南力木鬧為黃台吉

麦力幹子康熙二十年故

達賴黃台吉信佛喜行善卜兒孩失兎之幼子也生長青海上日與黃衣僧講經父死襲黃台吉分部引弓之士甫二千初集慶死其子內亂達賴召之至數其罪欲斬之其子于是棄部落

去不敢復見達賴之分地直接西寧邊地無搶掠患而達賴晚年部落增至六七千無貧乏者諸從子見憚然無疾詞遽色然皆嚴事之西寧市口西域回夷相雜處多爭端乃使宰僧持平銀塔寺生菩提樹葉皆成佛像乃出黃白金三囊之漢土番夷咸不敢盜取初滇黔之叛三秦方洶洶其後子達爾加攻河州閱月麥力幹取黃城兒達賴力持不可使者交馳於西南乃各罷去達賴年五十髮多白悉屏絕婦人一意學清淨及逾八十髮乃黑顏如童稚云

勞藏台吉部落二千餘

克氣台吉部落一千餘

二台吉皆游牧賀蘭山後

把都兒台吉部落四千人游牧東海言寧湖

把都兒台吉部落五百餘游牧居延海

把都兒台吉部落一千餘游牧居延海北

色各長素部落三百人游牧長流水

占木素台吉部落五百餘游牧鈸盤水

桑嘎思巴台吉部落三千餘游牧合黎山北

額力刻綽爾吉部落一千餘游牧大鉢和寺

倒朗色楞台吉部落五千人游牧居延海西

阿要台吉部落八百餘游牧坤都魯

答里麻吳把什部落九百餘游牧威魯城

渾都魯台吉部落四百人游牧坤都魯

滿素太台吉部落一千三百人游牧賀蘭山後

額力慶台部落八百人游牧乾海子

吳倫纂台吉、部落七百人、游牧居延海西

撥什台吉、部落一千餘人、游牧居延海西

額爾得和首氣台吉、部落二千人、游牧居延海北

額力刻隆窟隆部落三千人、住牧威魯

額力刻綽爾吉、部落二百人、住牧青金湖

勞藏台吉部落五百人

七清汗之住為噶爾旦所敗乙卯康熙十四年至此與綽力克鬼阿氣台吉相好、會與勞藏同至、住牧青金湖

滾卜台吉、部落一千人、住牧青金湖

索囊王建兒台吉部落二千人、住牧扇馬城、

索囊南占部落三百人、

阿卜頻之子、為噶爾旦所敗逃至、住牧紅泉、

答力漢綽爾吉部落七百人、游牧昌平湖

麦爾幹噶部落三百人、達賴喇嘛之圖頭也、住牧遠書川、

阿爾頻部落四百人、其父号為斯藏、住牧討來川、

滾卜揮漢部落四百人、麦爾根之弟、游牧擺過河、

達爾加黃台吉部落七千人、住牧河州西南三百里、南岔滾卜川、

勞藏部落二百人、麦力根之弟、善為遠游牧拜滾河、

河套部落

古禄王者、吉囊之後也、其族系無可攷、明崇禎間、為揮罕所侵擾不能自支、河套地饒耕稼、中國其士卒豢養久、不善弓馬、舉國之人、不能禦千騎、乃內附、中國謂之降夷、及李過攻榆林、舉義旗來援、乃畏賊鋒、逡巡不敢進、天下既平、始奉正朔、從征伐所向有功云、今王以下皆錫之以禄、月王俸一百兩、公及貝

勒八十兩、貝子六十兩、其部分為六掌撒猶之五軍也、王一、掌歲公一、古祿什貝子一、打兒仗貝子一、掃闊貝勒一、

古祿王、住牧神木縣之西、曰五奴敖兔、

古祿什貝子、住牧五奴敖兔、

揑克台吉、住牧五奴敖兔、

棗鈴貝子、住牧黃甫之南、曰黑家坪、

掌歲公、住牧榆山堡之北、曰黃河畔、

打兒仗貝子、

哈漢台吉、

引章耐台吉、俱住牧於高家堡外、曰五盤滕泉、

喇速達台吉、

彭松台吉、俱住牧於紅山寺之北、曰什喇百營、

掃闌貝勒 住牧寧夏邊外曰什刺波羅

黃台吉

挾丹台吉 住牧常樂堡之北曰克路漢才黨

鼐克台吉 住牧梅敕堡之東曰耿波靈把漢波黨

馬麻太台吉 住牧懷遠堡之北曰速蓋

捧速台吉 住牧速蓋

起羅代台吉

五撈式台吉 俱住牧波羅堡之北曰海流兎

欽列伯山旦部落二萬 住牧寧夏橫城之北

阿兒墩素部落三千 住牧花馬池之西北

附蒙古四十八部落考畧

科爾沁

土謝圖王、

車禮克圖王、

東圖王、

察薩克圖王名布塔爾

已圖魯王

朱爾扎漢、

沙津、人名計和領領職官科爾沁中五旗事

都同噶爾公、

按科爾沁一部、在蒙古中為最勝、然科爾沁一部、又分十部、和土墨特本非二部是也、凡稱四十八部、從所分言之、非部落總名有四十八部也、科爾沁十部、今可攷者列於左、所未詳者闕之、

阿魯科爾沁 但稱阿魯亦可

朱爾扎哈漢 封多羅郡王

土墨特 住牧歸化城一帶

達爾漢貝勒 名額爾德木圖

滾記思扎布 封圖山貝子

翁牛特

達爾漢貝勒 名雙色

多羅杜冷郡王 名羅禮滾達來

敖漢

多羅郡王 名扎薩

額林臣台吉

扎魯特 亦作扎賚特

達爾漢貝勒、名巴達扎

喀爾沁、住牧安頗三旗地

杜令郡王、名扎世、一作扎西

鎮國公、名吳特巴拉

多羅貝勒、名扎木

巴林、

多羅郡王、名郭爾理

固山貝子、名吳爾占

都兒本、

圖思哈爾公、

阿巴哈、

奈曼、唐紀作乃蠻

多羅達爾汗、名鄂齊理、

吳主 亦作烏朱、穆親、

色冷額爾得足、

郝齊得、

喀爾喀、位敦歸化城北、

綽克扎布公、

按喀爾喀、本北方蒙古之通稱、猶西夷之稱厄魯特也、是時喀爾喀有五部、作賓王家久矣、今四十八部亦有喀爾喀者、因其五部之外、別有根墩大清一部來歸、乃使之附庸於喀爾喀、而此數於四十八部也、

杜爾伯特、

塞冷達爾汗、

札頼特、

蒙膀達爾漢、

吳喇特、

土門達爾漢、

喀喇車里克、

噶戶麻台吉、

鄂爾多斯、

古木哈談、

四子、

直爾札木、

蕪尼特、

騰吉思墨爾根台吉、

阿壩垓、

額齊格、

索倫、

達與畢、

厄魯得、

附客爾喀七部七濮

札沙克圖汗、

車陳汗、

土謝圖汗、

七清汗、一作氣庚

那木厄金汗、

賽應汗、

巴爾湖額勒得汗

鄂爾得、袁古、

附記

阿克敦阿哈思渾額爾克代青那顏

達賴代青那顏　長子渣薩克額爾克阿海台吉

西域土地人物畧

嘉峪關、西八十里、為

大草灘、其地廣而多草、西四十里、為

回回墓、以地有回回三大塚、故名、迤北鈔和寺西五十里、為

柴城兒墓、西四十里

扇馬城、中有二水北流、西三十里、為

三顆樹、西五十里、為

赤金城 明所設苦峪衛處也東有河城中有二墩迤北五十里為王子莊西二十里則為

古墩子 墩西有塔西六十里至

阿丹城 西北有河河北為剌即戊卜隆吉兒西南三十里為哈剌兀連城西北為大班城哈剌兀連大班間有河哈剌兀連西南百里為瓜洲城其大班西南五十里為卜隆吉兒西南入中垣尔會於西阿丹大班之西卜隆吉兒之北其南路為恒力為提乾卜剌罕提觀卜剌額失也天則大溫其北路為褸拿嗜水為恒力為哈剌哈剌灰大為哈剌灰西阿母城西為瓦兀兒禿為哥兒卜剌陳為答失卜剌迤北為王子莊樹西北為哈剌灰為召溫虎都乞失虎都為偏

有、為阿奈、為卜兒邪、為哈卜兒噶、為賽爾西阿爾、西二百

里為

沙州城

明設沙州衛、古所謂流沙城、西為虎不哥城、為答失虎都、

為牙卜剌、為哈失剌卜西卜、為哥子尔、為阿奈、為引只兒、為

哈密頭墩、為剌木脫云、為乞兒邑奈、為克兒華也思、沙州

西三百里、為

哈密城

城東有河、河上有橋、有水磨廠、北西十里為速卜哈剌灰、

南三十里為畏兀兒把力、西十里為

阿思打納城西北十里有卜古兒、西五十里至

阿打納城又西為

乜帖木兒 又西五十里為

剌木城 又西有

把兒海子瘦山簽把兒山 又西有

瘦山兒

鉢和寺城 城西十里至

哈剌帖乜 剌木城至哈剌帖乜寺五十里自此而西有

察黑兒 有

川中瘦泉城 又西一百里有

中中泉 又西百里有

瘦泉兒壩阿思打納 西為

脫合城兒 又西為

北昌 又西為

魯珍城兒

城南有鹽土、有蘆葦草墩、有懶真城、有平截土墩、有把思

淵山、北為羊黑城兒、西五十里為

哈剌火者、又西五十里即漢之火州、今謂之哈剌火州是也

我荅剌城、城西百里為

土魯番、回回種田產各色果品瓜木、西北有安喜母、西二百里為

俺石城兒、城南有俺真城兒、北有撒剌把、又西五十里為

蘇把赤、北有兒真城兒、又西二百里為

昆迷失、其南有白山兒、其山東至俺真城、行六日、其北有池、有

昌都剌城、西二百里為

阿剌木、又西百里為

火力失滅、南有他林河、西百里為

哈剌哈失鉄城、其南格卜城兒、拉力昌河、北有苦地巴城兒、黑松林河、又西百里為

滾巴泉、又西百里為

黑水泉、泉北有察力失城丁城兒、氣兒河、其南為拉力昌城泉西百里為

溲山兒城、又西百里為

獨樹城兒、城北有瓦為河及撒力滾把河、西有一重夜川、西百里為

察力察井、井北有大矣山、又西二百里為

淤泥泉、泉南為克列孛城兒、其城東至拉力昌城、行八程、泉西百里為

察兀的河、其河南北俱與山相接、稍子河西十里為

古克兀城、城北有雅思雅阿城、南有湯池、又百里為苦先城、又西百里為

西牙河城、城北有美山間、有阿思馬力城、西北有迭西瀾城子、西有沙的即哈、西南有花蛇河、河南有素剌店、西三百里為

阿黑馬力城、城西南百里為土力答紅城、其城東至擺城四十里、西北百里為阿速城、西二百里為

阿亦城里城、城北有包列河、南有阿丹城、西有泉、又西百里為

克力賓城、城南有二回回墓、及黑五河、北有石店子、又西百里為

乾泉、又四百里為

大井、井南有三堡城、西二百里為

比長店子、城南有乾羊城、見北有石城、見又西二百里為

迎疊泉、其地土台上有二泉、南有拾水石干城、西二百里為

根河南義力子城北又有居城西五十里為

石子泉泉西把力城南為庫子井北為泉泥城見其城東至石城行八程泉西二百里為河西丁城城南有頭城河見南南有海子北二百里為

亦的哈馬城城西南為哈夫哈力城西五十里為

失哈力城其南有未見阿鄰剌城其西有河有民運南為也力灰為黑沙納內思為哈剌北為黑夫哈城又西為南力又

戴城西三百里為

我撒縛其西為討城已夫西北為賽爾城又西五百里為

土剌城其城形圓四外屋廬羅之中有王子一人住同同不環頭帶白羊毛帽不種田吃食羊肉駝乳又西七百里為

牙思城城頭同同出羚羊角鹿皮西四百里為

也失卜其南有已達兒有打下依倫的達北有他失干城西三百里為

亦尔乞咱打班其南有大熱水泉黑水黑亦有可達已有黑石城有賽蘭城又西二百里為

亦乞咱打班又西為

把力干城城南為哈剌界為哈必打納思乞亦咱撒剌思咱力又西五百里為

俺的干城城北有馬兒思剌又西七百里為

我失城城南有瀕湖有烏哈剌撒有大者門力泉百即哲古力又西三百里至

馬都城其城引水七派灌于其中南有高山北有汸兒泉納馬都西南五十里炊的把丹其西有咱力都有罕都有撒力

亦剌者北三百里為黑馬至其西北為虎帖城西四百里為

阿瀨答又西二百里至

阿力炊打思其南有凡魯西南有阿拜卿力姐氏有西六巴有

水磨其西北三百里為阿瀨答西北為阿速城又西為

亦口赤城其四面俱水出沙糖其南有答黑答斡有的大者有

昆都思有剌巴的東見咱木卜剌有哈兒斤有哈沙打有

戶衛撮有達見哈有聆思的其北有鐵門關有克力干城

有把黑里城有失把力城有倦的厌城又西為

黑樓城至者戲里黑猪黑答蘭城見四百里出獅子西馬哈剌

苦木金銀寶石綾錦各色果品青紅稀花白紙種田其南

有巴巴沙忽有赤戲黑猪黑答蘭城見有剌巴的剌阿力

阿城東北有馬力城又西為

阿倫城 城東有失黑山河又西為

火者阿剌黑壘城 南有失黑山西北有剌扒的城又西為

阿力伯 有驢頭回回其南有阿剌都伯有失黑有阿力店子西為

雜民城 城南有阿思民西五十里為

善哈城 有回回種田出果品養蚕撒為罕克在城住其南剌巴子火馬里麻撒力瓦思北有卜剌撒剌思有克力干城又西五十里為

撒兒罕城 有驢頭回回出獅子哈剌苦求大驢子寶石金鎖鐵兀牙把力帖骨皮養蚕出墳墳菊菊各色果品木撒黑剌錦花銀鼠青鼠豹皮剪絨單其北有阿力城有望日樓又西五里為

失剌思城 有驢頭回回種田又西三百里為

高山其南有山北有高土力西北有

撒子城兒城西北為

把黑打帖又西為

把答山城出青金石其南為西河城北為阿沙把力又西一千五百里為

怯迷城有王子外邊住有回回番漢出金子金鋼鑽其南有兒打兒有阿把的納都又西為

新旦城有壩頭回回種田出糧米各樣果品其南有把答力山城有回回種田有阿力伯城有回回出金子寶物又西百里為

孛思旦城有回回種田養蚕出各樣果品其南為阿力阿伯城中有回回為俺的灰城中有壩頭回回出玉器又為黑者

沙平城見李思旦西五百里至

亦思他剌八城有纏頭回回種田出播米養蚕其南為吟的于城出鐵獅子哈剌又為巴巴沙惹城又為户倫城有回回種田出葡萄又為剌巴的哈兒答及喇叭的迷城見剌巴的把尔斤亦思剌八西六百里為

失剌思城有纏頭回回出魚牙把力有院有樂人有各色蕃品有長流水又西行五日至

亦思城有纏頭回回為怕兀列思晉出頂帽各色緞綾好手巾花毛子阿魏阿芙蓉其南為阿巴的納都打剌木用城為夫卜城剌巴的拙帖兒滾都兒城剌巴的米納牙其西北俱大川路行十餘日又西八百里為

瓊力沮城有纏頭回回種田出黑狐子其南為苦蘭城有回回

種田出稻米、其北為京的城、又西為

阿即民城、四面環以屋廬、有小王子出羊水氣、各色菓品、河木

又為距的列思城、有小王子、纏頭種田出各樣花、拓果至

阿力旦城、行六日、其東面為頗力城、見、其東北為征北城

見、又西行兩個月為

苦思旦城、有纏頭回回種田出各樣樹木、其東南為也尔的其

西有水磨、又西為

沙密城、有纏頭回回出各色菓品、瑣瑣、筍筍、哈剌骨馬、又西行

一個月、至

巴黑旦城、其城引水七派、灌于其中、有回回二千家、出獅子哈

剌苦水、金線豹三種花布手巾、其南為大土城、北為陝西

行城、又西為

也的納城、有纏頭回回、西一百不出產物種田、又西百里至

飯店兒、又西行六程、至

天方國、其城二重、有出家回回在城住、餘皆進城禮拜、其南有

深子井、北有阿思納城、天方國、西行十五程、為

迷的力城、有纏頭回回種田、又西至

牙瞞城、有黑髮回回、出馬瑙琥珀犀羊布、各色棉花、又西為

文谷魯城、俱漢兒人、蓬頭戴帽兒、種旱田、出珊瑚樹、眼鏡石、上

有七樣花草、城東有河、舟楫以渡、又西為

阿都民城、有回回種田、出花布手巾、各色菓品、又西為

也勒朶思城、其城四隅、環以屋廬、周圍有水、水有舟楫、俱漢兒

人、蓬頭戴帽兒、種稻田、出撒黑剌鎖鐵刀、各樣菓品

撒黑四塞、其城二重、俱漢兒人、蓬頭戴帽兒、出烏木銀朱白紫

瑪本各樣藥材又西為

哈利迷城有鄂約回回多養羊馬種旱田有水磨出黃蔔萄及

各西瓜等品又西為

阿的納城為昔迷城舊有回回種麥子出棉花又西為

菲即城其城一重有小王子俱漢兒人剪髮披髮戴帽兒種稻

田養蚕織金蟒龍撒黑剌黃絨蟒出金子黑石珍珠又西為

安各魯城有運頭回回種旱田出氊帽各樣三棱織子綢羊毛

織褐子出大環環葡萄城西距山山上有延檢司又西為

阿台城有運頭回回種田出白棉花夏布山下出西大紅花城西

有河河有二水磨又西

棗羅撒城[illegible]種旱田出各樣藥品又西有

海[illegible]

魯迷城 其城二重有自立王子有經頭同子及漢兒人有通事

種旱田不出物產東至李羅撒城一千二百里

此書存目作四卷、不著撰人名氏、以此書首卷河州條註內有康熙十四年二十二年等事、定為康熙間人所作、荃孫按章實齋劉湘煃傳云、甯都梁懷葛著、秦邊紀略有書無圖、湘煃得圖以較其書圖合、疑即梁圖、而與方輿紀要頗有齟齬、湘煃合訂為秦邊紀略、異同攷六卷、知此書為梁著、又按劉繼莊廣陽雜記云、梁質人留心邊事已久、遼人王定山燕贊為河西靖逆侯張勇中軍、與質人相與甚深、因之徧歷河西地、故得悉其山川險要部落游牧暨其強弱多寡離合之情、著為一書、曰西陲今略、歷六年之久、寒暑無間、其書始成、書凡五冊、冊各百餘紙、蓋即此書、初名西陲今略、西域水道記引之、後改曰秦邊紀略耳、又按存目別集類、有梁份懷葛堂文集十五卷、提要云、份字質人、南豐人、嘗學於甯都魏禧、實齋云甯都梁懷葛、亦誤也、此本五冊、與

廣陽雜記所云相同、前有印曰石匏二字、朱文、後有印曰張開福印四字、白文、石匏海鹽明經、嘗就諸城劉燕亭喜海之聘、燕亭觀察延榆綏、石匏在其幕中、此蓋行篋中物、將以考西陲故跡也、惜劉君異同攷已久佚、無從校證耳、

廣陽雜記卷二梁質人留心邊事已久從人王宣山譚燕贊
參河西諸道侯張勇中軍與質老相與甚深質人因之通
歷河西地河西番氣離皆諸道以兵臨治事皆中軍主之
故得悉其山川險要都邑游牧暨其強弱多寡離合之
情時洞若觀火矣著有一書凡數十卷曰西陲今略歷六
年之久寒暑無間其書盛成前至都中余見其稿果
有用之書此方與之學自有家數近時所著
之方輿紀要也為之甚精作於康熙時於康熙時
史國大學士力而最之今日之情形當須歷錄也此書
雖出西北一隅與今日之要務敏切更甚於此年至都
門與之晨夕等序剖之略不得孫一遍也恨無其書
親操雖空為糸脫稿塗乙殆寒溢紙須余自錄不可

倣乎他人也地北天南會合莫必無與宗旨言而恨之至
中之事實之實人遣於星沙接踵相通而其出生處別來
一載有年實人占廣之遠遠未嘗敢訴一字寄自星沙者
有何能堪此光陰在以繼日了此數則河西五郡即為
我疆中物矣書凡五冊之多百餘條共計五百餘條思
所其繁文擬至綱要其內敘方略如系古四百餘條
乃縮為餘條小章章之敘形一條為按其四至經過
為條條有遂書盛下筆與日競光淚和墨寫小繼之
經歷於京兆二月初一日至二十三日近疆矣地望詳義小傳
條錄異矣為有一冊乃西域許國及籌邊方略條陳受
人未實稿如此則俟之異日繼為始為之小冊等為寫出
已成全璽無所好之即情天下事將寸即寸即尺不

而因循遷延日益多事不堪勇往則此事仍
當面陳道鑑兩江撫臣局已定從而邊僅因地屬絕
兩道經濟美全書之完善要必可任業此即金明經
所言中所謂挪廣濟地方已就緒之矣
又卷二嘉定之事湖南之防宜下策由淮安溝等地紫米倉
鹽庫田園之值經江防幾四分之一矣人畏難之以湖南
無米人謂若設法出國紫米糧不敢多和惡米渠議論
紛此者差矣
又卷二吳三桂據湖南岳駐衡州久乙酉之間知碩岱親王統
大兵自江西進剿至湖南岳出長沙之東三桂聞程將軍
為我將不敢抵敵而乙酉月自衡州退軍長沙殺我渠魁
人自江西由贛州來援三桂之來先敗安王而後援表

訂於三月初一日合圍苗夷人曰此在聖上親率軍旅
以誅苗方法嘉獎傳必宣山至長沙東南與瀏陽相值為說
王軍長沙東三桂軍長沙西生瀏陽門擒夷人以三桂命立
城上為說王養兵十九路三桂亦養十九路以應之體軍王統
先陷陣擒全勝而返伯將軍吳應熊由沅州中興賊屯圍
和力戰殺之馬寶軍大獲三桂見應熊傷懼值大雨交錯而自
潰而之奪長沙而奏凱旋矣
又著二夷人云全軍之所祇鄂子弦譯子龍江西南昌重城
之間人
又著二夷人言江西遠省者度濟上人舉火自焚
又著二夷人世所稱說大方師法病死等等主蒙山嶺野
中如遇大方師行觀死私意我傳多虛妄之回行復取

黃宗羲撰廣陽雜記石曰珊判錄莊之第五也據國朝詩話的知為張人

別道而至行數和草莽中席地縱橫甚可畏遇恆日商閔大方主而岳峰有指素冰蓋屋有人出曰汪死矣素峰行以為者曰平生所歡惟清勤耳其人入屋持索出曰作牛方遂失聲大叫旋至而覺此夢亦奇先生當為之

楊賓晞髮堂集卷一往在京師與梁質人黃宗羲訪李約禮十三陵不果而質人宗羲則往某年月日往步往謁謁歸質人畫十三陵圖為之說而宗羲帝陵帝陵以敵夫國家全盛之日松楸垂老誰復有過其墟遺山陵記其松柏之者近一自陵谷變遷滄桑楊璉真伽之禍而棱恩繼史石馬嘶風麥秀黍離不堪回首一二隨扈子往步其山記其虞陵經長纂出以垂不朽不忘虞舜潛林景曄之流亞邪今質人既為圖說而宗羲又復記陵補其缺漏昌平記載於是乎大備已

湘潭張璪豈石石漁詩鈔有七日送梁大質人往蕭州詩云七載分携楚水濱白頭吟苦見交親重逢人日題詩地猶是天涯遠客身老去筋骸還作健生來心事不憂貧行吟眉鼻書還著無把高文輒有神一卷光芒懷葛堂讀餘擬首望蒼茫此生有願事千古明日思君天一方金椀荒丘悲蔓草鐵函良史凜秋霜岐陽此去應回首記聽歌聲是楚狂自注質人著有懷葛堂諸書